

張少孫編

名家
指導

國學研究法

大華書局出版

張少孫編

名家
指導
國學研究法

大華書局出版

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不准抄襲及翻印

書名 國學研究法

編輯者 張少孫

出版者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印刷者 上海精益號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裝訂冊數 平裝 一冊

實價 國幣 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公平路三十四號
大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世界書局及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 280

國學研究法自序

研究國學，最重方法。方法明，然後入門，而升堂，而入室，自能事半功倍。惟近來研究國學者，恆以不得方法爲苦，而坊間又缺乏此種研究國學方法之書籍，甚憾事也。不佞數載以還，專從各種國學著述及新舊雜誌中，進行搜羅此種材料之工作，計選得近人重要之論文二十餘篇，裒爲一冊，定名爲國學研究法。俾學者手此一編，以爲治國學之門徑，則他日升堂入室，亦不無補益也。

民國二十五年元旦張少孫識於滬西大夏大學。

國學研究法目次

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章炳麟	一
中學國文書目·····	章炳麟	一二
治國學的方法·····	章炳麟講 曹聚仁記	一九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梁啓超	二八
治國學雜誌·····	梁啓超	三六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梁啓超	四〇
客觀的研究國學方法·····	胡樸安	五八
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	朱希祖	五九
論讀書之方法·····	陳鐘凡	六八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	七八
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	八八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胡適	九一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	一〇三

研究國學之門徑·····	陳柱	一一四
中學國學用書敘目·····	汪辟疆	一二六
工具書的類別及其解題·····	汪辟疆	一三二
涉覽書的二十大類別及其提要·····	汪辟疆	一五六
國文學習法·····	周予同	一六六
怎樣研究國學·····	方志超	一八〇
怎樣研究國學及其基本書目·····	胡懷琛	一八三
治國學的門徑·····	范禕	一八七
我們怎樣讀中國書·····	范禕	一九八
國學研究之方法·····	陳魯成講 王璋記	二〇七
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畫書·····	顧實	二一一

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

章炳麟

本國沒有學說，自己沒有心得，那種國，那種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別人走。本國一向有學說，自己本來有心得，教育的路線，自然不同。幾位朋友，你看中國是屬於那一項？中國現在的學者，又屬於那一項呢？有人說：中國本來沒有學說，那種話，以前已經駁過。還有說：中國本來有學說，只恨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這句話雖然不合事實，我倒願學者用爲藥石之言。

中國學說，歷代也有盛衰，大勢還是向前進步，不過有一點兒偏勝。只看周朝的時候，禮、樂、射、御、書、數，喚作六藝，懂得六藝的多。卻是歷史政事，民間能設理會的很少。哲理是更不消說得。後來老子、孔子出來，歷史政事，哲學三件，民間漸漸知道了。六藝倒荒疏。漢朝以後，懂六藝的人雖不少，總不如懂歷史政事的多。漢朝人的懂六藝，比六國人要精許多。哲理又全然不講。魏、晉、宋、齊、梁、陳這幾代，講哲理的，儘比得上六國。六藝裏邊的事，禮、樂、數，是一日明白一日。書只有形體不正一點，聲音訓詁，仍舊沒有失去。歷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總算沒有甚麼偏勝。隋唐時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審，卻不過幾個和尚。尋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數、學、禮、學，唐初都不壞，從中唐以後就衰了。懂得歷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場。宋朝人分做幾派：一派是瑣碎考據的人，像沈括、陸佃、吳曾、陸游、洪适、洪邁都是。王應麟算路略完全些，也不能見得大體。在六藝裏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種；一派是好講經世的人，像蘇軾、王安石、陳亮、陳傅良、葉適、馬端臨都是。陳馬還算着實，其餘不過長許多浮夸的習氣。在歷史既沒有真見，在當時也沒有實用；一派是專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學家了。比那兩家，總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話，其餘比魏、晉、宋、齊、梁、陳的學者，也將就攀得上。歷史只有司馬光、范祖禹兩家。司馬光也還

懂得書學。此外像賈昌朝、丁度、毛居正幾個人，也是一路。像宋祁、劉攽、劉奉世、曾鞏，又是長於校勘，原是有津逮後學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學家。宋元之間，幾位算學先生出來，倒算是獨開蹊徑。大概宋朝人還算沒有偏勝，只爲不懂得禮，所以大體比不上魏晉幾朝。（中國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說：「禮者，忠信之薄，」卻是最精於禮；孔子事事都要請教他。魏晉人最佩服老子幾個放蕩的人，並且說——「禮豈是爲我輩設，」卻是一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禮。晉朝末年，禮論有八百卷，到劉宋朝何承天，刪併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禮，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見那時候的禮，發達到十分。現在通典裏頭，有十卷的禮，大半是從那邊採取來，都是精審不磨；可惜比照原書，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時候人，非但在學問一邊講禮，在行事一邊，也都守禮。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裏頭生太子，還瞞着人不敢說，像後代的帝王，那裏避這種嫌疑？可見當時守禮的多，帝王也不敢公然踰越。更有怪的，遠公原是個老和尚，本來遊方以外，又精於喪服。弟子雷次宗，也是一面清談一面說禮，這不是奇怪得很麼？宋朝的理學先生，都說服膺儒術，規行矩步，到得說禮，不是胡塗，就是謬妄。也從不見有守禮的事。只有一個楊簡，通稱楊慈湖——在溫州做官，遇着欽差到溫州來，去和他行禮，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一件一件，都照着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會變通，也不算甚麼高。照這樣看來，理學先生，遠不如清談先生。明朝時候，一切學問，都昏天黑地；理學只襲宋儒的唾餘，王守仁出來，略略改變些兒。不過是溝中沒有蛟龍，鯢鱸來做雄長，連宋朝人的瑣碎考據，字學校勘，都沒有了。典章制度，也不會考古。歷史也是推開一捲。中間有幾位高的，音韻算陳第，文字訓詁算黃生，律呂算朱載堉，攻僞古文尚書算梅鷟，算學也有個徐光啓，但是從別處譯來，並不由自己思索出來，所以不算。到明末顧炎武，就漸漸成個氣候，近二百年來，勉強喚做清朝書學、數學、禮學，昏黑了長久，忽然大放光明。歷史學也比得上宋朝。像錢大昕、梁玉繩、邵晉涵、洪亮吉，都着實可以名家。講政事的頗少，就有也不成大體。或者因爲生非其時，不犯着講政事給他人用，或者看穿講政事的，總不過是浮

夸大話，所以不願去講。至於哲理，宋明的理學，已經攔起一邊了。卻想不出一種道理去代他。中間只有戴震，做幾卷孟子字義疏證，自己以為比宋儒高，其實戴家的話，只好用在政事一邊，別的道理，也並沒得看見。宋儒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戴家也在孟子裏頭翻來翻去。宋儒還采得幾句六朝話，（大概皇侃論語疏裏頭的話，宋儒采他的意頗多。）戴家只會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話，戴家所發明的，原比宋儒切實，不過哲理不能專據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訓，更不必評論了。）到底清朝的學說，也算十分發達了。只為沒有講得哲理，所以還算一方偏勝。若論進步，現在的書學、數學，比前代都進步。禮學雖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進步。歷史學裏頭，鈞深致遠，參伍比較，也比前代進步。經學還是歷史學的一種，近代也比前代進步。本國的學說，近來既然進步，就和一向沒有學說的國，截然不同了。

但問進步到這樣就止麼，也還不止。六書固然明了，轉注、假借的真義，語言的緣起，文字的孳乳法，仍舊模糊，沒有尋出線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麼！禮固然明了，在求是一邊，這項禮為甚麼緣故起來，在致用一邊，這項禮近來應該怎樣增損，可不要向前去考究麼！歷史固然明了，中國人的種類，從那一處發生，歷代的器具，是怎麼樣改變？各處的文化，是那一方盛，那一方衰，盛衰又為甚麼緣故？本國的政事，和別國比較，劣的在那一塊，優的在那一塊，又為甚麼有這樣政事，都沒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尋麼！算學本是參酌中外，似乎那邊盛了，這邊只要譯他就穀。但以前有徐光啓，采那邊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國尋出頭路來；有江永，采那邊的，就有錢大昕，焦循，由本國尋出頭路來。直到羅士琳，徐有壬，李善蘭，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語，不專去依傍他人。後來人可不要自勉麼！近來推陳出新的學者，也儘有幾個。若說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無不能概全國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國不是古來沒有學問，也不是近來的學者沒有心得，不過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來。

怎麼叫做偏心？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着本國的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采，這是第一種偏心。在本國的學說裏頭，治了一項，其餘各項，都以爲無足重輕，並且還要試毀。就像講漢學的人，看見魏晉人講的玄理，就說是空言，或說是異學；講政事的人，看見專門求是不求致用的學說，就說是廢物，或說是假古玩；彷彿前人說的，一個人做弓，一個人做箭，做弓的說：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說：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這是第二種偏心。（這句話，並不是替許多學者做調人，一項學術裏頭，這個說的是，那個說的非，自然要辯論駁正，不可模稜了，就算數；至於兩項學術，就不該互相非薄。）這兩項偏心去了，自然有頭緒尋出來。

但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壞，依着他說壞，固然是錯；就聽了別國人說，本國的學說好，依着他說好，仍舊是錯；爲甚麼緣故呢？別國人到底不明白我國的學問，就有幾分涉獵，都是皮毛。憑他說好說壞，都不能當做定論。現在的教育界，第一種錯，漸漸打消幾分；第二種錯，又是接踵而來。

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是最高的學派，中國人聽了，也就去講陽明學，且不論陽明學是優是劣，但日本人於陽明學，並沒有甚麼發明，不過偶然應用，立了幾分功業，就說陽明學好。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本來有應有不應，不是板定的。就像莊子說：「能不龜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於**泝澠**。」（不龜手，說手遇了冷不裂；**泝澠**，就是打絲。）本來只是湊機會兒，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明末東南的人，大半是講陽明學派，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明朝就應該不亡。又看陽明未生以前，書生立功的也很多，遠的且不必說，像北宋種師道，是橫渠的弟子，用種師道計，北宋可以不亡。南宋趙蔡，是晦庵的再傳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虧趙蔡的力。明朝劉基（就是人人稱的劉伯溫）是參取永嘉金華學派的人，明太祖用劉基的策，就打破陳友諒。難道看了橫渠晦庵和永嘉金華學派的書，就可以立得功業麼？原來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莊子說得好：「豕零桔槔，是時爲帝。」（豕零，就是藥品裏頭的豬苓，意思說賤藥也有大用。）如果着實說去，學說是學說，功業是功業，

不能爲立了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好；也不能爲不立功業，就說這種學說壞（學說和致用的方術不同，致用的方術，有效就是好，無效就是不好；學說就不然，理論和事實合才算好，理論和事實不合就不好，不必問他有用沒用。）現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說陽明學好，真是道聽塗說了。

又像一班人，先聽見宋儒謗佛，最後又聽見基督教人也謗佛，就說佛學不好；近來聽見日本人最信佛，又聽見歐洲人也頗有許多信佛，就說佛學好；也不論佛學是好是壞。但基督教人，本來有門戶之見，並說不出自己學理論來；漢學人也並不看佛書，這種話本可以擱起一邊；宋儒是看過佛書了，固然有許多謗佛，也有許多人直用佛書的話，沒有諱飾。本來宋儒的學說，是從禪宗脫化，幾個直認不諱的，就是老實說直話，又有幾個裏面用了佛說，外面排斥佛說，不過是裝潢門面，難道有識的人，就被他瞞過麼？日本人的佛學，原是從中國傳去，有幾種書，中國已經沒有了！日本倒還有原版，固是可寶。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學，並不能比中國人深，那種華嚴教、天台教的話，不過把中國人舊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日蓮宗、眞宗，全是宗教的見解，並沒有關係學說的話。儘他說的好，也不是貴。歐洲人研究梵文，考據佛傳，固然是好，但所見的佛書，只是小乘經論，大乘並沒有幾種。有意講佛學的人，照着他的法子，考求言語歷史，原是不錯。（本來中國玄奘、義淨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後就絕了。）若說歐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學佛，我也依他學佛，這就是下劣的見解了。

胡亂跟人，非但無益，並且有害。這是甚麼緣故？意中先看他是個靶子，一定連他的壞處也取了來。日本出家人都有妻，明明是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與佛學的本旨相反。歐洲人都說大乘經論，不是釋迦牟尼說的，（印度本來有這句話。）看不定的人，就說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棄善華取糟粕了。佛經本和周公、孔子的經典不同，周孔的經典，是歷史，不是談理的，所以眞經典就是，僞經典就不是。佛經是談理的，不是歷史，只要問理的高下，何必問經是誰人所說？佛經又和基督教的經典不同：基督教純是宗教，理的是非，並不以自己思量爲準，只

以上帝耶穌的所說爲準；佛經不過夾以幾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爲準，不必以釋迦牟尼所說爲準。以前的人學佛，原是心裏悅服，並不爲着重印度國，推愛到佛經；現在人如果要講佛學，也只該憑自己的心學去，又何必借重日本、歐洲呢？

又像一班無聊新黨，本來看自國的人，是野蠻人；看白國的學問，是野蠻學問；近來聽見德國人頗愛講支那學，還說中國人民最自由的人民，中國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頭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們野蠻學問，大概我們不是野蠻人，中國的學問，不是野蠻學問了！在學校裏邊，恐怕該添課國學漢文？有這一種轉念，原說他好，並不說他不好，但是愛教的人，本來胸中象一塊白絹，惟有聽受施教的話，施教的人，卻該自己有幾分注意，不該聽別人的話。何不想一想：本國學問，本國人自然該學，就像自己家裏的習慣，自己必定應該曉得，何必聽他人的毀譽？別國有幾個教士穴官，粗粗淺淺的人，到中國來，要知這一點兒中國學問，向下不過去問幾個學究，向上不過去問幾個斗方名士。本來那邊學問很淺，對外人說的，又格外淺，外人看中國自然沒有學問。古人說的，「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蠡本來應寫贏，俗寫作螺。意思說用贏殼去舀海水，不能曉得海的深淺。）一任他看成野蠻何妨。近來外人也漸漸明白了；德國人又專愛考究東方學問，也把經典史書略略翻去，但是翻書的人，能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麼？那個口迷的中國人，又能殼把訓詁文義真正明白麼？

你看日本人讀中國書，約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訓詁文義，不能明白；他們所稱爲大儒，這邊看他的話，還是許多可笑。（像山井鼎物觀校勘經典，卻也可取，因爲只案字比較，並不多發議論，其餘著作，不過看看當個玩具，並沒有可采處。近來許多目錄家，看得日本有幾部舊書，就看重日本的漢學家，是大錯了。皇侃論語疏，玉燭寶典羣書治要，幾部古書，不過借日本做個書籠子。）這個也難怪他們：因爲古書的訓詁文義，從中唐到明代，

一代模糊一代到近來才得真正明白以前中國人自己尙不明白怎麼好責備別人後來日本人也看見近代學者的書，但是成見深了，又是發音極不正常，不曉得中國聲音，怎麼能曉得中國的訓詁？既然不是從師講授，仍舊不能冰釋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說文、王氏經傳釋詞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幾個老博士，翻騰幾句文章學說，不是支離，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國學問，這樣長久，成效不過如此；何況歐洲人，只費短淺的光陰，怎麼能殼了解？有說日本人歡喜附會，德國人倒不然。總該比日本人精審一點，這句話，也有幾分合理。日本人對着歐洲的學說，還不敢任意武斷，對着中國的學說，只是亂說亂造，或者徐福東來，帶了許多燕齊怪迂之士，這個遺傳性，至今還在。歐洲人自然沒有這種荒謬，到底時候太淺，又是沒有師授，總是不解；既然不解，他就說是中國學問，比天還要高，中國人也不必引以爲榮。古人說：「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原是看品題人是甚麼？若是沒有品題的資格，一個門外漢，對着我極口稱贊，又增甚麼聲價呢？聽了門外漢的品題，當作自己的名譽，行到教育一邊，也有許多毛病：往往這邊學究的陋話，斗方名士的謬語，傳到那邊，那邊附會了幾句，又傳到這邊，這邊就看作無價至寶；也有這邊高深的話，傳到那邊，那邊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傳到這邊，這邊又看作無價至寶，就把向來精深確實的話，改做一種淺陋荒唐的話。這個結果，使學問一天墮落一天。幾位朋友，要問這種憑據，兄弟可以隨意舉幾件來。

(一) 日本人讀漢字，分爲漢音、吳音、唐音各種。卻是發音不準，並不是中國的漢音、唐音、吳音本來如此，不過日本人口舌倔強，學成這一種奇怪的音。現在日本人說，他所讀的，倒是中國古來的正音，中國人也頗信這句話。我就對那個人說，中國的古音，也分二十幾韻，那裏像日本發音這樣簡單？古音或者沒有憑據，日本人所說的古音，大概就是隋、唐時候的音。你看廣韻，現在從廣韻追到唐朝的唐韻、隋朝的切韻，並沒有甚麼大變動。照廣韻的音切出音來，可像日本人讀漢字的聲音麼？那個人說，怎麼知道廣韻的聲音不和日本聲音一樣？我

說，一項是聲紐，（就是通稱字母的。）兩項是四聲，從隋、唐到現在，並沒有甚麼大改，日本可有四聲麼？可有四十類細日麼？至於分韻，元、明以來的聲音，比廣韻減少，卻比日本還多。日本人讀漢字，可能像廣韻分二百零六韻麼？你看從江蘇沿海到廣東，小販做工的人，都會胡亂說幾句英語，從來聲音沒有讀準，假如幾百年後，英國人說：「我們英國的舊音失去了，倒是中國沿海的人，發得出英國的舊音，」你想這句話，好笑不好笑？

（二）日本人常說：「日本人讀中國的古文就懂得，讀中國的現行的文，就不懂得。」原來中國文體變了，日本人作的漢文，倒還是中國的古文，「這句話也頗有人相信，我說日本的文章，用助詞非常的多，因為他說話裏頭助詞多，所以文章用助詞也多。」中國文章最愛多用助詞的，就是宋、元、明三朝，所以日本人拿去強擬，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用助詞並不多。日本可能懂得麼？至於古人辭氣，和近來不很相同，就中國人粗稱能文的，還不能盡解，更何論日本人？自從王氏做經傳釋詞，近來馬建忠分爲八品，做了一部文通，原是用文法比擬，卻並沒有牽強，大體雖不全備，中國的詞分起來，總有十幾品，頗還與古人辭氣相合；在中國文法書裏邊，也算錚錚佼佼了！可笑有個日本人兒島獻吉，又做一部漢文典，援引古書，也沒有文通的完備，又拿日本信屈聲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國文法，倒有許多人說兒島的書，比馬氏好得多，因為馬氏不錄宋文，兒島兼錄宋文；不曉中國的文法，在唐朝早已完備了，宋文本來沒有特別的句調，錄了有甚麼用？宋文也還可讀，照着兒島的排列法，語勢蹇澀，反變成文理不通，比馬氏的書，真是有霄壤之隔，近來中國反有人譯他的書，唉！真是迷了。日本幾個老漢學家，做來的文字，總有幾句不通，何況這位兒島學士，現在不用拿兩部書比較，只要請兒島做一篇一千字長的文章，看他語氣順不順，句調拗不拗，再請兒島點一篇漢書，看他點得斷點不斷，就可以試驗得出來了！

（三）有一個英國人，說中國的言語，有許多從外邊來，就像西瓜、蘆葦、安石榴、蒲桃，（俗寫作葡萄，）是希臘語；師子是波斯語；從那邊傳入中國。這句話，近來信的雖不多，將來恐怕又要風行。要曉這種話，也有幾分近理。

卻是一是一非要自己檢點過，中國本來用單音語，鳥獸草木的名，卻有許多是複音語。但凡有兩字成一個名的，如果兩字可以分解得開，各自有義，必不是從外國來。如果兩字不能分解，或者是從外國來。蒲桃本不是中國土產，原是從西域取來，枝葉既不像蒲，果實也不像桃，喚做蒲桃，不合中國語的名義，自然是希臘語了。師子安石榴，也是一樣。像西瓜就不然，瓜是蒴物的通名，西瓜說是在西方的最好。兩個都有義，或者由中國傳到希臘去，必不由希臘傳到中國來。蘆葍也是中國土產，說文已經列在小篆，兩個字雖則不能分解，鳥獸草木的名，本來複音語很多，也像從中國傳入希臘，不像從希臘傳入中國。至於彼此談話，偶然一樣，像父母的名，全地球沒有大異。中國稱兄做昆，轉音爲哥；鮮卑也稱兄爲阿干。中國稱帝王爲君，突厥也稱帝王爲可汗。中國人自稱爲我。拉丁人也自稱爲愛伽。中國吳語稱我輩爲阿旁，（洛陽伽藍記，自稱阿儂，語則阿旁。）梵語也稱我輩爲阿旁。中國稱彼爲他，梵語也稱彼爲多他。中國嘆詞有嗚呼，梵語也是阿嚕。這種原是最簡的語，隨口而出，天籟相符，或者古來本是同種，後來分散，也未可知。必定說甲國的語，從乙國來；乙國的話，從甲國去；就是全無憑據的話了。（像日本許多名詞，大半從中國去，蒙古的黃台吉，就是從中國的皇太子變來；滿洲的福晉，就是從中國的夫人變來；這種都可以決定，因爲這幾國都近中國，中國文化先開，那邊沒有名詞，不得不用中國的話，所以可下斷語。若兩國隔絕得很遠的，或者相去雖近，文化差不多同時開的，就不能下這種斷語。）有人說中國象形文字，從埃及傳來；也有說中國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臘二十二個字母；這種話全然不對。象形字就是畫畫，任憑怎麼樣草味初開的人，兩個人同對着一種物件，畫出來總是一樣。何必我傳你，你傳我？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紐；辛、戊，是同紐；戊、卯、未，古音也是同紐；譬如干支就是字母，應該各字各紐，現在既有許多同紐的音，怎麼可以當得字母？這種話應該推開。

（四）法國人有句話說中國人種原是從巴比倫來。又說中國地方本來都是苗人，後來被漢人驅逐了，以前

我也頗信這句話，近來細細考證，曉得實在不然。封禪七十二君，或者不純是中國地方的土著人，巴比倫人或者也有幾個。因為穆天子傳裏面談的，頗有幾分相近。但說中國人個個是從巴比倫來，到底不然。只看神農姜姓，姜就是羌，到周朝還有姜戎，晉朝青海有個會長，名叫姜聰，看來姜是羌人的姓，神農大概是青海人，黃帝或者稍遠一點，所以山海經說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采竹，大夏就是唐代的觀貨邏國，也在印度西北，或者黃帝是印人，到底中國人種的來源，遠不過印度新疆，近就是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倫地方。至於現在的苗人，並不是古來的三苗，現在的黎人，並不是古來的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類的，三苗在南，所以說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書詩經都還說有個黎侯，黎侯就在山西。蚩尤是九黎的君（漢朝馬融說的）所以黃帝從西邊來，蚩尤從東邊走，趕到涿鹿，就是現在直隸宣化府地界，才決一大戰。如果九黎三苗就是現在的黎人苗人，應該在南方決戰，為甚麼到北方極邊去，難道苗子與獠子雜處？三苗是緡雲氏的子孫（漢朝鄭康成說的）也與苗子全不相干，近來的苗人黎人，漢朝稱為西南夷，苗字本來寫髣字，黎字本來寫俚字，所以從漢朝到唐初，只有髣的名，從無苗黎的名。後來人強去附會尚書，就成苗黎，別國人本來不曉得中國的歷史，聽中國人隨便講講，就當認真中國人自己講錯了，由別國去一翻，倒反信為確據，你說不要笑死了麼？

（五）法國又有個人說，易經的卦名，就是字書。每爻所說的話看都是由卦名的字，分出多少字來。這句話，頗像一百年前焦循所講的話。有幾個朋友也信他。我說他舉出來的字，許多小篆裏頭沒有，豈可說文王周易的時候，已經有這幾個字？況且所舉的字，音也並不甚合，在別國人想到這條路上，也算他巧思，但是在中國人只好把這種話做個談柄，豈可當他實在？如果說他說的巧合，所以可信，我說明朝人也有句話，比法國人更巧：他說四書本來是一部書，論語後邊說「不知命」，中庸開口就說「天命之謂性」，中庸後邊說「予懷明德」，接天大學開口就說「在明明德」，大學後邊說「不以利為義，以義為利也」，接天孟子開口就說：

「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這倒是天然湊合，一點沒有牽強。但是信得這句話麼？明末人說了，就說他好笑，法國人說了，就說他有理；不是自相矛盾的麼？

上面所舉，不過幾項，其餘也舉不盡。可見別國人的支那學，我們不能取來做準，就便是中國人不大深知中國的事，拿別國的事蹟來比附，創一種新奇的說，也不能取來做準；強去取來做準，就在事實上生出多少支離學理上生出多少謬妄，並且捏造事蹟。（捏造事蹟。中國向來沒有的，因為歷史昌明，不容他隨意亂說；只有日本人最愛變亂歷史，並且拿小說的假話，當做實事。比如日本小說裏頭，說源義經到蒙古去，近來人竟說源義經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筆墨了。中國下等人，相信三國志演義裏頭許多怪怪奇奇的事，當做真實，在略讀書的人，不過付之一笑。日本竟把小說的鬼話，踵事增華，常做真正事實，好笑極了；因為日本史學，本來不昌，就是他國正史，也大半從小說傳聞的話翻來，所以前人假造一種小說，後人無見當做真歷史，這種笑柄，千萬不要風行到中國才好！）舞弄條例，都可以隨意行去，用這個做學說，自己變成一種庸妄子；用這個施教育，使後生個個變成庸妄子，就使沒有這種弊端，聽外國人說一句支那學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話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話受，也是不該！上邊已經說了，門外漢極力贊揚，並沒有增甚聲價，況且別國有這種風尚的時候，說支那學好，風尚退了，也可以說支那學不好；難道中國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進旅退麼？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許歐洲人來遊學，使中國的學說，外國人也知道一點兒，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覺得增許多聲價，卻是錯了見解了。

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的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就要用，只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於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在教育一邊，本來應該取來補助，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

好學說，中國古來都現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棄己所長，攘人之善，都是鳥國人的陋見，我們泱泱大國，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章太炎的白話文）

中學國文書目

章炳麟

引

余既爲救學弊論，或言專務史學，亦恐主張太過，求爲中學作國文書目，意取博汎，不專以史部爲主，於是勉作斯目，願終不以自奪前論。窮研六書，括囊九流，余素殫精於此，而前論皆以爲不亟；蓋亂世之學，不能與承平同貴也。是目但爲中學引導，知者當識其旨趣。

目

凡習國文，貴在知本達用，發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尙也。中學諸生，年在成童以上，記誦之力方強，博學篤志，將從此始；若導以佻奇，則終身無就。今列應習書目如左，或誦或閱，或由教師選授，雖非舊術，以限於時序，有不得已而爲之爾。

尙書孔傳 選誦選講

孔本有僞古文經二十五篇，宜簡去。其稱孔亦是託名，正當稱枚傳。今不用段孫二家尙書者，以段祇考正文，字孫編次古注，未有裁決故。

參考書 惠氏古文尙書考 劉氏書序述聞 胡氏禹貢錐指

詩毛傳鄭箋 全誦全講

詩多與國政相系，不得以閭巷歌謠視之。鄭箋稍短，而詩譜最要。

參考書 胡氏毛詩後箋

周禮鄭注全誦全講

周禮爲官制之原，歷代不能出其範圍，不限於封建郡縣也。唐六典、明會典、清會典編次之法，皆依周禮。杜及三鄭注並精善，後儒不能加。

參考書 惠氏禮說 江氏周禮疑義舉要 孫氏周禮政要

春秋左傳杜解選誦選講

左氏詳述行事，括囊大典，前代史志暗昧，至是始明徵其辭。漢儒牽附公羊，動成違戾，故後代以杜解爲正，本非蔑古。

參考書 杜氏春秋釋例 顧氏春秋大事表

右經部。唐時以九經並列，宋以來合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則爲十三，今祇列書、詩、周禮、春秋、左氏者，以爲經本古史之流，法制莫備於周禮，而儀禮、禮記其細也。三古大事，略具於尙書、東周以上，詩亦以韻文補之。春秋大事，莫備於左氏，而公羊、穀梁不具也。若論語、孝經、孟子，則諸生多已誦習，不煩重舉。周易則義旨淵深，不可猝解，爾雅則今與說文、廣韻同編，故此祇取四經爲主，觀其經法行事，足以識古，猶懼義訓與密，篇第雜亂，事狀深隱，故特存參考書以備講習。然皆依於大體，不流於瑣碎也。若夫今文古文之爭，漢學非漢學之辨，此專志於經者所有事，非學校教授所及也。

史記選誦選講

史記爲諸史之宗，文章雖美而用在實錄，勿以文人之見求之。

參考書 梁氏史記志疑

資治通鑑選閱講

通鑑考定正史之誤，且多補苴闕軼，故獨爲信史，非專以貫穿紀傳爲能。

續通鑑選閱講

此書不如通鑑甚遠，然捨此亦無他書可代。

明通鑑選閱講

述明征撫東夷及明清和戰事，亦有曲筆，大體可觀。

清五朝東華錄蔣良駟選閱講

此書雖簡略，以直筆不諱爲美。清初事狀，或有緣飾，則仍實錄方略之謬爾。

史部地理總參考書 顧氏方輿紀要 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

右史部。史之發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實倍於經，非獨多識往事而已。漢儒通經致用，中興二十八將，則多

習左氏，及昭烈課子，仲謀教呂蒙，始用漢書三史，自是通史致用，遂爲通則。人不習史，端者不過爲鄉里善

人，庸者則務在衣食室家，而尙奇者或爲亂政之魁，清末至今，其弊可見。大抵學校專趣口講，則部帙廣博

者不便，非空言籠罩，則偏詳皇古而略近代，舍實取虛，背明向暗，所謂好畫鬼魅，惡圖犬馬者矣。或取紀事

本末爲說，然年月闕略，須附紀傳編年以行事，事各爲志，亦於當時利病相隔，終不可以爲訓也。今者趣重目

治，得救口講之弊。導原史記，以存三古周秦大略；其後則專以通鑑爲主。唯清代未有專書，王氏東華錄，有

文牘而無行事，且亦餘蕪寡要，略涉忌諱，徑與刪除，尤爲阿諛。故采蔣氏書備數，如此，尙得七百餘卷，比於

全史，雖止四分之一，中學猶不能盡習，其間亦有碎事無關得失者，故以選閱選講約之。高才之士，亦不以

此爲限也。讀史者不識郡縣建置，如行棋無局，故以顧洪二家爲總參考書。

老子王弼注 全閱略講

老子本內聖外王之書，切弗比附羽流，致成迷罔。王注以上，韓非解老，喻老最善。其河上公注，出於僞託，不足觀也。

莊子郭象注 選閱略講 亦可選誦

天下篇爲莊子自序，依此可得指歸。

荀子楊倞注 選閱選講 亦可選誦

荀子體大慮周，與孟子立異。古者道統之說未興，自漢至唐，孟荀二子同稱大儒。宋以來漸被排擠，此執一之誤。

韓非子 選閱選講 亦可選誦

韓非有法有術，近人徑以刀筆吏爲習申韓大謬。

呂氏春秋高誘注 選閱選講 亦可選誦

呂氏本雜家，凡周秦諸子之說，今已無存者，可藉此窺其一二。

中論 選閱選講 亦可選誦

中論述朋黨之弊，足爲近時鑒戒；申鑒亦相似，或謂徐偉長以此阿附魏武，然抱朴外篇，亦有是論，異世同聲，又何所阿附也？

申鑒 選閱選講 亦可選誦

顏氏家訓 選閱選講

家訓質實平易，不爲高談，鍼砭末俗，至今可用。惟涉及階級者宜省。

文中子選閱選講

文中子雖偽書，然評事多當，且亦其子孫所託，非絕無緒言。

二程遺書選閱選講

明道疏通，伊川錮蔽，此陸子靜之言也。觀遺書當取其高明光大之論爲主。若後人所譏支離之病，此則朱學有之，伊川無是也。

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文錄等選閱選講

王、湛同稱，湛之學本陳公甫，聰明闊達，陳或過王，其書多詩，明白論學者頗少，故今但取王氏。

顏氏學記選閱選講

顏氏一派，趣重實事，兼有俠風，實與溫公之學同源，而稍壯烈矣。亂世尤不可闕！

右子部諸子非純粹哲學，大抵可行於身，可施於國，與張皇幽眇，空理取勝者大殊。管、墨二子，文義艱深，轉寫多誤，不便初學。淮南文豔而用寡，法言語短而理拙，故並置之。自宋而後，理學分途，不勝列舉。然通書正蒙之流，辭過淵奧，朱、陸同異之辨，無益於人。故上取二程，下取文成爲主。顏氏學記與宋明理學異趣，要其所歸，則周官德行道藝之事，合於古之儒術，故亦錄焉。修身應物，終以理學爲要。此諸家者，亦不墮入迂滯也。

古文辭類纂選誦選講

姚氏是選，裁別過嚴，然自南宋至明中葉，文近制舉者，悉與屏除，此可見文章義法矣。若數典、記事、談理三件，非此所能盡。

續古文辭類纂主氏選誦選講

古詩源選誦選講

古詩紀太繁，近人八代詩選，猶患其多；茲取古詩源，以其簡而有法。

唐詩別裁選誦選講

詩體至唐已備，故不及宋明別裁，亦不失雅正。

右集部，陳說事義，非文不宜，抒寫情性，非詩不達。然中學諸生，方務爲學，此則未暇。究之經史諸子，文皆闕美，善文者本不賴於集部，惟由是知其體式爾。詩則自有別才別趣，苟非其人，雖習亦無效。今於別集悉置不錄，總集如文選，亦不宜於始學，祇取四種，使知辭尚體要，詩歸正則則止矣。且玩春華而忽秋實，本學者之大戒。唐李德裕謂其家不蓄文選，惡其浮華，語雖過激，於今日則正爲鍼砭。若夫俚歌鄙語，揮霍立就，則無足置論矣。文史諸書，如史通、文苑、文選、通義等，今亦不采者，所求乎學子，在其深造以致遠，不欲其語高而長傲也。

說文句讀全閱全錄

王氏是書，簡要易知，改竄文字太甚，得大小徐舊本可校。

說文解字注參閱問講

段氏書精求音韻訓詁，然後知說文非九經字樣之流。草創方始，過誤自所不免，不足以傷其大體也。其改竄文字太甚，得大小徐舊本可校。

爾雅義疏參閱問講

郝氏書勝於邵二雲，視王氏廣雅疏證，則猶未逮。然廣陳五雅，爲專治訓詁者事，今爾雅尚備參閱，不能及其餘也。

廣韻參閱

廣韻本辨音之書，唐宋功令，作詩許通用，清佩文韻卽其遺也。功令旣廢，自宜以廣韻爲主。且考述古音，非廣韻無以闕門徑。以此事尙非中學所亟，故祇錄廣韻。

經傳釋詞參閱開講

右文字訓詁音韻之書，古所謂小學也。研精此事，非十年不爲功，然不識其原，於舊籍必多窒礙，讀書而不識字，識字而不能舉其正音，是冥行索暗而已。今存此五種。

世說新語參閱開講

魏晉間精言妙論，多在此書；若專取機鋒，流入輕儇，則負作者之心，且亦自誤。

夢谿筆談參閱開講

困學紀聞翁注參閱開講

日知錄黃釋參閱開講

顧氏書有被清人改削處，如稱明不稱我朝是也。藩鎮諸條，開端言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絕不舉其事迹，其被刪可知。

十駕齋養新錄參閱開講

右諸書本諸子類，所謂儒家、雜家、小說家之書也。紀聞以下，包羅深廣，讀諸書者，咸有取資。而日知錄獨舉大體，其世說則多存名理筆談，則兼綜藝事，非諸說部可擬。是以分出諸種於子部外，爲學者博其趣爾。

中華民國憲法全閱

此書西南諸省未認，然將來修改，恐亦不能逾此。

右法律、禮制之書，文人不知禮法，則猖狂自恣，流害風俗，甚於盜賊。且入官以後，冥冥不習者多矣。宋儒束身，或摭古禮，而條章殘缺，古今異宜，終難見之事實，故明儒多依當代法制爲定。今者婚姻喪紀，未有定則，所以垂示百姓者，惟有憲法、刑律而已。喪服今猶未廢，訃告之書，尙存儀式，而國家未頒喪服等次，苦無據依。儀禮諸篇，今久不用，惟喪服尙存大略，其閒天子、諸侯、大夫以階級異服者，自漢而下，已爲棄物，平民喪服等制，則大體不殊，歷代稍有變更，其規模猶昔也。今既無國典可依，故上采儀禮喪服，下存清代服圖，雖沿斬齊功，總諸名，實未定衰裳法式，故當時民閒持服，略依明制，其式亦具於儀禮（華國第二期）

治國學的方法

章炳麟講
曹聚仁記

A 辨書籍底真僞

對於古書沒有明白那一部是真，那一部是僞，容易使我們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國學第一步要辨書籍底真僞。

四部底中間，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餘經、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僞書，而以子部爲尤多。清代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很指示我們一些途徑。

先就經部講：尙書現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漢代時底「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晉代梅頤所假造。這假造的尙書，宋代朱熹已經懷疑他，但沒曾尋出確證；直到清代，才明白地考出，卻已

霧迷了一千多年。經中尚有爲明代人所僞託，如漢魏叢書中的子貢詩傳係出自明豐坊手。詮釋經典之書，也有後人僞託，如孔安國尚書傳、鄭氏孝經註、孟子孫奭疏……之類，都是晉代底產品。不過「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傳」比較の有些價值，所以還引起一部分人一時間的信仰。

以史而論：正史沒人敢假造；別史中就有僞書，越絕書，漢代袁康所造，而託名子貢；宋人假造飛燕外傳、漢武內傳，而列入漢魏叢書；竹書紀年本是晉人所得，原已難辨真僞，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晉人原本，乃是明人僞造的了。

子部中僞書很多，現在舉其最著者六種，前三種尚有價值，後三種則全不足信。

(一) 吳子 此書中所載器具，多非常時所有；想是六朝產品。但從前科舉時代把他當作「武經」可見受騙已久。

(二) 文字 淮南子爲西漢時作品，而文子裏面大部分抄自淮南子，可見本書係屬僞託；已有人證明他是兩晉六朝人做的。

(三) 列子 信列子的人很多，這也因本書做得不壞，很可動人的原故。須知列子這個人雖見於史記老莊列傳中，但書中所講，多取材於佛經，「佛教」在東漢時始入中國，那能在前說到？我們用時代證他，已可水落石出。並且列子這書，漢人從未有引用一句，這也是一個明證。造列子的也是晉人。

(四) 關尹子 這書無足論。

(五) 孔叢子 這部書是三國時王肅所造。孔子家語一書也是他所造。

(六) 黃石公三略 唐人所造。又太公陰符經一書，出現在黃石公三略之後，係唐人李荃所造。經史子三部中的僞書很多，以上不過舉個大略。此外，更有原書是真而後人參加一部分進去的，這卻不能

疑他是假四子書中有已被參入的史記中也有如史記中曾說及揚雄揚在太史公以後，顯係後人加入，但不能因此便疑史記是偽書。

總之，以假爲真，我們就要墮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別清楚。但反過來看，因爲極少部分的假，就懷疑全部分，也是要使我們徬徨無所歸宿的。如康有爲以爲漢以前的書都是偽的，都被王莽、劉歆改竄過，這話也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說。我們如果相信他，使沒有可讀的古書了。

B 通小學

韓昌黎說：「凡作文章，宜略識字；」所謂「識字」，就是通小學的意思。作文章尚須略通小學，可見在現在研究古書，非通小學是無從下手的了。小學在古時，原不過是小學生識字的書；但到了現代，雖研究到六七十歲，還有不能盡通的，何以古易今難至於如此呢？這全是因古今語言變遷的緣故。現在的小學，是可以專門研究的，但我所說的「通小學」，卻和專門研究不同，因爲一方面要研究國學，所以只能略通大概了。

尚書中盤庚、洛誥，在當時不過一種告示，現在我們讀了，覺得「佶屈聱牙」，這也是因我們沒懂當時底白話，所以如此。漢書藝文志說：「尚書直言也。」直言就是白話。古書原都用當時的白話，但我們讀尚書，覺得格外難懂，這或因盤庚、洛誥等都是一方的土語，如殷朝建都在黃河以北，周朝建都在陝西，用的都是河北的土話，所以比較的不能明白。漢書藝文志又說：「讀尚書應用爾雅。」這因爾雅是銓釋當時土話的書，所以尚書中於難解的地方，看了爾雅就可明白。

總之，讀唐以前的書，都非研究些小學，不能完全明白；宋以後的文章和現在差不多，我們就能完全了解了。研究小學有三法：

一、通音韻 古人用字，常同音相通；這大概和現在的人寫別字一樣。凡寫別字都是同音的，不過古人寫慣

了的別字，現在不叫他寫別字罷了。但古時同音的字，現在多不相同，所以更難明白。我們研究古書，要知道某字即某字之轉訛，先要明白古時代底音韻。

二、明訓詁 古時訓某字爲某義，後人更引伸某義轉爲他義；可見古義較狹而少，後義較廣而繁。我們如不明白古時底訓詁，誤以後義附會古義，就要弄錯了。

三、辨形體 近體字中相像的，在篆文未必相像，所以我們要明古書某字底本形，以求古書某字底某義。歷來講形體的書，是說文講訓詁的書，是爾雅講音韻的書，是音韻學。如能把說文、爾雅、音韻學都有明確的觀念，那麼，研究國學就不至犯那「意誤」「音誤」「形誤」等弊病了。

宋朱熹一生研究五經四子諸書，連寢食都不離，可是糾纏一世，仍弄不明白；實在他在小學沒有工夫，所以如此。清代毛西河事事和朱子反對，但他也不從小學下手，所以反對的論調，也都錯了。可見通小學對於研究國學是極重要的一件事了。清代小學一門，大放異彩，他們所發見的新境域，着實不少！

三國以下底文章，十之八九我們能明瞭，其不能明瞭的部分，就須借助於小學；唐代文家如韓昌黎、柳子厚底文章，雖是明白曉暢，卻也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說：看唐以前的文章，都要先研究一些小學。

桐城派也懂得小學，但比較的少用工夫，所以他們對於古書中不能明白的字，便不引用，這是消極的免除笑柄的辦法，事實上總行不去的。

哲學一科，似乎可以不通小學，但必專憑自我的觀察，由觀察而發表自我的意思，和古人完全絕緣，那纔可以不必研究小學。倘仍要憑藉古人，或引用古書，那麼，不明白小學就要鬧笑話了。比如朱文公研究堯學（宋之理學即哲學）釋「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便招非議。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訓爲「來」，「來」可訓爲「至」，「至」可訓爲「極」，「極」可訓爲「窮」，就把「格物」訓爲「窮物」，可是訓「格」爲

「來」是有理，轉訓「格」爲「窮」，就是笑話了。又釋「敬」爲「主一無適」之謂，（這原是程子說的）他底意思是把「適」訓作「至」，不知古時「適」與「敵」通，淮南子中的主「無適」，所謂「無適」實是「無敵」之謂，「無適」乃「無敵對」的意義，所以說是一「主一」。

所以研究國學，無論讀古書或治文學、哲學，通小學都是一件緊要的事。

C 明地理

近頃所謂地理，包含地質、水文、地誌三項，原須專門研究的。中國本來的地理，算不得獨立的科學，只不過做別幾種——史經——底助手，也沒曾研究到地質、水文的。我們現在要研究國學，所需要的也只是地誌，且把地誌講一講。

地誌可分兩項：天然的和人爲的。天然的就是山川脈絡之類；山自古至今，沒曾變更；大川若黃河，雖有多次變更，我們在歷史上可以明白考出，所以關於天然的，比較地容易研究。人爲的就是郡縣建置之類；古來封建制度至秦改爲郡縣制度，已是變遷極大，數千年來，一變再變，也不知經過多少更張；秦漢時代所置的郡，現在還能大略考出，所置的縣，就有些模糊了；戰國時各國底地界，也還可以大致考出，而各國戰爭底地點和後來漢戰爭底地點，卻也很不明白了；所以人爲的比較地難以研究。

歷來研究天然的，在乾隆時有水道提綱一書，書中講山的地方甚少，關於水道，到現在也變更了許多，不過大致是對的。在水道提綱以前，原有水經注一書，這書是北魏人所著，事實上已用不着，只文采豐富，可當古董看罷了。研究人爲的，有讀史方輿紀要和乾隆府廳州縣志；民國代興，廢府留縣，新置的縣也不少，因此更大有出入。在方輿紀要和府廳州縣志以前，唐人有元和郡縣志，也是研究人爲的，只是欠分明；另外還有大清一統志，李申者五種，其中卻有直截明了的記載，我們應該看的。

我們研究國學，所以要研究地理者，原是因為對於地理沒有明白的觀念，看古書就有許多不能懂。譬如看到春秋戰國底戰爭和楚漢戰爭，史書上已載明誰勝誰敗；但所以勝所以敗的原因，關於形勢的很多，就和地理有關了。

二十四史中，古史倒還可以明白，最難研究的，要推南北史和元史。東晉以後，五胡闖入內地，北方底人士，多數南遷；他們數千人所住的地，就僑置一州；僑置的地方，大都在現在鎮江左近；因此有南通州、南青州、南冀州底地名產生。我們研究南史，對於僑置的地名，實在容易混錯。元人滅宋，統一中國，在二十四史就有元史的地位。元帝成吉思汗拓展地域很廣，關於西比利亞和歐洲東部底地誌，元史也有闖入，因此使我們讀者發生困難。關於元史地誌有元史譯文證補一書，因著者博證海外，故大致不錯。

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國學，普通要發生三種謬誤。南北朝時南北很隔絕。北魏人著水經注，對於北方地勢，還能正確；記述南方底地誌，就錯誤很多。南宋時對於北方大都模糊，所以福建人鄭樵所著通志，也錯得很多。——這是臆測的遼誤。中國土地遼闊，地名相同的很多，有人就因此糾纏不清。——這是糾纏的錯誤。古書中稱某地和某地相近，往往考諸實際，相距卻是甚遠。例如諸葛亮五月渡瀘一事，是大家普通知道的；瀘水就是現今金沙江，諸葛亮所渡的地，就是現在四川寧遠；後人因為唐代曾在四川置瀘州，大家就以爲諸葛亮五月渡瀘，是在此地，其實相去千里，豈非大錯嗎？——這是意會的錯誤。至於河陰、河陽，當在黃河南北，但水道已改，地名還是仍舊，也容易舛錯的。

我在上節曾講過「通小學」，現在又講到「明地理」，本來還有「典章制度」也是應該提出的。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底典章制度，史書上多已載明，無以今證古的必要；我們看那一朝史知道那一朝底典章制度就殺了。

社會更迭地變換，物質方面繼續地進步，那人情風俗也隨着變遷，不能拘泥在一種情形的。如若不明白這變遷的理，要產生兩種謬誤的觀念。

一、道學先生看做道德是永久不變，把古人底道德，比做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墨守而不敢違背。

二、近代矯枉過正的青年，以為古代底道德是野蠻道德。

原來道德可分二部分——普通倫理和社會道德——前者是不變的，後者是隨着環境變更的。當政治制度變遷底時候，風俗就因此改易，那社會道德是要適應了這制度，這風俗才行。古今人情底變遷，有許多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第一、封建時代的道德，是近於貴族的；郡縣時代底道德，是近於平民的——這是比較而說的。大學有「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語，傳第九章裏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一語，這明是封建時代底道德。我們且看唐太宗底歷史，他底治國，成績卻不壞——世稱貞觀之治；但他底家庭，卻糟極了，殺兄納弟媳，這豈不是把大學底話根本打破嗎？要知古代底家和後世底家大不相同；古代底家，並不只包含父子夫妻兄弟……這等人，差不多和小國一樣，所以孟子說：「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在那種制度縣之下，大學裏底話自然不錯，那不能治理一縣的人，自然不能治理一省了。

第二、古代對於保家的人，不管他是否尸位素餐，都很恭維；史家論事，對於那人因為犯事而滅家，不問他所做的是否正當，都沒有一句褒獎。左傳裏已是如此；後來史漢也是如此。量錯商議滅七國，對於漢確是盡忠；但因此夷三族，就使史家對他生怪了。大概古代愛家和現代愛國底概念一樣，那亡家也和亡國一樣，所以保家是大家同情的。這種觀念，到漢末已稍稍衰落，六朝又復盛了。

第三，貴族制度和現在土司差不多，只比較的文明一些。凡在王家的人，和王底本身一樣看待；他底兄弟在王去位的時代都有承襲的權利。我們看尚書到周公代成王攝政，覺得很可怪。他在攝政時代，也儼然稱王，在康誥裏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的話，這王明是指周公，後來成王年長親政，他又可以把王號取消。春秋記隱公和公的事，也是如此；這種攝政可稱王，退位可取消的情形，到後世便不行。後世原也有兄代弟位的，如明英宗被擄，景泰帝代行行政事等。但代權幾年，卻不許稱王，既稱王卻不許取消的。宋人解釋尚書，對於這些，沒有注意到，所以強為解釋，反而愈釋愈使人不能解了。

第四，古代大夫底家臣，和天子底諸侯一樣，凡是家臣對於主人有絕對服從的義務。這種制度，西漢已是衰落一些，東漢又復興盛起來；功曹別駕都是州郡底屬官，這種屬官，既要奔喪，還要服喪三年，儼有君臣之分。三國時代底曹操、劉備、孫權，他們雖未稱王，但他屬下的官對於他都是皇帝一般看待的。

第五，丁憂去官一件事在漢末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喪要丁憂，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喪也要丁憂。陶淵明詩有說及奔妹喪的，潘安仁悼亡詩也有說及奔喪的，可見丁憂的風，在那時很盛。唐時此風漸息，到明代把他定在律令，除了父母喪不必去官。

總之，道德本無所謂是非，在那種環境裏產生適應的道德，在那時如此便殼了。我們既不可以古論今，也可以今論古。

E 辨文學應用

文學底派別很多，梁劉勰所著文心雕龍一書，已明白羅列，關於這項，將來再仔細討論，現在只把不能更改的文體講一講。

文學可分二項：有韻的謂之詩，無韻的謂之文。文有駢體、散體底區別；歷來兩派底爭執很激烈；自從韓退之

闢起推翻駢體後來散體的聲勢很大宋人就古代經典都是散體何必用駢體做宣揚的旗幟清代阮雲臺起而推倒散體擡出孔老夫子來說孔子在易經裏所著的文言繁辭都是駢體的實在這種爭執都是無謂的依我看來凡簡單殺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殺多人多事就非駢體不能提綱以禮記而論同是周公所著但周禮用駢體儀禮卻用散體這因事實上非如此不可的儀禮中說的是起居跪拜之節要想用駢也無從下手更如孔子著易經用駢著春秋就用散也是一理實在散駢各有專用可並存而不能偏廢凡列舉綱目的以駢爲醒目譬如我講演國學列舉各項子目也便是駢體秦漢以後若司馬相如鄒陽枚乘等底駢文了然可明白他們用以序敘繁雜的事的確是不錯後來詔誥都用四六判案亦有用四六的——唐宋之間有龍筋鳳髓判——這真是太無謂了。

凡稱之爲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日本和尙娶妻食肉我會說他們可稱居士等等何必稱做和尚呢詩何以要有韻呢這是自然的趨勢詩歌本來脫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風韻這種韻可達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動物中不能言語他們專以幽美的聲調傳達彼等底感情可見詩是必要有韻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這幾句話是大家知道的我們仔細講起來也證明詩是必要韻的我們更看現今戲子所唱的二黃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韻的原故。

白話記述古時素來有的尙書底詔誥全是當時的白話漢代底手詔差不多亦是當時的白話經史所載更多照實寫出的尙書顧命篇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一語從前都沒能解這兩個「肆」字的用意到清代江良庭始說明多一肆字乃直寫當時病人垂危舌本強大的口吻漢書記周昌「臣期期不奉詔」「臣期期知其不可」等語兩「期期」字也是直寫周昌口吃但現在的白話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傳真相卻也未必「語錄」皆白話體原始自佛家宋代名儒如二程朱陸亦皆有語錄但二程爲河南人朱子福建人陸象山

江西人，如果各傳真相，應所紀各異，何以語錄皆同一體例呢？我嘗說：假如李石曾、蔡子民、吳稚暉三先生會談，而令人筆錄，則李講官話，蔡講經典語，吳講對錄語，便應大不相同，但紀成口語文卻又一樣。所以說白語文能盡傳口語的真相，亦未必是確實的。（國學研究）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梁啓超

按此文爲梁任公先生爲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演講所作。原分上下篇。李鏡芳曰：「梁先生在寧講學數月，每次講稿，均先期手自編定。此次因離寧在即，應接少暇，故本講稿僅成其上篇，下篇則由魏芳筆記，謹爲附識。」云云。

諸君！我對於貴會，本來預定演講的題目是「古書之真偽及其年代」，中間因爲有病，不能履行原約。現在我快要離開南京了，那個題目不是一回可以講完，而且範圍亦太窄，現在改講本題，或者較爲提綱挈領於諸君有益罷。

我以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

- 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
- 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這部分事業最浩博最繁難，又且最有趣的，便是歷史，我們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們一家裏弟兄姊妹們便占了全人類四分之一；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的做他們的工作；我們替人類積下一大份遺產從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裏一直傳到今日沒有失掉，我們許多文化產品，都用我們極優美的文字記錄下來，雖然記錄方法不很整齊，雖然所記錄的隨時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現存的正史、別史、雜史、編年、紀事本末、法典、政書、方志、譜牒，以及各種筆記、金

石刻文等類而論，十層大樓的圖書館也容不下，拿歷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又不獨史部書而已，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爲無用者，拿他當歷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歷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說，則何只六經皆史？也可以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小說皆史，因爲裏頭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和史部書同一價值，我們家裏頭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個豐富鑛穴，從前僅用土法開採，採不出什麼來；現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鑛機器了，這種機器是什麼？是科學方法，我們只要把這種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不獨對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類恢復許多公共產業。

這種方法之應用，我在去年所著的歷史研究法和前兩個月在本校所講的歷史統計學裏頭，已經說過大概，雖然還有許多不盡之處，但我敢說這條路是不錯的，諸君倘若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會發出許多支路，不必我細說了，但我們要知道：這個鑛太大了，非分段開採不能成功，非一直開到深處不能得着寶貝，我們一個人一生的精力，能徹底開通這幾處鑛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業，因此我們感覺着有發起一箇「合作的史學運動」之必要，合起一羣人在一個共同目的共同計畫之下，各人從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時的學問根底，各人分擔三兩們做「窄而深」的研究，拚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這個鑛或者開得有點眉目了。

此外和史學範圍相出入或者性質相類似的文獻學還有許多，都是要用科學方法研究去。例如：(1)文字學 我們的單音文字，每一個字都含有許多學問意味在裏頭，若能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說文解字」可以當作一部民族思想變遷史，或社會心理進化史讀。

(2)社會狀態學 我國幅員廣漠，種族複雜，數千年前之初民的社會組織，與現代號稱最進步的組織，同時並存。試到各省區的窮鄉僻壤，更進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裏頭蠻夷傳所記的風

俗來參證，我們可以看見現代社會學者許多想像的事項，或者證實，或者要加修正。總而言之，幾千年間一部豎的進化史，在一塊橫的地球上可以同時看出，除了我們中國以外恐怕沒有第二個國了。我們若從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3) 古典考釋學 我們因為文化太古，書籍太多，所以真偽雜陳，很費別擇；或者文義艱深，難以索解，我們治國學的人，為節省後人精力而且令學問容易普及起見，應該負一種責任，將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審定一番，解釋一番。這種工作，前清一代的學者已經做得不少。我們一面憑藉他們的基礎，容易進行，一面我們因外國學問的觸發，可以有許多補他們所不及。所以從這方面研究，又是極有趣味的事。

(4) 藝術鑑評學 我們有極優美的文學美術作品，我們應該認識他的價值，而且將賞鑑的方法傳授給多數人，令國民成為「美化」。這種工作，又要另外一幫人去做，我們裏頭有性情近於這一路的，便應該以此自任。

以上幾件，都是舉其最重要者。其實文獻學所包含的範圍還有許多，就是以上所講的幾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無數的細目。我們做這類文獻學問，要懸三個標準以求到達：

第一求真 凡研究一種客觀的事實，須先要知道他「的確是如此」，「纔能判斷他」為什麼如此。「文獻部分的學問，多屬過去陳跡，以譌傳譌，失其真相者甚多。我們總要用很謹嚴的態度，仔細別擇，把許多偽書和偽事剔去，把前人的誤解修正，纔可以看出真面目來。這種工作，前清「乾嘉諸老」也曾努力過一番；有名的清學正統派之考證學便是。但依我看來，還早得很哩。他們的工作，算是經學方面做得最多，史學方面便差得遠，佛學方面卻完全沒有動手哩。況且我們現在做這種工作，眼光又和先輩不同，所憑藉的資料也比先輩們為多。我們應該開出一派「新考證學」，這片大殖民地，很歡迎我們受用咧。

第二求博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單文孤證便下武斷。所以要将同類或有關係的事情羅起來貫串比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學的人，採集各種標本，愈多愈妙。我們可以用統計的精神，作大量觀察。我們可以先立出若干種「假定」，然後不斷的蒐羅資料，來測驗這「假定」是否正確。若能善用這些法門，真如韓昌黎說的，「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並蓄，待用無遺」，許多前人認為無用的資料，我們都可以把他廢物利用了。

但求博也有兩個條件，荀子說：「好一則博」；又說：「以淺持博」。我們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擇一兩件專門之業，為自己性情最近者去做，從極狹的範圍內生出極博來。否則，便連一件也博不成。這便是好一則博的道理。又滿屋散錢，穿不起來，雖多也是無用。資料越發豐富，則駕馭資料越發繁難。總須先求得箇「一以貫之」的線索，纔不至「博而寡要」。這便是以淺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 好一固然是求學的主要法門，但容易發生一種毛病，這毛病我替他起個名叫做「顯微鏡生活」。鏡裏頭的事物看得纖悉周備，鏡以外卻完全不見。這樣子做學問，也常常會判斷錯誤。所以我們雖然專門一種學問，卻切不可忘卻別門學問和這門學問的關係。在本門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關係，這些關係有許多在表面上看不出來的，我們要用銳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關係，纔可以成通學。以上一篇以上關於文獻學，算是講完，兩條路已言其一。此外則為德性學。此學應用內省及躬行的方法來研究，與文獻學之應以客觀的科學方法研究者絕不同。這可說是國學裏最重要的一部份，人人應當領會的。必走通了這一條路，乃能走上那一條路。

近來國人對於知識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國故的名詞，我們也聽得純熟。誠然整理國故，我們是認為急務；不過若是謂除整理國故外，遂別無學問，那卻不然。我們的祖宗遺予我們的文獻寶藏，誠然足以傲世界各國而

無愧色，但是我們最特出之點，仍不在此。其學爲何？卽人生哲學是。

歐洲哲學上的波瀾，就哲學史家的眼光看來，不過是主智主義與反主智主義兩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卽主情、主意。本來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過歐人對主智特別注重；而於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貼近人生。蓋歐人講學，始終未以人生爲出發點。至於中國古哲就不然，無論何時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歸納於人生這一途，而於西方哲人精神萃集處之宇宙原理、物質公例等等，到都不視爲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純以人生爲出發點，所以以「人之所以爲道」爲第一位，而於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諸第二位。而歐西則自希臘以來，卽研究他們所謂的形上學。一天到晚，只在那裏高談宇宙原理，憑空冥想，終少歸宿到人生這一點。蘇格拉底號稱西方的孔子，很想從人生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圖，更不曉得循着這條路去發揮，至全棄其師傳，而復研究其所謂天之道。亞里斯多德，於是又反趨於科學。後人有謂道源於亞里斯多德的話，其實他也不過僅於科學方面，有所創發，離人生畢竟還遠得很。迨後斯端一派，大概可與中國的墨子相當；對於儒家，仍是望塵莫及。一到中世紀，歐洲全部，統成了宗教化。殘酷的羅馬人與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漸進於迷信。宗教方面，本來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純以客觀的上帝來解決人生，終竟離題尚遠。後來再一個大反動，便是文藝復興，遂一變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講範疇，範圍更過於嚴謹，好像我們的臨九宮格一般。所以他們這些，都可說是沒有找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至詹姆士、柏格森、倭鐸等出，才感覺到非改走別的路不可，很努力的從體驗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從前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撥開幾重雲霧。但是真果拿來與我們儒家相比，我可以說仍然幼稚。

總而言之，西方講他的形上學，我們承認有他獨到之處。換一方面，講客觀的科學，也非我們所能及。不過最

奇怪的，是他們講人生也用這種方法，結果真弄到個莫明其妙。譬如用形上學的方法講人，絕不想到是從人生的本體來自證，卻高談玄妙，把冥冥莫測的上帝來對證。再如用科學的方法講，尤爲妙極。試問人生是什麼？是否可以某部當幾何之一角，當三角之一邊？是否可以化學的公式來化分化合，或是用幾種原質來造成？再如達爾文之用生物進化說來講人生，徵考詳博。科學亦莫能搖動，總算是壁壘堅固，但是果真要問他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安在？人既自猿進化而來，爲什麼人自人而猿終爲猿，恐怕他也不能給我們以很有理由的解答。總之，西人所用的幾種方法，僅能殼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種問題，人決不是這樣機械易與的。歐洲人卻始終未澈悟到這一點，只盲目的往前做，結果造成了今日的煩悶，徬徨莫知所措。蓋中世紀時，人心還能依賴着宗教過活；及乎今日，科學昌明，賴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據。人類本從下等動物蛻化而來，那裏有什麼上帝創造？宇宙一切現象，不過是物質和他的運動，還有什麼靈魂？來世的天堂，既渺不可憑；眼前的利害，復日相肉迫，懷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們所謂的「世紀末」了。

以上我們看西洋人何等可憐！肉搏於這種機械唯物的枯燥生活當中，真可說是始終未開大道！我們不應當導他們於我們祖宗這一條路上去嗎？以下便略講講我們的祖宗精神所在。我們看看是否可以終身受用不盡，並可以救他們西人物質生活之疲敝？

我們先儒始終看得知行是一貫的，從無看到是分離的。後人多謂知行合一之說，爲王陽明所首倡，其實陽明也不過是就孔子已有的發揮。孔子一生爲人，處處是知行一貫。從他的言論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他說學而不厭，又說爲而不厭，可知學即是爲，爲即是學。蓋以知識之擴大，在人努力的自爲，從不像西人之從知識方法而求知識，所以王陽明曰：知而不行，是謂不知。所以說這類學問，必須自證，必須躬行，這卻是西人始終未看得的一點。

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絕不是另外一件東西，乃是人生的活動，故宇宙的進化，全基於人類努力的創造。所以易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看得宇宙無圓滿之時，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濟」終。蓋宇宙「既濟」則乾坤已息，還復有何人類？吾人在此未圓滿的宇宙中，只有努力的向前創造這一點，柏格森所見的，也很與儒家相近。他說宇宙一切現象，乃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方滅已生，生滅相衝，更成進化；這些生滅，都是人種自由意識發動的結果。所以人類日日創造，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就喚作精神生活，是要從內省直覺得來的。我們既知道變化流轉，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變化流轉之權，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點，所以他的人生觀，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盡的宇宙當中，不過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點，是一點，既不要望其成功，苦樂遂不繫於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謂「無入而不自得」，有了這種精神生活，再來研究任何學問，還有什麼不成？那末，或有人說，宇宙既是沒有圓滿的時期，我們何不靜止不作，好嗎？其實不然，人既為動物，便有動作的本能，穿衣吃飯，也是要動的。既是人生非動不可，我們就何妨就我們所喜歡作的，所認為當作的作下去，我們最後的光明，固然是遠在幾千萬年幾萬萬年之後，但是我們的責任，不是叫一蹴而幾的達到目的地；是叫我們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們的祖宗，堯、舜、禹、湯、孔、孟……在他們的進行中，長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亦跑過數寸，積累而成，才有今日，我們現在無論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湊，才是為現在即將來的人類受用，這都是不可逃的責任。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所以我們雖然曉得道遠之不可致，還是要努力的到死而後已，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正為其知其不可而為，所以生活上才滿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計較他可為不可為，那末，情志便繫於外物，憂樂便關乎得失；或竟因為計較利害的原故，使許多應做的事，反而不做。這樣，還那裏領略到生活的樂趣哩？」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認人是單獨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會，爲儒家理想的大同社會，仁字從二人，鄭玄曰：「仁，相人偶也。」（禮記注）非人與人相偶，則「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執異，絕非儒家所許。蓋人格專靠各個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沒有別人，我的人格，從何表現？譬如全社會都是罪惡，我的人格受了傳染和壓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個共同的，不是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會的人格向上，然而社會的人格，本是各個自己化而成，想社會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這個意力和環境提攜，便成進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立人，達人，非立達別人之謂，乃立達人類之謂。彼我合組成人類，故立達彼，即是立達人類。立達人類，即是立達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來體驗這個達字，才算是「仁之方。」其他論語一書，講仁字的，屢見不一見。儒家何爲把仁字看得這麼重要呢？即上面所講的，儒家學問，專以研究「人之所以道」爲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仁之概念，與人之概念相函。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謂之仁。知乎人與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惡，即是人的好惡，我的精神中，同時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現世的人爲然，即如孔孟遠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浸潤在國民腦中不少，可見彼我相通，雖歷百世不梗，儒家從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實踐，「無終食之間違仁。」這種精神，影響於國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業，我可以說，真是全世界唯一無二的至寶。這絕不是用科學的方法可研究得來的，要全用內省的工夫，實行體驗。體驗而後，再爲躬行實踐，養成了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觀，生趣盎然的向前進。無論研究什麼學問，管許是興致勃勃。孔子曰：「仁者不憂。」就是這個道理。不幸漢以後，這種精神，便無人繼續的弘發，人生觀也漸趨於機械。八股制興，孔子的真面目日失。後人日稱「尋孔顏樂處。」究竟孔顏樂處在那裏？還是莫明其妙。我們既然誦法孔子，應該好好保有這分家私——美妙的人生觀——才不愧是聖人之徒啊！

此外我們國學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本傳於印度，但是盛於中國。現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絕。正法一派，全在中國。歐洲人研究佛學的日子多，梵文所有的經典，差不多都繙出來。但向梵文裏頭求大乘，能得多少？我們自創的宗派，更不必論了。像我們的禪宗，真可算得應用的佛教，世間的佛教的確是印度以外才能發生的，確是表現中國人的特質，叫出世法與入世法並行不悖。他所講的宇宙精微的確還在儒家之上。說宇宙流動不居，永無圓滿，可說是與儒家相同。曰：「一衆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達人之意，蓋宇宙最後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實現之圓滿相，絕非求得少數個人超拔的意思。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於現世的居多，一偏於出世的多。至於他的共同目的，都是願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現在自由二字，誤解者不知多少，其實人類外界的束縛，他力的壓迫，終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爲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隸。儒佛用許多的話來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縛，解放淨盡，頂天立地，成一個真正自由的人，這點佛家弘發得更爲深透，真可以說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產品。這話，東西人士，都不能否認。此後全世界受用於此的正多，我們先人既辛苦的爲我們創下這分家業，我們自當好好的承受。因爲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這種安身立命之具，再來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種學問，那末，才算盡了人生的責任。

諸君聽了我這兩夜的演講，自然明白我們中國文化，比世界各國並無遜色。那一般沉醉西風，說中國一無所有的人，自屬淺薄可笑。論語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這邊的諸同學，從不對於國學輕下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固然，我也聽有許多人諷刺南京的學生守舊，但是只要舊的好，守舊又何足詬病？所以我願此次的演講，更能發多多增進諸君以研究國學的興味！以上下篇（國學研究會演講集）

學生做課外學問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便算完事。那麼，你進學校，只是求文憑，並不是求學問，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再者，此類人一定沒有「自發」的能力，不特不能成爲一個學者，亦斷不能成爲社會上治事的領袖人才。

課外學問，自然不專指讀書，如試驗，如觀察自然界……都是極好的。但讀課外書，最少要算課外學問的主要部分。

一個人總要養成讀書趣味，打算做專門學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業家，也要如此。因爲我們在工廠裏，在公司裏，在議院裏……做完一天的工作出來之後，隨時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侶，莫過於書籍，莫便於書籍。但是將來這種愉快得不着，大概是在學校時代已經決定，因爲必須養成讀書習慣，纔能管着讀書趣味，人生一世的習慣出了學校門限，已經鐵鑄成了。所以在學校中，不讀課外書，以養成自己自動的讀書習慣，這個人簡直是自己剝奪自己終身的幸福。

讀書自然不限於讀中國書，但中國人對於中國書，最少也該和外國書作平等待遇，你這樣待遇他，他給回你的愉快報酬，最少也和讀外國書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國書沒有整理過，十分難讀，這是人人公認的。但會做學問的人，覺得趣味就在這一點，吃現成飯，是最沒有意思的事，是最沒有出息的人纔喜歡的一種問題，被別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編成教科書樣子給我讀，讀去自然是毫不費力。但從這不費力上頭結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細緻不刻入，專門喜歡讀這類書的人，久而久之，會把自己創作的才能汨沒哩。在紐約芝加哥筆直的馬路，嶄新的洋房裏，舒舒服服混一世，這個人一定是過的毫無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過有意味的生活，須是哥倫布初到美洲時。

中國學問界，是千年未開的礦穴，礦苗異常豐富，但非我們親自絞腦筋，絞汗水，卻開不出來。翻過來看，只要

你統一分腦筋、一分汗水，當然還你一分成績，所以有趣。

所謂中國學問界的礦苗，當然不專指書籍，自然界和社會實況，都是極重要的。但書籍爲保存過去原料之一種寶庫，且可爲現在各實測方面之引線。就這點看來，我們對於書籍之浩瀚，應該歡謝他，不應該厭惡他。因爲我們的事業，好比開一工廠，原料的供給，自然是越豐富越好。

讀中國書，自然像披沙揀金，沙多金少，但我們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時尋常人認爲極無用的書籍和語句，也許有大功用，須知工廠種類多着呢？一個廠裏頭得有許多副產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若問讀書方法，我想向諸君上一個條陳，這方法是極陳舊的極笨極麻煩的，然而實在是極必要的。什麼方法呢？是鈔錄或筆記。

我們讀一部名著，看見他徵引那麼繁博，分析那麼細密，動輒伸着舌頭說道：這個人不知有多大記憶力，記得許多東西，這是他的特別天才，我們不能學步了。其實那裏有這回事，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你所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大抵凡一個大學者平日用功，總是有無數小冊子或單紙片，讀書看見一段資料，覺其有用者，即刻鈔下（短的鈔全文，長的摘要記書名、卷數、葉數）資料漸漸積得豐富，再用眼光來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文章，想看這種痕跡，讀趙甌北的二十二史劄記、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最容易看出來。

這種工作，笨是笨極了，苦是苦極了。但真正做學問的人，總離不了這條路，做動植物的人，懶得採集標本，說他會有新發明，天下怕沒有這種便宜事。

發明的最初動機在注意，鈔書便是促醒注意及繼續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當讀一書時，忽然感覺這一段資料可注意，把牠鈔下，這件資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腦中，和滑眼看過不同。經過這一番後，過些時碰

着第二個資料和這個有關係的，又把牠鈔下，那注意便加濃一度。經過幾次之後，每翻一書，遇有這項資料，便活跳在紙上，不必勞神費力去找了。這是我多年經驗得來的實況。諸君試拿一年工夫去試試，當知我不說謊。先輩每教人不可輕言著述。因為未成熟的見解公布出來，會自誤誤人。這原是不錯的，但青年學生「斐然有述作之志」也是實際上鞭策學問的一種妙用，譬如同是讀文獻通考的錢幣考，各史食貨志中錢幣項下各文，汎汎讀去，沒有什麼所得。倘若你一面讀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國貨幣沿革考，這篇考做的好不好另一問題，你所讀的自然加幾倍受用。

譬如同讀一部荀子，某甲汎汎讀去，某乙一面讀，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學案，讀過之後，兩個人的印象深淺，自然不同。所以我很獎勵青年好著書的習慣。至於所著的書，拿不拿給人看，什麼時候纔認做成功，這還不是你的自由嗎？

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熟的；一類是涉覽的。因為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於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敷用，不能博搜資料。諸經、諸子、四史、通鑑等書，宜入精讀之部，每日指定某時讀他，讀時一字不放过，讀完一部纔讀別一部，想鈔錄的隨讀隨鈔，另外指出一時刻，隨意涉覽，覺得有趣，注意細看，覺得無趣，便翻次葉，遇有想鈔錄的，也俟讀完再鈔，當時勿窒其機。諸君勿因初讀中國書，勤勞大而結果少，便生退悔。因為我們讀書，並不是想專向現時所讀這一本書裏討現錢現貨的，得多少報酬。最要緊的是涵養成好讀書的習慣，和磨鍊出善讀書的腦力，青年期所讀各書，不外借來做達這兩個目的的梯子。我所說的前提倘若不錯，則讀外國書和讀中國書當然都各有益處。外國名著，組織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齊齊擺出來，可以做我們模範，這是好處。我們滑眼讀去，容易變成享現成福的少爺們，不知甘苦來歷，這是壞處。中國書未經整理，一讀便是一個悶頭棍，每每打斷趣味，這是壞

處。逼着你披荆斬棘，尋路來走，或者走許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斷無冤枉，走錯了回頭，便是絕好教訓。）從甘苦閱歷中磨鍊出智慧，得苦盡甘來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卻最真切，這是好處。

還有一件我在前項書目表中有好幾處寫「希望熟讀成誦」字樣。我想諸君或者以為甚難。也許反對說我頑舊，但我有我的意思。我並不是獎勵人勉強記憶。我所希望熟讀成誦的有兩種類：一種是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一種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做一個民族的分子，總須對於本民族的好文學十分領略，能熟讀成誦。纔在我們的「下意識」裏頭，得着根柢，不知不覺會「發醇」。一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上形成共同意識。我既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澈底了解他，纔不至和共同意識生隔閡。一方面我們應事接物時候，常常仗他給我們的光明，要平日習得熟，臨時纔得着用，我所以有些書希望熟讀成誦者在此。但亦不過一種格外希望而已，並不謂非如此不可。（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梁啓超

（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

論語 孟子

論語爲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

論語、孟子之文，並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解處，方看注釋。注釋之書，朱熹《四書集註》爲其生平極矜慎之作，可讀，但其中有隨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清儒注本，論語則有戴望《論語注》，孟子則有焦循《孟子正義》最善。戴氏服膺顏習齋之學，最重實踐，所注似近孔門真際，其訓詁亦多較朱注爲優，其書簡絮易讀。焦氏服膺戴東

原之學，其孟子正義在清儒諸經新疏中爲最佳本，但文頗繁，宜備置案頭，遇不解時或有所感時，則取供參考。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乃戴氏一家哲學，並非專爲注釋孟子而作。但其書極精闢，學者終須一讀。最好是於讀孟子時並讀之，既知戴學綱領，亦可以助讀孟子之興味。

焦循論語通釋，乃摹仿孟子字義疏證而作。將全部論語拆散，標準重要諸義，如言仁、言忠恕……等，列爲若干目，通觀而總證之，可稱治論語之一良法。且可應用其法以治他書。

右兩書簡葉皆甚少，易讀。

陳澧東塾讀書記，中讀孟子之卷，取孟子學說分項爬梳，最爲精切，其書不過二三十葉，宜一讀以觀前輩治學方法，且於修養亦有益。

易經

此書爲孔子以前之哲學書。孔子爲之注解，雖與衍難究，然總須一讀。吾希望學者將繫辭傳、文言傳、熟讀成誦，其卦象傳六十四條，則用別紙鈔出，隨時省覽。

後世說易者，言人人殊。爲修養有益起見，則程頤之程氏易傳，差可讀。

說易最近真者，吾獨推焦循。其所著雕菴樓易學三書「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皆稱精詣。學者如欲深通此經，可取讀之，否則可以不必。

禮記

此書爲戰國及西漢之「儒家言」叢編。內中有極精純者，亦有極破碎者。吾希望學者將中庸、大學、禮運、樂記、四篇熟讀成誦，曲禮、王制、檀弓、禮器、學記、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傳、祭義、祭法、鄉飲酒義諸篇，多瀏覽數次，且摘錄其精要語。

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經注疏內鄭注孔疏。孝經之性質與禮記同，可當禮記之一篇讀。

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書，希望學者將此區區五千言熟讀成誦。

注釋書未有極當意者，專讀白文自行尋索爲妙。

墨子

孔墨在先秦時，兩聖並稱，故此書非讀不可，除備城門以下各篇外，餘篇皆宜精讀。

注釋書以孫詒讓墨子閒詁爲重善，讀墨子宜照讀此本。

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張惠言墨子經說解及梁啓超墨經兩書可參觀，但皆有未精愜處。小取篇有胡適新詁可參觀。

梁啓超墨子學案，屬通釋體裁，可參觀助興味，但其書爲臨時講義，殊未精審。

莊子

內篇七篇及雜篇中之天下篇最當精讀，注釋有郭慶藩之莊子集釋，差可。

荀子

解蔽正名天論正論性惡禮論樂論諸篇最當精讀，餘亦須全部瀏覽。

注釋書王先謙荀子注甚善。

尹文子 慎子 公孫龍子

今存者皆非完書，但三子皆爲先秦大哲，雖斷簡亦宜一讀，篇帙甚少，不費力也。公孫龍子之真僞，尙有問題。三書皆無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

韓非子

法家言之精華，須全部瀏覽，（其特別應精讀之諸篇，因手邊無原書，臚舉恐遺漏，他日補列。）
注釋書王先謙韓非子集釋，差可。

管子

戰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是者頗多，宜一瀏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呂氏春秋

此爲中國最古之類書，先秦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瀏覽。

淮南子

此爲秦漢間道家言薈萃之書，宜稍精讀。

注釋書聞有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頗好。

春秋繁露

此學西漢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讀。

注釋書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頗好。

康有爲之春秋董氏學，爲通釋體裁，宜參看。

鹽鐵論

此書爲漢代儒家、法家對於政治問題對壘抗辯之書，宜瀏覽。

論衡

此書爲漢代懷疑派哲學，宜瀏覽。

抱朴子

此書爲晉以後道家言代表作品，宜瀏覽。

列子

晉人僞書，可作魏晉間玄學書讀。

右所列爲漢晉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間思想界善光采者爲佛學，其書日當別述之。以下舉宋以後學術之代表書，但爲一般學者節齋精力計，不願多舉也。

近思錄 朱熹著 江永註

讀此書可見程朱一派之理學其內容何如。

朱子年譜附朱子論學要語 王懋竑著

此書敘述朱學全面目最精要，有條理。

若欲研究程朱學派，宜讀二程遺書及朱子語類，非專門斯業者可置之。

南宋時與朱學對峙者尚有呂東萊之文獻學一派，陳龍川、葉水心之功利主義一派，及陸象山之心學一派，欲知其詳，宜讀各人專集，若觀大略，可求諸宋元學案中。

傳習錄 王守仁語 徐愛、錢洪德等記

讀此可知王學梗概，欲知其詳，宜讀王文成公全書。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教，要台觀學問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經過，具見集中各文，故陽明集之重要，過於朱陸諸集。

明儒學案 黃宗羲著

宋元學案 黃宗羲初稿 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成

此二書爲宋元明三朝理學之總記錄，實爲創作的學術史。明儒學案中，姚江、江右、王門、泰州、東林、戴山諸案最精善。宋元學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橫渠、二程、東萊、龍川、水心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雍）、涑水（司馬光）諸案，失之太繁，反不見其真相。宋附荆公（王安石）新學略最壞，因有門戶之見，故爲排斥，欲知荆公學術，宜看王臨川集。

此二書卷帙雖繁，吾總望學者擇要瀏覽，因其爲六百年間學術之總匯，影響於近代甚深，且彙諸家爲一編，讀之不甚費力也。

清代學術史，可惜尙無此等佳著。唐鑑之國朝學案小識，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學派爲立腳點，褊狹固陋，萬不可讀。江藩之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亦學案體裁較好，但江氏學識亦凡庸，殊不能敍出各家獨到之處，萬不得已，姑以備參考而已。啓超方有事於清儒學案，汗清尙無期也。

日知錄 亭林文集 顧炎武著

顧亭林爲清學開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於日知錄，宜一瀏覽，讀文集中各信札，可見其立身治學大概。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著

黃梨洲爲清初大師之一，其最大貢獻在兩學案，此小冊可見其政治思想之大概。

思問錄 王夫之著

王船山爲清初大師之一，非通觀全書，不能見其精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別爲系統的整理，則學者不能讀，聯舉此書發凡，實不足以代表其學問之全部也。

顏氏學記 戴望編

顏習齋爲清初大師之一，戴氏所編學記，頗能傳其真，徐世昌之顏李學，亦可供參考，但其所集習齋語要，恕

谷（李璣）語要，將攻擊宋儒語多不錄，稍失其真。

顧黃王顏四先生之學術，爲學者所必須知，然其著述皆浩博，或散佚，不易尋繹。啓超行將爲系統的整理記述，以餉學者。

東原集 戴震著

雕菰樓集 焦循著

戴東原焦理堂爲清代經師中有精深之哲學思想者，讀其集可知其學，並知其治學方法。

啓超所擬著之清儒學案，東原理堂兩學案，正在屬稿中。

文史通義 章學誠著

此書雖以文史標題，實多論學術流別，宜一讀，胡適著章實齋年譜可供參考。

大同書 康有爲著

南海先生獨創之思想在此書，曾刊於不忍雜誌中。

國故論衡 章炳麟著

可見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詳當讀章氏叢書。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冥著

有偏宕處，亦有獨到處。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胡適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啓超著

將讀先秦經部、子部書，宜先讀此兩書，可引起興味，並啓發自己之判斷力。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著

欲略知清代學風，宜讀此書。

尙書

(乙) 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

內中惟二十八篇是真書，宜精讀，但其文佶屈贅牙，不能成誦亦無妨。餘篇屬晉人僞撰，一瀏覽便足。(真僞篇目，看啓超所著古書之真僞及其年代。)

此書非看注釋不能解，注釋書以孫星衍之尙書今古文注疏爲最好。

逸周書

此書真僞參半，宜一瀏覽。

注釋書有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頗好。

竹書紀年

此書現通行者爲元明人僞撰，其古本清儒輯出者數家，王國維所輯最善。

國語 春秋左氏傳

此兩書或本爲一書，由西漢人析出，宜合讀之。左傳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成誦，於學文甚有益。讀左傳宜參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學方法。

戰國策

宜選出若干篇熟讀，於學文有益。

周禮

此書西漢末晚出。何時代人所撰，尙難斷定。惟書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爲周代之舊，其餘亦戰國、秦、漢間學者理想的產物，故總宜一讀。

注釋書有孫詒讓周禮正義最善。

考信錄 崔述著

此書考證三代史事實最謹嚴，宜一瀏覽，以爲治古史之標準。

資治通鑑

此爲編年政治史最有價值之作品，雖卷帙稍繁，總希望學者能全部精讀一過。

若苦乾燥無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門類，標治摘記作將來著述資料。（吾少時曾用此法雖無成書，然增長興味不少。）

王船山讀通鑑論 批評眼光，頗異俗流，讀通鑑時取以並讀，亦助興之一法。

續資治通鑑 畢沅著

此書價值遠在司馬原著之下，自無待言。無視彼更優者，姑以備數耳。

或不讀正資治通鑑而讀九種紀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則彼，必須有一書經目者。

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 皇朝文獻通考

三書卷帙浩繁，今爲學者摘其要目。田賦考、戶口考、職役考、市糴考、征權考、國用考、錢幣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四裔考不必讀。王禮考、封建考、象緯考絕對不必讀。其餘或讀或不讀隨人。（手邊無原書，不能具記其目，有漏略當校補。）

各人宜因其所嗜，擇類讀之。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者，則讀前七考。餘仿此。

馬氏文獻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創作應舉通典，今舍彼取此者，取其資料較豐富耳。吾輩讀舊史，所貴者惟在原料，鍾鍾組織，當求之在我也。

兩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可與通考合讀。

通志二十略

鄭漁仲史識：史才皆邁尋常，通志全書卷帙繁，不必讀。二十略則其精神所聚，必須瀏覽。其中與通考門類同者，或可省。最要者：氏族略、六書略、七音略、校讎略等篇。

二十四史

通鑑通考已浩無涯，更語及彪大之二十四史，學者幾何不望而卻走。然而二十四史終不可不讀，其故有二：（一）現在既無滿意之通史，不讀二十四史，無以知先民活動之遺跡。（二）假令雖有佳的通史出現，然其書自有別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終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終久仍爲國民應讀之書。

書既應讀，而又浩瀚難讀，則如之何？吾今試爲學者擬摘讀之法數條。

一曰就書而摘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俗稱四史。其書皆大史學家一手著述，體例精嚴，且時代近古，向來學人誦習者衆，在學界之勢力與六經諸子埒。吾輩爲常識計，非一讀不可。吾希望學者將此四史之列傳全體瀏覽一過，仍摘出若干篇稍爲熟誦，以資學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若欲吾舉其目亦可，但手邊無原書，當以異日。）四史之外，則明史共認爲官修書中之最佳者，且時代最近，亦宜稍爲詳讀。

二曰就事分類而摘讀志。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則讀平準書、食貨志；欲研究音樂，則讀樂書、樂志；欲研究兵制，則讀兵志；欲研究學術史，則讀藝文志、經籍志，附以儒林傳；欲研究宗教史，則讀北魏書、釋老志。（可惜他史無之）每研究一門，則通各史此門之志而讀之。且與文獻通考之此門合讀，當其讀時，必往往發見許多

資料散見於各傳者，隨即跟蹤調查其傳以讀之。如此引申觸類，漸漸便能成爲經濟史、宗教史……等等之長編。將來薈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

三曰就人分類而摘讀傳。讀名人傳記，最能激發人志氣，且於應事接物之智慧，增長不少，古人所以貴讀史者以此。全史各傳既不能徧讀（且亦不必）則宜擇偉大人物之傳讀之，每史亦不過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研究者而擇讀。如欲研究學術史，則讀儒林傳及其他學者之專傳；欲研究文學史，則讀文苑傳及其他文學家之專傳。用此法讀志，恐只患其少，不患其多矣。

又各史之外國傳，蠻夷傳、土司傳等，包含種族史及社會學之原料最多，極有趣，吾深望學者一讀之。

廿二史劄記 趙翼著

學者讀正史之前，吾勸其一瀏覽此書。記稱「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書深得「比事」之訣。每一個題目之下，其資料皆從幾十篇傳中，零零碎碎覓出，如採花成蜜，學者能用其法以讀史，便可養成著述能力。（內中校勘文字異同之部約占三分之一，不讀亦可。）

聖武記 魏源著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著

清朝一代史蹟，至今尙無一完書可讀，最爲遺憾，姑舉此二書充數。魏默深有良史之才，聖武記爲紀事本末體裁，敘述綏服蒙古、勘定金川、撫循西藏……諸役於一事之原因結果，及其中間進行之次序，若指諸掌，實罕見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瀏覽。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蹟大概。

日本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尙可讀。（有譯本）

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著

此爲最有組織的地理書。其特長在專論形勢，以地域爲經，以史蹟爲緯，讀之不感乾燥。此書卷帙雖多，專讀其敘論（至各府止）亦不甚費力，且可引起地理學興味。

史通 劉知幾著

此書論作史方法，頗多特識，宜瀏覽。章氏文史通義性質略同，範圍較廣，已見前。

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啟超著

讀之可增史學興味，且知治史方法。

（丙）韻文書類

詩經

希望學者能全部熟讀成誦，卽不爾，亦須一大部分能舉其詞。注釋書，陳奐詩毛氏傳疏最善。

楚辭

屈宋作，宜熟讀，能成誦最佳，其餘可不讀。注釋書，朱熹楚辭集註較可。

文選

擇讀。

樂府詩集 郭茂倩編

專讀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漢古辭，以見魏六朝樂府風格，其他不必讀。

魏晉六朝人詩，宜讀以下各家。

曹子建 阮嗣宗 陶淵明 謝康樂 鮑明遠 謝玄暉

無單行集者，可用張溥漢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闈運五代詩選本。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王右丞集 孟襄陽集 韋蘇州集 高常侍集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白香山集 李義山集 王臨川集 (詩宜用李壁注本)

蘇東坡集 元遺山集 陸放翁集

以上唐、宋人詩文集

唐百家詩選 (王安石選)

宋詩鈔 (呂留良鈔)

以上唐、宋詩選本

清真詞 (周美成) 醉翁琴趣 (歐陽修) 東坡樂府 (蘇軾) 屯田集 (柳永) 淮海詞 (秦

觀) 樵歌 (朱敦儒) 稼軒詞 (辛棄疾) 後村詞 (劉克莊) 石道人詠曲 (姜夔) 碧山

詞 (王沂孫) 夢窗詞 (吳文英)

以上宋人詞集

西廂記 琵琶記 牡丹亭 桃花扇 長生殿

以上元、明、清人曲本

本門所列書，專資學者課餘諷誦，陶寫情趣之用。既非為文學專家說法，尤非為治文學史者說法，故不曰文學類，而曰韻文類。文學範圍，最少應包含古文（駢散文）及小說，吾以為苟非欲作文學專家，則無專讀小說之必要。至於古文，本不必別學，吾輩總須讀周秦諸子、左傳、國策、四史通鑑，及其關於思想、關於記載之著作，苟能多讀，自能屬文，何必格外標舉一種，名曰古文耶。故專以文鳴之文集不復錄，（其餘學問有關係之文集，散見各門）文選及韓柳王集聊附見耳。學者如必欲就文求文，無已，則姚鼐之古文辭類纂、李兆洛之駢體文鈔

會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可用也。

清人不以韻文見長，故除曲本數部外，其餘詩詞皆不復列舉。無已，則於最初期與最末期各舉詩詞家一人。吳偉業之梅村詩集與黃遵憲之人境廬詩集，成德之飲水詞與文焯之樵風樂府也。

(丁) 小學書及文法書類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著

說文通訓定聲 朱駿聲著

說文釋例 王筠著

段著爲說文正註，朱注明音與義之關係。

王著爲說文通釋，讀此三書，略可通說文矣。

經傳釋詞 王引之著

古書疑義舉例 俞樾著

文通 馬建忠著

讀此三書，可知古人語法文法。

經籍纂詁 阮元著

此書彙集各字之義訓，宜置備檢查。

文字音韻，爲清儒最擅之學，佳書林立。此僅舉入門最要之數種，若非有志研究斯學者，並此諸書不讀，亦無妨耳。

(戊) 隨意涉覽書類

學問固貴專精，又須博涉以輔之。況學者讀書尙少時，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爲何，隨意涉獵，初時並無目的，不期而引起問題，發生趣味，從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絕業者，往往而有也。吾因雜舉有用或有趣之各書，供學者自由繙閱之娛樂。

讀此者不必順葉次，亦不必求終卷者。（各書亦隨憶想所及雜舉，無復詮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乾隆間四庫館，董其事者皆一時大學者。故所作提要，最稱精審，讀之可略見各書內容，（中多偏至語亦不能免）宜先讀各部類之敘錄，其各書條下則隨意抽閱。

有所謂存目者，其書被屏，不收入四庫者也。內中頗有怪書，宜稍注意讀之。

世說新語

將管人談玄語分類纂錄，語多雋妙，可作課餘暑假之良伴侶。

水經注 酈道元 戴震校

六朝人地理專書，但多描風景，記古蹟，文辭華妙，學作小品文最適用。

文心雕龍 劉勰撰

六朝人論文書。論多精到，文亦雅麗。

大唐三藏慈恩法師傳 慧立撰

此爲玄奘法師詳傳。玄奘爲第一位留學生，爲大思想家。讀之可以增長志氣。

徐霞客遊記

霞客晚明人，實一大探險家，其書極有趣。

夢溪筆談 沈括

宋人筆記中含有科學思想者。

困學紀聞 王應麟撰 閻若璩註

宋人始爲考證學者。顧亭林曰：知錄頗仿其體。

通藝錄 程瑤田撰

清代考證家之博物書。

癸巳類稿 俞正燮撰

多爲經學以外之考證，如考棉花來歷；考婦人纏足歷史；輯李易安事蹟等，又多新穎之論，如論妒非婦人惡德等。

東塾讀書記 陳澧撰

此書僅五冊，十餘年乃成，蓋合數十條筆記之長編，乃成一條筆記之定稿，用力最爲精苦，讀之可識搜集資料及駕馭資料之方法，書中論鄭學、論朱學、論諸子、論三國，諸卷最善。

庸齋筆記 薛福成

多記清咸豐同治間掌故。

張太岳集 張居正

江陵爲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

王心齋先生全書 王艮

吾常名心齋爲平民的理學家。其人有生氣。

朱舜水遺集 朱之瑜

舜水爲日本文化之開闢人。唯一之國學輸出者。讀之可見其人格。

李恕谷文集 李瑛

恕谷爲習齋門下健將。爲文勁達。

鮎琦亭集 全祖望

集中記晚明掌故甚多。

潛研堂集 錢大昕

竹汀在清儒中最博洽者。其對倫理問題，亦頗有新論。

述學 汪中

容甫爲治諸子學之先登者。其文格在漢晉間，極適美。

洪北江集 洪亮吉

北江之學，長於地理。其小品駢體文，描寫景物，美不可言。

定齋文集 龔自珍

吾少時心醉此集，今頗厭之。

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

胡文忠公集 胡林翼

右二集信札最可讀，讀之見其治事條理及朋友風義。曾滌生文章尤美，桐城派之大成。

茗溪漁隱叢話 胡仔

叢話中資料頗豐富

詞苑叢談 徐鉉

唯一之詞話，頗有趣。

語石 葉昌熾

以科學方法治金石學，極有價值。

書林清話 葉德輝

論列書源流及藏書掌故，甚好。

廣藝舟雙楫 康有爲

論寫字，極精博，文章極美。

劇說 焦循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

二書論戲劇，極好。

既謂之涉覽，自然無書不可涉，無書不可覽，本不能臚舉書目，若舉之非累數十紙不可。右所列不倫不類之寥寥十餘種，隨雜憶所及，當坐譚耳。若緝以義例，則笑絕冠纓矣。（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

附錄 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

右所列五項，倘能依法讀之，則國學根柢略立，可以爲將來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讀。

今再爲擬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書 易經 書經 詩經 禮記 左傳 老子 墨子 莊子 荀子 韓非子 戰國策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資治通鑑 (或通鑑記事本末) 宋元明史記事本末 楚辭 文選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白香山集 其他詞曲集 隨所好選讀數種。
 以上各書，無論學鑽、學工程……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爲中國學人矣。

客觀的研究國學方法

胡樸安

余嘗有宣言，研究國學之方法有二：其一，卽以客觀的研究，爲整理國學之方法。夫國學之範圍頗廣，欲得詳密之整理條例，必將國學分門別類，各定一精嚴之整理方法而後可。然此方法之決定，斷非一人之力所能任；蓋學非專門，必不能得其精細也。然大要之整理方法，可以預定。茲以個人之意見，定一整理國學之大要方法二條如下：

- 一、以結帳式之整理，以求國學之統系。
- 二、以摘要式之整理，以求國學之精粹。

何謂結帳式整理——中國各種學問，皆是散漫無紀；自有書籍以來，未有一種書籍，可以包括一種學問而無遺者也。茲以小學爲例：段、王、朱、桂之書，可謂比較的稍有結束，然而只是一家之學；如語以小學之全，相去奚翅倍蓰？所以關於小學之整理，當合各家小家之著述，去其重複，合爲一編，其是非精粗，姑且置之不問，所謂結帳者，必先開帳也。迨編纂旣成，然後是非精粗，可以憑藉此編，而爲一度之結束。其他各種學問，胥如是也。

何謂摘要式整理——中國書籍，浩如煙海，然而一書之中，求其最精要者，往往十不獲一，或且百不獲一，而

又糅雜紛亂，律以最近學問門類，鮮有一種書籍專述一種學問者。若不爲摘要式之整理，則精粹將埋沒於糠粃之中而不顯，讀者亦苦用力多而獲益少也。摘要式之整理，即將每一種書，摘其最精要之處，貫穿而條理之，但有最要之條件，須以各書還其本來面目，不可以私意亂之也。

以上二條，特發凡於此，願與世之抱整理國學之宏願者加以討論；然後定一詳密精嚴之方法，以爲整理國學之標準。（國學彙編）

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

朱希祖

我們現在講學問，把古今書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學、社會學的方法來治學問。換一句話講，就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治學問。譬如治生物學，對於最下等生物之細菌，與最高等生物之猿，一樣的重要看待；又如治社會學，對於極下等社會之原人，與最高等社會之文明人，亦一樣的重要看待。只要闡明他進化的跡，發見他變遷的理，順自然之法則，略加說明，不必橫生議論，硬斷是非。人家看了，自然而然他的精神會達到進化最高之點，潛移默化。省卻了許多閒爭執。這是世界上最經濟的事業。我們中國古書中屬於歷史的、哲學的、文學的，以及各項政治、法律、禮教、風俗，與夫建築、製造等事，皆當由今日以前的古書中抽尋出來，用科學的方法立於客觀地位整理，拿來與外國的學問比較比較，或供世人講科學的材料。其中最古的書籍，格外難治，尤當慎重，斷不可用主觀的方法，合於自己心理的算是真的，不合自己心理的算是假的；非的合於自己心理的便要採用，不合於自己心理的便要摧棄。方今治科學的方法，最要者是分析、比較、綜合；而尤要者在乎經驗。所講的事實，若未曾經驗，但憑傳說，往往流於臆測；雖有分析、比較、綜合種種方法，他的基礎已不鞏固，是容易爲人摧破的。所以我們治古書的方法，第一亦在乎經驗，苟至無可經驗，要用推測，亦須

用已經經驗的事來推測，乃不致於武斷。

我們中國最古的書籍，就是幾部經書。治經的方法，就有二派：一派是今文家，一派是古文家。此二派治學之目的，固是不同；今文家要講得義理圓滿，略似乎外國的歷史哲學派；古文家要講得事實確鑿，略似乎外國的考古學派。然而外國歷史哲學派與考古學派，不但不相衝突，且互相發明。中國今文家、古文家往往互相衝突，這個緣故，就是治學問出發點的方法不同了。外國無論歷史哲學派、考古學派，他的出發點皆注重經驗方法，雖至無可經驗之時，亦必拿經驗的事實來推測。中國古文家重經驗，亦重推測；今文家不重經驗，但重推測。不重經驗的推測，實在不可叫做推測；只可叫做臆測。臆測之時，但有主觀而無客觀，是治學的最大毛病。我今試舉一例，以比較今文家、古文家治學的方法不同。

講古文者問於講今文者曰：周禮你們以為偽的，不必說了，儀禮你們以為真的麼？

講今文者曰：（下文講今文者曰：講古文者曰：省略為古曰：今日曰：）儀禮是真的。

古曰：詩經是今古文家多以為真的，不必說了；但今文家說關雎，以為刺康王傷始亂而作，古文家以為關雎言后妃之德，何以見得如此？因儀禮鄉飲酒禮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燕禮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儀禮是周初所定的禮，故言文王后妃較是言刺康王，與儀禮不相合。

今日：儀禮是孔子采三代之禮，參以己意定的，並非周初頒行的禮。古人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蓋詩、書皆為孔子所刪，中間亦有孔子自作的，譬如姚姬傳古文辭類纂，所以堯典必係孔子自作的了；禮、樂亦為孔子所定，譬如朱文公家禮，所以歌關雎，亦是孔子的意思。今文家言關雎、刺康王，與儀禮並不相背謬。

古曰：儀禮是孔子定的，並非周初頒行的禮，這個證據在什麼地方？

今日：試舉一例，就可以證明。譬如儀禮喪服經有三年之喪，全是孔子開始定的；古人並未有過這禮，所以晏

子、墨子等大都反對這禮。此儒家的特制，所以他家大都反對。不但如此，孔子的弟子即欲反對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可見孔子新定三年之喪，所以宰我據理直爭，以爲期可已矣。我今再舉一確證與你看。孟子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孟子，孟子告以行三年之喪。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鄒魯最講究禮法，尚且無行三年之喪者，可見三年之喪是古人並未自過，這制度全是儒家孔子首創的了。孔子未創三年之喪以前，當時最隆之禮，不過期月，故宰我言期可已矣。荀子禮論亦言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這不是期爲最重的喪禮嗎？照此看來，三年之喪既是孔子新定的，是儀禮必爲孔子所自定的了。儀禮既爲孔子自定，則尙書詩經易經亦必爲孔子自選自作的了。

古曰：你們既以論語爲證，是論語必爲你們所信爲真的。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既畢，孔子又謂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子既謂三年之喪爲天下之通喪，是非孔子所定的可知。

今日孔子之言是靠不住的，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今古文家辯論至此，古文家遂不能辯了，以爲他們總是合於自己心理的書以爲真的，不合於自己心理的書以爲假的；而且一部書中，或一章書中，合於自己心理的乃是真的，不合於自己心理的乃是假的。所以左氏春秋傳全部書是假的，不容說了，尙書論語孟子荀子不合他心理的這幾篇幾句亦有假的了。照此說來，古今來無論什麼書大都是假的，真的書中亦大都一半真一半假的，是無容辯得了。

若照古文家看來，上列今文家末了這兩段說話，將他根據駁倒，極是容易的事，只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破了，今約舉如下：

今文家既言六藝皆爲孔子所自定自作，故舉六藝之言以駁今文家，今文家不受也。若論語、孟子、荀子，從前今文家亦認以爲全書是真的，今卽據以爲證。

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可已矣，今文家信爲真的，本章下文，子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同在一章內，亦必是真的。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同在一部書內，亦必是真的。」

孟子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今文家信爲真的。本章上文，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同在一章內，亦必是真的。且可見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一語，是言現在久不行三年之喪，至於子之身而反先君之行爲復行古禮，不可。可見三年之喪，三代共行，春秋戰國漸漸不行三年之喪，孔子是主張復古的，所以當時人多與他反對了。孟子又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又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崩，三年之喪畢……禹崩，三年之喪畢。同在一部書內，亦必是真的。

荀子至親以期斷，今文家信爲真的。本篇上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下文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又云：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同在一篇內，亦必是真的。

據上所引，今文家所說豈非自相矛盾？然而今文家必不認錯，必以爲他所引的是真，古文家所引的是僞。再照古文家看來，論語中孔子所說的話，是他們弟子所記，必可信以爲真，漢以來今文家亦信論語是真的，今宜據孔子所自說的話取爲證據，必較戰國兩漢人的傳說更爲可信。

論語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

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近時今文家言易，是孔子作的，十翼是孔子弟子作的。案，孔子自己作易，而自己學之，又欲期時人盡能占之，恐無此理。

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近時今文家言尚書是孔子所刪定，間有他自己作的。案，孔子自己作書，即欲引證以難，或人恐無此理。

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又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近時今文家言儀禮是孔子自己新定的禮，並非周初頒行的禮。案，昭公所知之禮，必爲周禮，孔子自言吾從周，則儀禮必爲周禮中一部分可知。

今文家最信的是中庸。中庸言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若照上文，今文家所說，孔子自己議禮、制度、考文，豈非自相矛盾嗎？要曉得孔子治學的方法，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論語上說得明明白白，斷斷不會照今文家所說，隨便亂作的。

尚書爲孔子所刪定，從前今文家亦以爲真自古人傳下來的。近時今文家則謂尚書中有孔子自作的，如姚姬傳之刪定古文辭類纂案，姚姬傳古文辭類纂有所棄取，則有之，妄將古人所作的文，隨意竄改，或自作一篇，雜於古人文內，以亂其真，則亦未聞有此事。今文家以三年之喪爲孔子自定的新禮，見堯典有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與他的說不合，遂以堯典爲孔子自己作的；見儀禮喪服亦有三年之喪，與他的說不合，遂以儀禮爲孔子自己定的。照此說來，孔子因欲定三年之喪，遂不惜假造古人已行三年之喪的故事來騙時人，是孔子就是第一個偽造古書的人了。從前今文家疑史記是半真半假，閻割史記（史記中除十篇有錄無書，是後人所補的；再除武帝以後事蹟，是後人所附錄的；其餘真偽，亦未可妄斷。）現在今文家更進而欲閹割論語、孟子、荀子。從前今文家疑劉歆偽造古書，現在今文家更進而疑孔子偽造古書。今文

家自己的根據既已打破，仍欲講孔子如何制作，如何張三世，如何是據亂、昇平、大同，豈非全是空中樓閣。與漢代今文家所謂孔子爲漢制法，孔子端門受命諸說，有何以異？

上舉今文家、古文家相辯之例，兩家治學出發點的方法論，絕然不同；故其結果，自然絕不相同，固不足怪。不但中國治經如此，外國治哲學亦是如此。哲學家因出發點的認識論絕然不同，故其結果亦絕不相同。譬如唯理派言哲學，偏重理想，往往牽涉神學，流於臆說。今文家言經學，亦偏重理想，往往牽涉陰陽家，流於臆說。經驗派言哲學，必根據經驗，打破一切傳說。古文家言經學，亦必根據經驗，打破一切傳說。方今經驗派根據生物學以治哲學，主一元論，其理較勝，故言哲學者，其出發點的認識論，不可不爲先決問題。治中國經學者，其出發點的方法論，亦不可不爲先決問題。照鄙見看來，他們哲學家但言道理，尚不可不憑經驗，治古書者欲講事實，更不可不憑經驗了。

欲講經驗，不可不用科學的方法，卽不可不用論理學的方法。論理學判斷一案，必須先立前提；其前提必須如因明學所謂立敵共許。今略立條例如下：

(壹) 講古書必須有證據爲前提，不可妄下無證據的判斷。

(1) 所舉證據，不可以後證前；古書中無明文，今文家、古文家的傳說，一概排除。

(2) 所舉證據，須在今文家、古文家共信的書中。

(3) 所舉證據，須求普遍的；在今文家、古文家共信的書中，全然一致，無自相矛盾之誤。

據立敵共許的原則，則用今文家無證據的傳說，強古文家相信，古文家必不許；反之亦然。現在要講明這幾部最古的書，必舉今、古文家所共信的書來作根據。如周官、左傳、國語，今文家不信的，大小戴禮記、公羊穀梁傳，古文家不信的，皆不可爲證。爾雅爲後起之書，亦不可爲證。戰國、兩漢的子書傳記，更不可爲證。

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零五篇，禮十七篇。此四部書，今古文家皆以爲真的，所不同者，唯字義有本假，大致是相同的。儀禮中之傳與記，詩書之序，亦除去與禮記同等看待。

孔子的春秋，古文分爲十二篇，今文分爲十一卷。孔子門弟子所記的論語，古文二十一篇，今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今本二十篇。考經，古文二十二章，今文十八章。此皆分卷分章不同，其大致亦相同。今古文家皆以爲真的。

以上所舉七部書，今古文家既皆以爲真，欲講明古事古義，必舉此七書以爲證，乃可信以爲真。七書無明文，姑從闕疑，不可臆說。有明文的，先定其綱領，繼用分析之法，繼用比較之法，（有不同的，作爲異說，並條列之，不可無證妄斷。）繼用綜合之法，務將春秋以前社會真相表現出來。

（貳）上列最古之書七部，就各項學術分治，經學之名，亦須捐除。

（一）屬於文學者，須觀察其時代精神，不必注重考據。

（二）屬於哲學及各項學術者，須憑當時確實的言語，不可從事實中妄事臆測。

（三）屬於歷史及各項制度者，先須考核事實，用分析比較綜合的方法，順序排比；然後以歷史哲學及法制經濟等科學的眼光說明之，不合於事實的空議論，一概排斥。

詩三百篇，用治文學的方法去觀察當時社會的現象及心理，不拘今古文家之成說，但憑文字上所表現者。例如重男輕女，多妻主義，多子主義，女子貴貞潔，賤妒忌，其他若信鬼神祭祀，重耕牧織紉，傷兵役，悲別離，考察人生性情所流露，不沾沾於某詩爲某人而作。（詩與小說，性質相等。如紅樓夢一書，只要知其何時作，就可以觀察當時社會現象及心理，不必考其爲某人而作。）

易則用治哲學的方法去觀察，但須用廣義的哲學論語，孝經，易傳，爲孔子的哲學所散見。老子一書，古今人

皆以爲真的，且與孔子同時；經學之名既解散，老子自當加入春秋時哲學書中。他若鬻子、太公、管仲之書，多爲戰國人僞託，不列此數。

尚書儀禮春秋，用治史學的方法去觀察，惟須先分析排比，然後綜合整理；繼乃用歷史、哲學說明。山海經、周書，疑信參半，亦不列此數。

以上三項書籍，亦有相互的關係。如言文學、哲學者，非無與尚書、儀禮、春秋相關係；反之亦然。

經學之名，何以必須排除呢？因爲經之本義，是爲絲編，本無出奇的意義。但後人稱經，是有天經地義，不可移易的意義，是不許人違背的一種名詞。例如孝經一書，照班固藝文志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其後墨家有經，道家有經。（荀子引道經，漢書藝文志有老子、韓非、經傳、傅氏、經說、徐氏、經說。）易詩書禮樂春秋，因爲孔子所傳的，儒家亦尊之爲六經，蓋崇奉其人其書，皆有天經地義，不可移易的意義，故各稱之爲經。不但儒家等如此，即佛教、回教等，各自崇奉教主，亦稱其書爲經。他們看得教主的經，亦是天經地義，不可移易的，須要傳之萬世，不許違背，所以經是永遠使人不許獨立進步的。我們治古書，卻不當作教主的經典看待。況且易詩書禮，本非孔子一家之物，春秋以前的書，本非孔子一人所壟斷的。

今文家講經，正是用那崇奉教主的辦法，以爲六經是孔子一人的經典，所以弄出兩種弊病來了：其一流爲科舉的弊病，其一流爲教會的弊病。

今文家說經，必須在經文以外立義，所謂微言大義就是了。孔子所未說的，必須代他說明。蓋漢代博士、教弟子射策決科，勢必如是；加以陳古諷今，斷章取義，往往牽附時事以立言。以春秋講災異、決獄訟、三百篇當諫書；尤其章著者，加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故同是說孔子，漢魏六朝與唐宋元明，其面目代各不同。宋以後經義八股，代聖賢立言，即今文家之變相者。（漢以陰陽家附會經學，宋以佛經附會經學，合於己意則是，不合則非。故

宋人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顧命，黜詩之序，甚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已說，而無實證者甚多；清代今文家，拾其唾餘，故宋學與今文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其結果疏陋無學，任意是非，目空一切，篤實如科學等，斷不能入其意。清代古文家，尙有治水地器械天算之學，兼治西算者，今文家大抵不屑治實學，這就是明證了。

今文家說經，必說得孔子學貫天人，超絕今古，六經皆是孔子所作；甚者且謂中國文字，亦是孔子造的；孔子以前，無文字書籍；孔子至聖，實爲中國之教主，中國人絕對宜服從的；名教綱常之說，實與宇宙同其悠久，永不變易的。現今西洋學說，傳至中國，恐至搖動其教，所以主張孔教，必須立教會傳布；孔教必爭至立爲國教，定於憲法；學校內必須讀經。老實說句話，在今文家看來，孔子的五經，古文就是孔教的新約全書；今文就是孔教的舊約全書了；今文家的魁首，就要作教王了。

現在我把整理最古書籍的方法論，已說完了。春秋以前的書，既已考着實，理清楚，然後再用此等方法去整理戰國及兩漢的書籍，其間屬於文學、哲學的，不過有是非上的爭執，（亦有真僞問題，然較他種書籍易辨。）只要還他一個真面目，尙較易整理；屬於歷史的，兼有真僞上的爭執，如左傳、國語、周書、史記、周禮、大小戴禮記，最難整理。然而亦有方法：

（1）戰國以前的事實，凡合乎上列八書者，爲真；不合者，或爲異說，或爲僞書。（書真而說間有異者，爲異說；全書皆僞，爲僞書。）

（2）歷史的義理，誰家所說，卽爲誰家的哲學或政論。

（3）如周禮、王制等，若以上列八書證明是僞，卽考明此書出於何時，卽定爲何時的政論或政策；其他一切僞書，皆須考明出於何時。關於文學的，卽定爲那時的文學；關於哲學的，卽定爲那時的哲學。蓋僞造亦有

偽造的學說，亦不可一概抹煞。

兩漢以下迄於今的書籍，其整理方法，亦不外是。總之，一概須平等看待。高文典策，與夫歌謠小說，一樣的重要。用科學的方法整理起來，雖後世帶假面具的文史，其真情亦自難逃躲。我的議論，雖然似偏重古文，看輕今文，然我所棄取的，不過古文家治學的方法重實證，較勝於今文家罷了。其實古文家繁瑣紛紜，博而寡要，這就是有了經驗，不知分析，比較綜合的毛病，我亦要反對的。今文家治學的方法，抱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主義，不知孟子所謂我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信不定的前提，全憑自己主觀方面的理想。孟子平日主張殺一無罪，非仁也；孟子深信武王為至仁，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不知紂雖無道，亦有死黨，前徒倒戈，死黨豈無抗拒者，血流漂杵，亦是尋常事。若以此法臆測天下事，合於自己心理的，即為可信；不合於自己心理的，即為不可信；則古今來書籍，無有一部可以全信的，部部書都要割割了。充其量，只有自己的書可信，他人的書皆不可信。（論到此點，其實只有書之是非問題，已無書之真偽問題；今文家往往以是非問題，武斷為真偽問題。）而且不用科學的方法，為求真理的立腳點，則心思漂泊無定，是非既無定見，前後必不一致；往往今日的我，有與前日的我相衝突者；則前日的我，亦不可信了。所以空想家的弊病，其結果是不要讀書的。漢、清今文家及宋、明理學家的末流，大都如是。照此看來，所以講學讀書的方法，不可不先決定的。（北京大學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論讀書之方法

陳鐘凡

研治古書，應審諦者約有九事：一曰，別真偽。二曰，識途徑。三曰，明詁訓。四曰，辨章句。五曰，考故實。六曰，通條理。七曰，治經宜知家法。八曰，治史應詳察事實。九曰，治諸子應知流別。前二者言應讀何書，次三者言依何法讀書。

後四者則言讀書後所應審察之事析論略如左方

一曰別真偽。古代簡冊雖重，人鮮著書，後世節錄其詞，是曰追述。伏羲十言之教，三五墳典之遺，胥是物也。若神農、黃帝之書，風后、力牧、封胡、鬼臾區之作，則並習其學者所依託。班氏志藝文已明著之矣。炎漢以來，識緯祕書，逸書逸禮，莫不附諸孔氏以爲重。由是王肅之家語，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尉出不窮，充塞四部。致讀者迷於鑑別，情僞不分，淆亂學術，弊何可言。幸唐宋後學者勇於疑古，發覆摘姦，不遺餘力。如柳宗元之辨鷓，冠子、列子、歐陽修之疑繫辭、梅賾、閻若璩、惠棟等之疏證古文尚書，胡渭、張惠言之辨晰易圖，姚際恆之考訂古今僞籍，雖所言未能盡允，其區分真贋，昭示來茲，使一切附會之言，莫不證定，厥功偉矣。張之洞曰：「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去其十之八九。」（翰軒語）信哉斯說！今之學者披覽古籍，不致費無益之心思，易收會通之實效者，前儒之厚賜也。

二曰識途徑。學有本末，事有終始，循序而求，獲益易見。躐等以進，必致迂回。故張之洞曰：「汎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因類以求，各有專注。決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卽師也。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卽略知學問門徑矣。析而言之，四庫提要爲羣書之門徑。漢學師承記爲經學之門徑。小學考爲小學之門徑。音學五書爲韻學之門徑。史通爲史學之門徑。歷代帝王表爲讀史之門徑。古今僞書考爲讀諸子之門徑。文心雕龍詩品爲詩文之門徑。聲調譜說詩粹語四六叢話歷代賦話爲詩賦四六之門徑。書譜續書譜藝舟雙楫爲學書之門徑。」按張說猶有未備，茲更略舉治經史諸子詞章必修之書，用備省覽。

班固漢書藝文志王應麟考證王先謙補注顧炎武講疏 隋書經籍志章宗源考證 劉向七略別錄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阮孝
緒七錄書目孫星衍續古文苑及嚴氏全六朝文中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 文選注引書目嚴可均全漢文中並有輯本 三國志注引書目廿

史記 太平御覽引書目上列三書可補隋志及南北史之遺 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宋史藝文志 元史藝文志

明史藝文志張廷玉等撰 錢大昕補續漢書藝文志中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上 三國志藝文志上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上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上 倪燦宋史藝文志上 又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上 金

門詔補三史藝文志上 顧懷三補後漢書藝文志 五代史藝文志二種金陵叢書本 吳士鑑補晉書藝文志 晁

公武郡齋讀書志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通志藝文略 通考經籍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簡明日

錄 張之洞書目答問 楊守敬叢書舉要 章學誠校讎通義 姚際恆古今僞書考 顧炎武日知錄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陳澧東塾讀書記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

以上學術流別及目錄學之書

許慎說文解字徐鉉校定本徐鉉繫傳黎永椿通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王筠說文釋例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 苗夔

說文建首句讀表苗氏四種本便於記部首先後 王國維戲壽堂龜文攷釋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 孫詒讓古籀拾遺

契文學例 名原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 殷商貞卜文字考 章炳麟小學答問章氏叢書 劉師培古本字

考 廣韻古逸叢書本 韻鏡同上 四聲等子 切韻指掌圖墨海金華本 陳澧切韻考 切韻考外篇東塾叢書 顧炎武音

學五書 江永音學辨微神州國光社影印自寫本 古韻標準每正叢書本 四聲切韻表同 戴震聲韻考戴氏叢書 聲類表同上 段

玉裁六書音韻表附說文注後 嚴可均說文聲類續經解中 孔廣森詩聲類同上 章炳麟文始章氏叢書 成均圖國故論衡中 郝

懿行爾疋義疏 邵晉涵爾疋正義 陳玉澍爾疋釋例 王念孫廣疋疏證 戴震方言疏證 江聲釋名

疏證 章炳麟新方言 阮元經籍纂詁 謝啓昆小學考 劉洪助字辨略 王引之經傳釋詞王氏五種

中經義述聞通論同上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春在堂叢書及續經解本 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國粹學報中 補 馬建忠馬氏文通

以上文字學及詞例之書

江藩漢學師承記 朱彝尊經義考 皮錫瑞經學歷史 廖平古今學考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 王引

之經義述聞王氏五種本 陳立白虎通說證 十三經注疏 阮元十三經校勘記 李鼎祚周易集解雅雨堂本

本孫星衍周易集解粵正叢書本 惠棟易例 易漢學 周易述 易微言學海堂本 江藩周易述補同上 張惠言周易

虞氏義 虞氏消息 虞氏易禮 虞氏易事 易言 易說 易圖條辨皆何全 胡渭易圖明辨 焦循周

易補疏 姚配中周易姚氏義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學海堂本 王鳴盛尚書

後案學海堂本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同上 丁晏尚書餘論顧志齋叢書本 陳奂毛氏傳疏 馬瑞辰毛氏傳箋通釋 胡承

珙毛詩後箋 陳啓源毛詩稽古篇 陳壽祺三家詩遺說考 陳喬樞四家詩異文考 陳玉澍毛詩異文

箋南菁書院叢書中 孫詒讓周禮正義 張惠言儀禮圖 凌廷堪禮經釋例學海堂本 胡培暉儀禮正義 胡承珙禮

古今文疏義 段玉裁儀禮漢續考 孔廣森大戴禮書補注 金榜禮箋 秦蕙田五禮通考 徐乾學禮

禮通考 黃以周禮書通故 李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 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 劉師培春秋左氏傳略

例 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學海堂本 莊存與春秋正辭同上 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同上 公羊何氏解詁箋同上 王代

豐春秋例表 許桂林穀梁釋例 廖平穀梁古義疏 劉寶楠論語正義 焦循孟子正義 朱曾右周書

集訓校釋 國語韋昭注顧廣圻校本

以上經學類書

二十四史五局合刻本 同文書局 梁玉繩史記志疑 王先謙漢書補注 惠棟後漢書補注 司馬光資治

通鑑 畢沅續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朱熹凡例 趙師淵前編 袁樞通鑑記事本末 陳邦瞻宋史記事本末

元史紀事本末 杜佑通典 鄭樵通志 馬端臨文獻通考 續三通 劉知幾史通通釋 高似孫史

略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 鄺道元水經注戴震校本 王先

顯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李兆洛李氏五種 楊守敬歷代地理沿革圖 又水經注圖自刻珠墨 盧彤中國歷

史戰爭形勢圖 此太原在今陝西東部虛誤以爲山西

以上史學類書

老子王弼注 附陸德明釋文 焦竑老子翼 附老異金陵 莊子郭象注 附陸氏音義世德 王先謙莊子集釋 湖

郭慶藩莊子集解 同管子 續補浙局刻 章炳麟管子餘義 中 荀子楊倞注 浙局刻 王先謙荀子集解 湖

墨子 附局刻 孫詒讓墨子閒詁 韓非子 附顧千里識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湖 商君書 嚴萬里校本 尹

文子 山開叢書中 公孫龍子 上 尸子 汪繼培輯本 津館叢書中 鄧析子 刻本 孫子十家注 本 浙局刻 吳子

津館叢書中 呂氏春秋高誘注 刻本 淮南子 校本 列子張湛注 校本 揚子法言 注 王充論衡 四部叢

明通津 王符潛夫論 述古堂本 桓譚新論 問經堂 劉劭人物志 叢書本 葛洪抱朴子 孫星衍校 顏之推

顏氏家訓 堂本 劉義慶世說新語 紛欣閣及袁氏刻本 僧祐宏明集 金陵刻 道宣廣弘明集 四部叢刊

黃宗羲宋元學案 定本 又明儒學案 上 唐鑑國朝學案小識 二程全書 朱子語類 王陽明傳習錄

戴望顏氏學記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 原善 章炳麟國故論衡下 檢論 章氏叢 高似孫子略 學津討

王念孫讀書雜誌 王氏五 俞樾諸子平議 護書中 孫詒讓札迻

以上諸子學書

古文苑 蘇州 孫星衍續古文苑 館本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晉南北朝文 姚鉉唐文粹 頤廣圻 馮惟訥

詩紀 馮衍詩紀匡謬 齊本 全唐詩 吳之振宋詩鈔 朱彝尊詞綜 毛晉宋六十名家詞 閣本 臧晉

叔元曲選 楚辭王逸注 文選李善注 姚鼐古文辭類纂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 王闓運八代文粹

李兆洛駢體文鈔 張惠言七十家詩鈔 王闓運八代詩選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 張惠言詞選 周

李兆洛駢體文鈔 張惠言七十家詩鈔 王闓運八代詩選 曾國藩十八家詩鈔 張惠言詞選 周

密絕妙好詞 爲仁義 魏文心離龍 鍾麟詩品 趙執信 徐鼎 沈義父 樂

府指迷 張炎詞源 萬樹詞律 曲品 高奕傳奇品 孫梅四六叢話

以上文學書

三曰明詁訓 昔孔子對魯哀公言：「爾正觀古，可以辨言。」西周曰：「讀應爾正，古語可知。」爾正，所以通詁訓之指歸，總絕代之離詞，辨同異而殊號者也。學者不以此爲淺薄，而可以識古語者，顧詁訓雖以詮釋字義爲主，而與字形、字音關係至切。蓋六書中「象形」、「指事」二者，義寓於形。「會義」者，合數形以見義。故言字義者，必辨字形。「形聲」之例，義起於右傍之聲。「假借」則依聲託事，兩者並義關於聲。更有所謂「通假」者，古人於音同、音近、音轉之字，任意通用。鄭玄所謂「其始事也，卒無（應作忘）其字，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於茲遂生。」歷世綿邈，學者致迷其原，則更非就聲韻通轉以求，不能識其本字也。說文解字以說明本義爲宗，羣書中文字義訓之不合於說文者，多屬通假。郝懿行、爾正、義疏、段玉裁說文注、錢大昕說文答問，並由通假字推求本字。宋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更暢發之。但朱氏僅求之於同韻，不知求之於同聲也。近人劉君古本、章君小學、答問、甄明乃衆，是有詁訓與音韻之關係。學者誠非溝通說文、爾正、廣韻三者，不足以言詁訓，卽未由通古語，讀古書也。

四曰辨章句 古書難讀，非僅義訓不同已也，其詞例之差異，學者尤應加之意焉。俞樾嘗謂：「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以讀周秦兩漢之書，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諒哉斯言！古今語法之差別，未可強同。執今日恆用之詞，以例古人，與執域外之詞，以例中國，扞格之處，勢所難免。則陳古今之詞例，辨異同之所自，又讀古書者之急務矣。昔王引之經傳釋詞，經義述聞，通說既詳爲剖析。孫經世釋詞附錄，吳昌瑩經詞衍釋，又多所補苴。至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則立之科條，明其類例，所稱舉者，無慮百數十條。綜其綱要，則有省文、複文、

倒文、變文、四端。學者統諸家之說，觸類旁通，於古人微言奧義，庶乎隱不昭晰，再進而求其章旨。禮樂記言：「離經辨志。」黃以周謂：「辨志者辨其章旨而標識之也。詩周南本作一什，關雎之後，卽經葛覃，學者以其志趣不同，分之爲篇，別之以章，題曰關雎幾章，葛覃幾章，題卽標識之謂也。而云一辨一者，章法無一定，任學者自分之。闕宮之分章，至今無定說。毛詩分周頌桓棗爲兩篇，據左傳桓爲大武之六章，棗爲大武之三章，是篇第之標識亦有不同矣。禮經散佚已多，今傳士禮十七篇，注家於每篇中分別其章，標識其目，亦辨志之事。今諸經章句，注家標識大半已明。若初學讀史記漢書，用離經辨志法，令之點句畫段，標明大旨，一展視之，便知其用意之淺深，洵良法也。」按章句之學，發明於子夏，遵用於漢儒，後人或以絲苛破碎譏之，竊以爲讀古書者必明之定術也。世有比附古說，妄逞怪迂之談，不求義理之當者，必章句不明，望文生訓，遺之害也。明章句乃讀書之門徑，固不足以言顯學。然安有句讀不辨，章旨不明，而可與之進談學術者哉。

五曰考故實。張之洞曰：「漢學所要者二：一曰音讀訓詁，一曰考據事實。音訓明，方知此字爲何語。考據確，方知此物爲何物。此事爲何事。此人爲何人。然後知聖賢此言是何意義。不然，空談臆說，望文生義，卽或有理，亦所謂郢書燕說耳。譬如晉人與楚人語，不通其方言，豈能知其意中事。不問其姓氏里居，豈能斷其人之行誼如何耶？」（輟軒語）按張意讀古書必考明故實，其信然矣。抑古書傳說，每有傳聞異辭，事跡乖謬，不可盡信者，則尤學者之所當加意者也。顧炎武曰：「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本有三晉。輟軒語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呂氏春秋『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號古出見扁鵲於中關』。其時號亡已久。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恒侯』。一曰

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書：「智鄰王。」智鄰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子。」管子：「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之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日知錄）凡此皆按諸時代而知其誤謬者也。又曰：「墨子。」文王舉閔天，秦顛於罽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大公之誤。呂氏春秋：「箕子窮於海，范蠡流於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舍尹子文之誤。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易林：「貞良得顯，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後魏陶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賈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置，虎振周王鬪。」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怍。」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日知錄）凡此並以人名類似而致誤者也。綜斯諸繆，隋書以前載籍已然。若近世類書之不考原文，任情排比，其移甲爲乙，錯後置前，遺謬益宏。學者非參驗稽決，重加考訂，何足以明故實之情，僞辨羣言之真妄者哉。

六曰通條理。荀卿言：「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勸學）戴記曰：「古之學者比物醜類。」（學記）是故研治學術，必解其紛縷，立之條例，乃能鉤玄提要，以標其綱，遠紹旁搜，以覘其信。非僅尋章摘句，津津於點識平判之末，所能畢事也。國學條理繁密，舉其宏綱，則治文字學者，宜知古文籀篆之變遷，六書例略，詁訓條例，古今聲韻之分合及其通轉也。治經學者，宜知羣經原流，傳授之師承派別，諸經通義及各經大義也。治諸子學者，應知周秦諸家之流別及其學說大旨，兩漢儒術道學之興衰，魏晉六代玄談概略，及宋元以來理學之派別也。

治史學者，應知歷代政教隆污，國勢消長，輿域廣狹，民族強弱，皆有其時，有其地。治文學者，應知古今詞例，文章法式，文體流變，歷代文人事跡及其述造也。若分科以求，謂夏商周方被持較遠，而精粗不同，長短互見，然董而理之，各有條貫。學者本此宏綱，剖析古今學術，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雖復範圍廣博，亦不慮其漫羨無歸。苟部次不辨，條理不知，拉雜以求，將日陷於迷惘，終莫得其指歸。譬彼舟流，靡知所屆，亦何取焉。茲更就治經史諸子之條理，分別論之。

七日治經宜知家法。先秦以前，學者傳經，實憑口耳，至西漢方著竹帛。時齊魯兩派並立，學官而說多乖異。民間復有古文之傳，視兩家又特異焉。迨孔壁古文經發見，學者多據此以難今師，至劉歆其說愈顯。世以壁經皆古字，別於今文，號曰古經。加博士以今字，古文今文之名遂由此立。兩者匪直文字互殊，章句詁訓各異，至典章制度亦復彼此不同。舉例言之，古文封建之制，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凡五等。今文則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凡三等也。古一甸出一車，今十井出一車。古六卿，大夫十員，無定數。今公卿大夫士皆三輔一也。古畿內不封國，今畿內封國也。古有世卿，無選舉。今無世卿，有選舉也。古十二年一巡守，今五年一巡守也。古天子下聘，不親迎。今天子不下聘，有親迎也。古禘天於郊，無禘祭。今禘爲時祭，有禘祭也。古天子無太廟，有明堂。今天子有太廟，無明堂也。（詳見今古學考）凡此古文典制之異於今文者，未可更僕數。學者能兼賅古今，區分異同，不相雜廁，固居上第。否則竺守一家，不事遷就，彌縫，自便私說，亦居其次。若左右采獲，志在溝通，糅合古今，妄矜斷制，則荆棘叢生，適以自擾。下焉者則盡失古今師說，逞臆以談，癡符橫眩，無本之學，更不足語於學術之林矣。

八曰治史應詳察事實。應劭曰：「天地剖分，萬物萌絳，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自是以來，載籍昭

哲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揚朱哭於歧路，劉子悲於繩素者也。——（風俗通義皇伯）夫五帝三代之記尙矣。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學者既不可得而詳，卽詩書所稱述，春秋所記錄，儒者一家之言，亦豈可盡信哉？王充曰：「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聲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講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并失其實。」（論衡正說）此孟軻所以致疑於武城劉，所以發歎於夸，劉幾慨然有疑古之作也。學者不慎爲校勘，安有不爲僞書所蒙蔽者哉！審察之道，不外謹正文字，區別文體，考核事實，則又屬諸校書之事，容下章詳論之。

九曰治諸子應知流別。先民論周秦諸子流別者，莫詳於劉略，視莊荀淮南司馬氏詳略不同。莊子天下篇、陳墨（墨翟）法（彭蒙田駢慎到）名（惠施桓團公孫龍）道（關尹老聃莊周）小說（宋鉞）五家、荀子、子非、十二子、廣及儒者（子思孟軻）司馬譚更增陰陽淮南要略，則去名小說而增雜及縱橫。劉氏又入農學，乃爲十家。去小說則稱九流。考跡晚周，儒道墨名法陰陽六家，實能自成一說。故推論先秦學派，春秋略別，儒道墨三家，戰國略如司馬氏所論六派，晚乃更有九流，其大較也。流派既明，當對異同，考變易，韓非有言：「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顯學）是同一師承，其立言未必一致也。然不同之中有其同，大異之中有不異，非抉擇精微，不足以識大同之與小異，推知萬物之畢同畢異也。諸子學不純師，其流斯異，禽滑蓋受業卜商而流爲墨家，商鞅學於尸佼而流爲法家，子產以法兼儒，其學又出於名家。荀卿之徒有韓非、李斯，又援儒而入法。凡此皆思想變遷，學術沿革之章著者，又學者所應加意者也。同異既辨，變遷既明，然後平其長短得失之所在，究其與當時及後世之影響若何，則學術之本末精粗無不明，全體大用乃可見。異乎專己守殘，固執不化，與夫課寂叩虛，逞臆妄談者矣。（古書讀校法）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

現在有許多人都說：治學間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卻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麼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績。糞同溺可以作科學的分析，西遊記、封神榜、演義可以作科學的研究。

這話固然不錯。同樣的材料，無方法便沒有成績，好方法便有好成績。例如我家裏的電話壞了，我箱子裏儘管有大學文憑，架子上儘管有經史百家，也只好束手無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電話，請電話公司派匠人來修理。匠人來了，他並沒有高深學問，從沒有夢見大學講堂是什麼樣子。但他學了修理電話的方法，一動手便知道毛病在何處，再動手便修理好了。我們有博士頭銜的人，只好站在旁邊發歎感謝。

但我們卻不可不知道這上面的說法只有片面的真理。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絕大的不同。這個道理本很平常，但現在想做學問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這個極平常而又十分重要的道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鄭重討論的必要。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築在證據之上；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參見胡適文存卷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頁二〇五——二四六。）

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成立於顧炎武、閻若璩、顧炎武的導師是陳第、閻若璩的先鋒是梅賾、陳第作毛詩古

音考（1601—1606）注重證據，每開古音有「本證」，有「旁證」，本證是毛詩中的證據，旁證是引別種古書來證毛詩。如他考「服」字，古音「逼」，共舉了本證十四條，旁證十條，臨次武的詩本音同唐韻，都用同樣的方法。詩本音於「服」字，下舉了三十二條證據，唐韻於「服」字，下舉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

梅鷟是明正德癸酉（1513）舉人，著有古文尚書考，異處用證據來證明偽古文尚書的娘家。這個方法到了閻若璩的手裏，運用更精熟了，搜羅也更豐富了，遂成爲尚書古文疏證，遂定了偽古文的鐵案。有人問閻氏的考證學方法的指要，他回答道：「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他舉孔子適周之年作例。舊說孔子適周共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一）昭公七年（水經注）

（二）昭公二十年（史記孔子世家）

（三）昭公二十四年（史記索隱）

（四）定公九年（莊子）

閻氏根據曾子問裏說，孔子從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條，用算法推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斷定孔子適周在此年。（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一百二十條。）

這都是很精密的科學方法。所以「亭林百詩之風」造成了三百年的樸學。這三百年的成績有聲韻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證學、金石學、史學，其中最精的部分都可以稱爲「科學的」。其間幾個最有成績的人，如錢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都可以稱爲科學的學者。我們回顧這三百年的中國學術，自然不能不對這班大師表示極大的敬意。

然而從梅鷟的古文尚書考異到顧頡剛的古史辨，從陳第的毛詩古音考到章炳麟的文始，方法雖是科學

的，材料卻始終是文字的。科學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紙堆裏大放光明，然而故紙的材料終究限死了科學的方法，故這三百年的學術，也只不過文字的學術，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過敗紙堆的火燄而已！

我們試回頭看看西洋學術的歷史。

當梅瑟的古文尙書考異成書之日，正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革命大著出世（1543）之時。當陳第的毛詩古音考成書的第三年（1603），荷蘭國裏有三個磨鏡工匠同時發明了望遠鏡。再過一年（1609）意大利的葛利略（Galileo）也造出了一座望遠鏡。他逐漸改良，一年之中，他的鏡子便成了歐洲最精的望遠鏡。他用這鏡子發見了木星的衛星，太陽的黑子，金星的光態，月球上的山谷。

葛利略的時代，簡單的顯微鏡早已出世了。但望遠鏡發明之後，複合的顯微鏡也跟着出來。葛利略死（1642）後二三十年，荷蘭有一位磨鏡的，名叫李文厚（Leeuwenhoek）天天用他自己做的顯微鏡看細微的東西。什麼東西他都拿出來看看，於是在簾溜水裏發見了微生物，鼻涕裏和痰唾裏也發見了微生物，陰溝臭水裏也發見了微生物。微生物學從此發達了。這個時候（1675）正是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成書的時候，閩若璣的古文尙書疏證還在著作之中。

從望遠鏡發見新天象（1609）到顯微鏡發見微菌（1675）這五六十年之間，歐洲的科學文明的創造者都出來了。試看下表：

年 數 中 國

外 國

一六〇六 陳第古音考

一六〇八

荷蘭人發明望遠鏡。

一六〇九

葛利略的望遠鏡。

解白勒 (Kepler) 發表他的火星研究，宣布行星運行的兩條定律。

一六一〇

黃宗羲生。

一六一三

顧炎武生。

一六一四

奈皮爾 (Napier) 的對數表。

一六一九

王夫之生。

解白勒的行星第三律。

一六一八——二一

解白勒著哥白尼天文學要指。

一六二三

毛奇齡生。

一六二五

費密生。

一六二六

培根死。

一六二八

用西法修新曆。

一六三〇

哈維 (Harvey) 的血液運行論。

葛利略的天文談話。

解白勒死。

一六三三

顏元生。

一六三五

閻若璩生。

一六三六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笛卡兒 (Descartes) 的方法論，發明解析幾何。

一六三八

葛利略的科學的兩新支。

一六四〇

徐霞客（宏祖）死。

一六四二

葛利略死，牛敦生。

一六四四

葛利略的弟子托里傑利（Torricelli）用水銀試驗空氣壓力，發明氣壓計的原理。

一六五五

閻若璩開始作尚書古文疏證，積三十餘年始成書。

一六五七

顧炎武註韻補。

一六六〇

廢八股。

一六六一

英國皇家學會成立。

一六六四

化學家波爾（Boyle）發表他的氣體新試驗（波爾氏律）。

一六六五

波爾的懷疑的化學師。

一六六六

牛敦發明微分學。

一六六七

顧炎武的韻種正成。

一六六八

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成。

一六六九

復八股。

一六七〇

顧炎武初刻日知錄八卷。

一六七五

李文厚用顯微鏡發見微生物。

一六七六

顧炎武日知錄自序。

我們看了這一段比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的劃分，都在這幾十年中定局了。在中國方面，除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部奇書之外，都祇是一些紙上的學問；從八股到古音的考證，固然是大進步，然而終久還是紙上的工夫。西洋學術在這幾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學的大路了。顧炎武闡若璣規定了中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面；葛利略、解白勒、波爾、牛敦規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面。

他們的方法是相同的，不過他們的材料完全不同。顧氏闡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實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鑽來鑽去，總不出這故紙堆的範圍；故三百年的中國學術的最大成績，不過是大部皇清經解而已。實物的材料無窮，故用望遠鏡觀天象，而至今還有無窮的天體不會窺見；用顯微鏡看微菌，而至今還有無數的微菌不會尋出。但大行星已添了兩座，恆星之數已添到一萬萬之外了！前幾天報上說，有人正在積極實驗同火星通信了。我們已知道許多病菌，並且已知道預防的方法了。宇宙之大，三百年中已增加了幾十萬萬倍了；平均的人壽也延長了二十年了。

然而我們的學術界還在爛紙堆裏翻我們的筋斗！

不但材料規定了學術的範圍，材料並且可以大大地影響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證學只能跟着材料走，雖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卻不能捏造材料。從文字的校勘以至歷史的考據，都只能尊重證據，卻不能創造證據。

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的方法，平常的水不會分解成輕氣、養氣；但我們用人功把水分解成輕氣和養氣，以證實水是輕氣和養氣合成的。這便是創

造不常有的情境，這便是創造新證據。

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據的方法只是被動的運用材料。自然科學的材料卻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平常不可得見的情境，逼拶出新結果來。考證家若沒有證據，便無從做考證；史家若沒有史料，便沒有歷史。自然科學家便不然。肉眼看不見的，他可以用望遠鏡，可以用顯微鏡。生長在野外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花房裏。生長在夏天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冬天。原來在身上的，他可移種在兔身上，狗身上。學生難遇的，他可以叫他天天出現在眼前；太大的，他可以縮小；整個的，他可以細細分析，複雜的，他可以化爲簡單；太少了的，他可以用人工培植增加。

故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實驗的方法也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然而因爲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的出現，也不僅僅尋求證據，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故實驗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

葛利略二十多歲時，在本地的高塔上拋下幾種重量不同的物件，看他們同時落地，證明了物體下墜的速率，並不依重量爲比例，打倒了幾千年的謬說。這便是用實驗的方法去求證據。他又做了一塊板，長十二個愛兒（每個愛兒長約四英尺），板上挖一條闊一寸的槽。他把板的一頭墊高，用一個銅球在槽裏滾下去，他先記球滾到底的時間，次記球滾到全板四分之一的時間。他證明第一個四分之一的速度最慢，需要全板時間的一半；越滾下去，速度越大。距離的相比等於時間的平方的相比。葛利略這個試驗總做了幾百次，他試過種種不同的距離，種種不同的斜度，然後斷定物體下墜的定律。這便是創造材料，創造證據。平常我們所見物體下墜，一瞬便過了，既沒有測量的機會，更沒有比較種種距離和種種斜度的機會。葛氏的試驗便是用人力造出種種可以測量，可以比較的機會。這便是新力學的基礎。

哈維研究血的循環；也是用實驗的方法。哈維會說：

我學解剖學同教授解剖學，都不是從書本子來的，是從實際解剖來的；不是從哲學家的學說上來的，是從自然界的條理上來的。（他的血液運行自序）

哈維用下等活動物來做實驗，觀察心房的跳動和血的流行。古人只解剖死動物的動脈，不知死動物的動脈管是空的。哈維試驗活動物，故能發見古人所不見的真理。他死後四年（1661）馬必吉（Malpighi）用顯微鏡看見血液運行的真狀，哈維的學說遂更無可疑了。

此外如德里傑利的試驗空氣的壓力，如牛敦的試驗白光的七色，都是實驗的方法。牛敦在暗室中放進一點日光，使他通過三稜鏡，把光放射在牆上。那一圓點的白光忽然變成了五倍大的帶子，白光變成了七色：紅、橘紅、黃、綠、藍、靛、青、紫。他再用一塊三稜鏡把第一塊三稜鏡的光收回去，便仍成圓點的白光。他試驗了許多回，又想出一個法子，把七色的光射在一塊板上，板上有小孔，只許一種顏色的光通過。板後面再用三稜鏡把每一色的光線通過，然後測量每一色光的曲折角度。他這樣試驗的結果，始知白光是曲折力不同的七種光複合成的。他的實驗遂發明了光的性質，建立了分光學的基礎。

以上隨手舉的幾條例子，都是顧炎武、閻若璩同時人的事，已可以表見材料同方法的關係了。考證的方法如有一比，比現今的法官判案，他坐在堂上靜聽兩造的律師把證據都呈上來了，他提起筆來，宣判道某一造的證據不充足，敗訴了；某一造的證據充足，勝訴了。他的職務只在評判現成的證據，他不能跳出現成的證據之外。實驗的方法也有一比，比那偵探小說裏的福爾摩斯訪案，他必須改裝微行，出外探險，造出種種機會來，使罪人不能不呈獻真憑實據。他可以不動筆，但他不能不動手動腳，去創造那通出證據的境地與機會。

結果呢？我們的考證學的方法儘管精密，只因為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只因為始終不會走上實驗的大路上去，所以我們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於人生有何益處？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雖然做學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這三百年的考證學固有一部分可算是有價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絕大的部分卻完全是枉費心思。如講周易而推翻王弼，回到漢人的一方士易；講詩經而推翻鄭樵、朱熹，回到漢人的荒謬詩說；講春秋而回到兩漢兩儒的徵言大義；——這都是開倒車的學術。

為什麼三百年的第一流聰明才智專心致力的結果，仍不過是枉費心思的開倒車呢？只因為紙上的材料不但有限，並且在那一個「古」字底下罩着許多淺陋幼稚愚妄的胡說。鑽故紙的朋友自己沒有學問眼力，卻只想尋那「去古未遠」的東西，日日「與古爲鄰」，卻不知不覺地成了與鬼爲鄰，而不自知其淺陋愚妄幼稚了！

那班崇拜兩漢陋儒方士的漢學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學精神的大師——顧炎武、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等——他們的科學成績也就有限得很。他們最精的是校勘訓詁兩種學問，至於他們最用心的聲韻之學，簡直是沒有多大成績可說。如他們費了無數心力去證明古時「支」「脂」「之」「三部」的區別，但他們到如今不能告訴我們這三部究竟有怎樣的分別。如顧炎武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到底還不值得一個廣東鄉下人的一笑，因為顧炎武始終不知道「逼」字怎樣讀法。又如三百年的古音學不能決定古代究竟有無入聲；段玉裁說古有入聲而去聲爲後起，孔廣森說入聲是江左後起之音。二百年來，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定論。卻不知這個問題不解決，則一切古韻的分部都是將錯就錯。況且依二百年來「對轉」「通轉」之說，幾乎古韻無一部不可通他部。如果部部本都可通，那還有什麼

韻部可說

三百年的紙上工夫，成績不過如此，豈不可嘆！紙上的材料本只適宜於校勘訓詁一類的紙上工作，稍稍踰越這個範圍，便要鬧笑話了。

西洋的學者，先從自然界的實物下手，造成了科學文明，工業世界，然後用他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學方法是用慣的了，實驗的習慣也養成了，所以他們的餘力便可以有驚人的成績。在音韻學的方面，一個格林姆（Green）便抵得許多錢大昕、孔廣森的成績，他們研究音韻的轉變，文字的材料之外，還要實地考察各國各地的方言，和人身發音的器官。由實地的考察，歸納成種種通則，故能成爲有系統的科學。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倫備倫（Bernhard Karlgren）費了幾年的工夫研究切韻，把二百零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

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語絲第四卷第廿七期）

珂先生的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工夫。

我們不可以從這裏得一點教訓嗎？

紙上的學問也不是單靠紙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單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幫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韻學抵不得一個外國學者運用活方言的實驗。幾千年的古史傳說禁不起兩三個學者的批評指摘。然而河南發見了一地的龜甲獸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歷史建立在實物的基礎

之上。一個瑞典學者安特森（J.G. Andersson）發見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Père Licent）發見了一些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發見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認為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

所以我們希望一班有志做學問的青年人及早回頭想想。單學得一個方法是不夠的；最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現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歎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銷磨在這故紙堆裏，還沒有什麼好成績。我們應該換條路走走了。等你們在科學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胡適文存）

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

研究國故，在現時確有這種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對於中國本來的文化和學術，都缺乏研究的興趣。講到研究國故的人，真是很少。這原也怪不得他們，實有以下二種原因：（一）古今比較起來，舊有的東西，就易現出破綻。在中國，科學一方面，當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覺淺薄得很。這樣，當然不能引起青年們底研究興趣了。（二）中國底國故書籍，實在太沒有系統了。歷史書，一本有系統的也找不到；哲學也是如此。就是文學一方面，詩經總算是世界文學上的寶貝。但假使我們去研究詩經，竟沒有一本書能供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的。原來中國底書籍，都是為學者而設，非為普通人一般人底研究而做的。所以青年們要研究，也就

無從研究起，我很望諸君對於國故，有些研究的興趣，來下一番真實的工夫，使彼成爲有系統的；對於國故，亟應起來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興趣，並能使有研究興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國故」底名詞，比「國粹」還好得多。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後，這「國故」底名詞，於是成立。如果講是「國粹」，就有人講是一國渣。一「國故」(National Past) 這個名詞，是中立的。我們要明瞭社會底情況，就得去研究國故。古人講，知道過去，才能知道現在。國故專講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彼，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種方法。

(一) 歷史的觀念 現在一般青年，所以對於國故，沒有研究興趣的緣故，就是沒有歷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彼做歷史看。清乾隆時，有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言之，「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一本了歷史的觀念，就不由然而然的生出興趣了。如道家鍊丹修命，確是很荒謬的，不值識者一笑。但本了歷史的觀念，看看彼究竟荒謬到了什麼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舊書當作歷史看，知彼好到什麼地步，或是壞到什麼地步，這是研究國故方法底起點，是「開宗明義」第一章。

(二) 疑古的態度 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譬如書經，有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之別。有人說，古文尚書是假的，今文尚書有一部分是真的。餘外一部分，到了清時，才有人把彼證明是假的。但是現在學校裏邊，並沒把假的刪去，仍舊讀彼全書。這是我們應該懷疑的。至於詩經，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刪廢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關雎這一首詩，孔子把彼列在第一首，這首詩是很好的。內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這事不易辦到。於是男子「寤寐求之」，連睡在牀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呢。這能表現一種很好的愛情，是一首愛情的相思詩。後人誤會，生了許多誤解，竟牽到旁的問題上去。所以疑古的態度，有二方面好講：(一)疑古書底真偽，(二)疑真書被那山東老學究弄

僞的地方。我們疑古底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錯了，亦沒有什麼要緊。我們知道，哪一箇科學家，是沒有錯誤的。假使「信而錯，一那就「上當」不淺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願做古人底奴隸，但是還要引旁人亦入於迷途呢。我們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就要懷疑，庶能「不上老當」呢。

如中國底歷史，從盤古氏一直相傳下來，年代都是有「表」(Table)的。「像煞有介事」，看來很是可信。但是我們要懷疑，這怎樣來的呢？根據什麼呢？我們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究其來源怎樣？我們要知道，這年月的計算，有的是從僞書來的。大部分還是宋朝一個算命先生，用算盤打出來的呢。這哪能信呢？我們是得不到不去打破的。

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後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貢這一章書，一般學者，都承認是可靠的。據我用歷史的眼光看來，可是不可靠的，我敢斷定彼是僞的。在夏禹時，中國難道竟有這般大的土地麼？四部書裏邊的經、史、子三種，大多是不可靠的。我們總要有疑古的態度才好。

(三)系統的研究 古時的書籍，沒有一部書是「著」的。中國底書籍雖多，但有系統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們研究無論什麼書籍，應該要尋出彼底脈絡，研究彼底系統。所以我們無論研究什麼東西，就須從歷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學和哲學，就得先研究其文學史和哲學史；政治亦然。研究社會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尋出因果的關係，前後的關鍵；要從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等等裏邊，去尋出系統來。

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進步，這話荒謬得很，足妨害我們研究的興趣。更有一外國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說中國自從唐代以後，就沒有進步了。這也不對，我們定要去打破這種思想的。總之，我們是要從前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裏邊，以客觀的態度，去尋出系統來的。

(四)整理 整理國故，能使後人研究起來，不感受痛苦。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

現在變爲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二方面講：

(一) 形式方面 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彼分開段落來。

(二) 內容方面 加上新的註解，折中舊有的註解。並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正；還要講明書底歷史和價值。

我們研究國故，非但爲學識起見，並爲諸君起見，更爲諸君底兄弟、姊妹起見。國故底研究，於教育上，實有很大的需要。我們雖不能做創造者，我們亦當做運輸人。這是我們底責任，這種人是不可少的。(我們怎樣讀書)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胡適

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會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裏支撐門面。古學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所以有許多老輩遂說，「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

在這個悲觀呼聲裏，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有些人還以爲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他們至今還在那裏抗拒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爲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爲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至於那些靜坐扶乩，逃向迷信裏去自尋安慰的，更不用說了。

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爲，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國學還是淪亡了更好！

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我們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绩雖然未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自從明末到於今，這三百年，誠然可算是古學昌明時代。總括這三百年的成績，可分這些方面：

(一)整理古書 在這方面，又可分三門。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訓詁；第三真偽的考訂。考訂真偽一層，乾嘉的大師（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但方法還不很精密，考訂的範圍也不大。因此，這一方面的整理，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與訓詁兩方面的成績實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辭典，都有相當的成績。重要的古書，經過這許多大師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們試拿明刻本的墨子來比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或拿二徐的說文來比清儒的各種說文注，就可以量度這幾百年整理古書的成績了。

(二)發現古書 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為古學復興時期，不單因為訓詁校勘的發達，還因為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書局，都提倡刻書。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來的影印本。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着不少的詞集；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卻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翻刻古書孤本之外，還有輯佚書一項，如古經解詁、沉小學、沉玉函、山房輯佚書和四庫全書裏那幾百種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

(三)發現古物。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風氣所被，遂使古物的發現，記載，收藏，都成了時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之類，雖缺乏系統的整理，材料確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辭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捨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功。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敢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裏去。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卻回到兩漢的「方士易」

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禮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曾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去！

(二) 太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章學誠生當乾隆盛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〇），大聲疾呼的警告當日的學術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爲學，是猶指稊黍以爲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他又說：

「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與汪輝祖書）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爲。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只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註、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偽古文尙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

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零碎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

(三) 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瀰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材料。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從禮記裏擡出來，尊為四書之一，推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着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卻不知道近視而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資料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着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辭典的用處；他們拿着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裏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採，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只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鑑於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

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 (1) 擴大研究的範圍。
- (2) 注意系統的整理。
- (3) 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

(一) 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一國故學，「省稱爲「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爲妥當；因爲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爲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

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門的是非。

這還是專爲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裏，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二) 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部說：

(甲) 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銷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

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畫，每部的字也依筆畫），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做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卽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校讎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展一韻而衆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持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卽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用，使學者不疲於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鈔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爲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少數有天才而又有閒空工夫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偌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

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賬式的整理。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賬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賬的必要。學術上結賬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裏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賬是(1)結束從前的成績，(2)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續增高。古代結賬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注疏，如宋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賬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賬，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說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歎」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彙纂」，便可以明白結賬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爲二千年的詩經爛賬至今不會有一次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漢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爲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是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仰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賬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嘆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爲，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門應該把詩經這筆爛賬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賬。詩經的總賬裏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 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樞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賬。

(B) 古韻的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賬。

(C) 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年訓詁的賬。

(D) 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姚際恆崔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謎的賬。

有了這一本總賬，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賬裏未曾解決的懸賬。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閒話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賬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賬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 專史式的整理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賬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着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一) 民族史

(二) 語言文字史

(三) 經濟史

(四) 政治史

(五) 國際交通史

(六) 思想學術史

(七) 宗教史

(八) 文藝史

(九) 風俗史

(十) 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一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三) 怎樣一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呢？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餘，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于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 Karlgren，如 Baron von Schaël-Holstein 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裏，朝鮮語裏，安南語裏，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讀音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會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裏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裏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寃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贄、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繫辭傳、

裏「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一法象論一的比較而更明白。荷魯書裏「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士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鑑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採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返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

-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
-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整理與解釋。（胡適文存）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

一 工具之部

書目舉要（周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館本。這是書目的書目。

書目答問（張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記書莊有石印一增輯本，最易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存目錄，廣東圖書館刻本，又點石齋石印本最方便。

彙刻書目（顧修）顧氏原本已不適用，當用朱氏增訂本或上海北京書店翻本最廉。

續彙刻書目（羅振玉）雙魚堂刻本。

史姓韻編（汪輝祖）刻本稍貴，石印本有兩種。此為廿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國人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

歷代名人年譜（吳榮光）北京晉華書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運森）商務印書館。

歷代地理韻編、清代輿地韻編（李兆洛）廣東圖書館本，又增刻李氏五種本。

歷代紀元編（陸承如）李氏五種本。

經籍纂詁（阮元等）點石齋石印本可用，讀古書者，於尋常字典外，應備此書。

經傳釋詞（王引之）通行本。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等譯編）上海醫學書局本。

二 思想史之部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商務印書館。

二十二子 老子 莊子 管子 列子 墨子 荀子 尸子 孫子 孔子集語 晏子春秋 呂氏春

秋 賈誼新書 春秋繁露 揚子法言 文子續義 黃帝內經 竹書紀年 商君書 韓非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山海經 浙江公立圖書館（即浙江書局）刻本，上海有鉛印本，亦尚可用，彙刻子書，以此部爲最佳。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朱熹集注本。

墨子問詁（孫詒讓）原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莊子集釋（郭慶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謙）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鴻烈集解（劉文典）商務印書館出版。

春秋繁露義證（蘇輿）原刻本。

周禮通行本。

論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湖北崇文書局本。

抱朴子（葛洪）平津館叢書本最佳，亦有單行的。湖北崇文書局本。

四十二章經金陵刻經處本。以下略舉佛教書。

佛教遺經同上。

異部宗輪論述記（窺基）江西刻經處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譯本）金陵刻經處本。

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同上。

般若綱要（葛慧）大般若經太繁，看此書很够了。揚州藏經院本。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玄奘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菩提流支譯，真諦譯。）以上兩書，流通本最多。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此書譯本與版本皆極多，金陵刻經處，有阿彌陀經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廣圓覺了義經（即圓覺經）（佛陀多羅譯）金陵刻經處白文本最好。

十二門論（鳩摩羅什譯）金陵刻經處本。

中論（同上）揚州藏經院本，以上兩種，為三論宗「三論」之二。

三論玄義（隋吉藏撰）金陵刻經處本。

大乘起信論（偽書）此雖是偽書，然影響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經處有沙門真界纂註本，頗便用。

大乘起信論考證（梁啓超）此書介紹日本學者考訂佛書真偽的方法，甚有益，東方雜誌十九卷十九至

廿三號。

小止觀（一名童蒙止觀智顛撰）天台宗之書不易讀，此書最便初學，金陵刻經處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經處本。

因明入正理論疏（窺基疏）金陵刻經處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立撰）玄奘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偉大人物，此傳為中國傳記文學之大名著，

常州天寧寺本。

華嚴原人論（宗密撰）有正書局有合解本，價最廉。

壇經（法海錄）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語錄此為禪宗極重要之書，坊間現尚無單行刻本，大藏經縮印本騰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祐集）此書可考見佛教在晉宋齊梁士大夫間的現形金陵刻經處本。
韓昌黎集（韓愈）坊間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東集（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學案（黃宗羲、全祖望等）馮雲濠刻本，何紹基刻本，光緒五年長沙重刊本，坊間石印本不佳。

明儒學案（黃宗羲）莫晉刻本最佳，坊間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兩書保存原料不少，爲宋明哲學最重要又最方便之書。此下所列，仍是補充這兩書之缺陷，或是提出幾部不可不備的專家集子。

直講李先生集（李觀）商務印書館印本。

王臨川集（王安石）通行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二程全書（程顥、程頤）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書（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朱子年譜（王懋竑）廣東圖書館本，湖北局本，此書爲研朱子最不可少之書。

陸象山全書（陸九淵）上海江左書林鉛印本，很可用。

陳龍川全書（陳亮）通行本。

葉水心全書（葉適）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書（王守仁）浙江圖書館本。

困知記（羅欽順）嘉慶四年翻明刻本，正誼堂本。

王心齋先生全集（王良）近年東臺袁氏編訂排印本最好，上海國學保存會寄售。
羅文恭公全集（羅洪先）雍正間刻本，四庫全書本與此本同。

胡子衡齊（胡直）此書爲明代哲學中一部最有條理又最精采之書，豫章叢書本。

高子遺書（高攀龍）無錫刻本。

學蔀通辨（陳建）正誼堂本。

正誼堂全書（張伯行編）這部叢書搜集宋一系的書最多，欲研究「正統派」的哲學的，應備一部，全書六百七十餘卷，價約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現行者爲同治間補刻本。

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商務印書館。

日知錄（顧炎武）用黃汝成集釋本，通行本。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單行本，掃葉山房梨洲遺著彙刊本。

張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遺書本。

思問錄內外篇（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夢一卷（王夫之）同上。

顏李遺書（顏元、李塨）畿輔叢書本可用，北京四存學會增補全書本。

費氏遺書（費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義疏證（戴震）戴氏遺書本，國學保存會有鉛印本，但已賣缺了。

章氏遺書（章學誠）浙江圖書館排印本，上海劉翰怡新刻全書本。

章實齋年譜（胡適）商務印書館出版。

崔東壁遺書（崔述）道光四年陳履和刻本。畿輔叢書本只有考信錄，亦可够用了。聞常州新華書社正在翻印中。

漢學商兌（方東樹）此書無甚價值，但可考見當日漢宋學之爭。單行本，朱氏槐廬叢書本。漢學師承記（江藩）通行本，附宋學師承記。

新學僞經考（康有爲）光緒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記探源（崔適）初刻本，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叢書（章炳麟）康寶忠等排印本，浙江圖書館刻本。

三 文學史之部

詩經集傳（朱熹）通行本。

詩經通論（姚際恆）聞商務印書館將重印。

詩本誼（龔橙）浙江圖書館半廣叢書本。

詩經原始（方玉潤）泰東圖書局影印。

詩毛氏傳疏（陳奐）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禮記第二篇。

春秋左氏傳通行本。

戰國策商務印書館有鉛印補注本。

楚辭集注附辨證後語（朱熹）通行本，掃葉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嚴可均編）廣雅局本。此書搜集最富，遠勝於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江蘇書局本。

續古文苑（孫星衍編）江蘇書局本，俗南閣本。

文選（蕭統編）上海會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龍（劉勰）原刻本，通行本。

樂府詩集（郭茂倩編）湖北局刻本。

唐文粹（姚鉉編）江蘇書局本。

唐文粹補遺（郭麐編）同上。

全唐詩（康熙朝編）石印本，五代詞亦在此中。

宋文鑑（呂祖謙編）江蘇書局本。

南宋文範（莊仲方編）同上。

南宋文錄（董兆熊編）同上。

宋詩鈔（呂留良、吳之振等編）商務印書館本。

宋詩鈔補（管庭芬等編）商務印書館本。

宋六十名家詞（毛晉編）汲古閣本，廣州刊本，上海博古齋石印本。

四印齋王氏所刻宋元人詞（王鵬運編刻）原刻本，版存北京南陽山房。

疆邇所刻詞（朱祖謀編刻）原刻本，王、朱兩位刻的詞集都很精，這是近人對於文學史料上的大貢獻。

太平樂府（楊朝英編）四部叢刊本。

陽春白雪（楊朝英編）南陵徐氏隨菴叢書本，以上兩種爲元人曲子的選本。
董解元絃索西廂（董解元）劉世珩暖紅室彙刻傳奇本。

元曲選一百種（臧晉叔編）商務印書館有影印本。

金文最（張金吾編）江蘇書局本。

元文類（蘇天爵編）同上。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商務印書館本。

京本通俗小說這是七種南宋的平話小說，上海蟬隱廬畫東堂小品本。

宣和遺事士禮居叢書本，商務印書館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話殘本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編）江蘇書局本。

列朝詩集（錢謙益編）國學保存會排印本。

明詩綜（朱彝尊編）原刻本。

六十種曲（毛晉編刻）汲古閣本，此書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雜劇（沈泰編）董康刻本。

暖紅室彙刻傳奇（劉世珩編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種曲（李漁）原刻巾箱本。

九種曲（蔣士銓）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長生殿（洪昇）通行本。

清代戲曲，多不勝舉，故舉李爾雨集、孔洪兩種歷史戲曲作個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書流通處編印本）此書彙集關於戲曲的書十四種，中如焦循劇說、如梁辰魚江東白雲皆不易得，石印本價亦廉，故存之。

綴白裘這是一部傳奇選本，雖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戲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戲曲總集中，這也是一部重要書了，通行本。

曲錄（王國維）晨風閣叢書本。

湖海文傳（王昶編）所選都清朝極盛時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學者的文人」的文學，原刻本。

湖海詩傳（王昶編）原刻本。

鮎琦亭集（全祖望）借樹山房本。

惜抱軒文集（姚鼐）通行本。

大雲山房文稿（惲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義（章學誠）貴陽刻本，浙江局本，鉛印本。

龔定齋全集（龔自珍）萬本書堂刻本，國學扶輪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國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專集，不易選擇，我經過很久的考慮，選出全姚惲章龔曾六家來作例。

吳梅村詩（吳偉業）梅村詩藏稿本（董康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無注，此外有靳榮藩吳詩集覽本，有吳翠鳳梅村詩集箋注本。

甌北詩鈔（趙翼）甌北全集本單行本。

兩當軒詩鈔（黃景仁）光緒二年重刻本。

巢經巢詩鈔（鄭珍）貴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頗有誤字。

秋蟪吟館詩鈔（金和）鉛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刪減。

人境廬詩鈔（黃遵憲）日本鉛印本。

清代詩也很難選擇，我選梅村代表初期，甌北與仲則代表乾隆一朝，鄭子尹與全亞匏代表道咸同三朝，黃公度代表末年的過渡時期。

明清兩朝小說。

水滸傳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西遊記（吳承恩）亞東圖書館再版本。

三國志亞東圖書館本。

儒林外史（吳敬梓）亞東圖書館四版本。

紅樓夢（曹霑）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以上各種均有胡適的考證或序，搜集文學史的材料不少。

今古奇觀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水滸後傳（陳枕自署古宋遺民）此書借宋徽欽二帝事來寫明末遺民的感慨。是一部極有意義的小說，舊刻本，舊鉛印本。

鏡花緣（李汝珍）此書雖有「掉書袋」的毛病，但全篇為女子爭平等的待遇。確是一部很難得的書，通

行本。

三俠五義此書後經俞樾修改。改名七俠五義。此書可代表北方的義俠小說。舊刻本。七俠五義流通本較多。

兒女英雄傳（文康）蜚英館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吳沃堯）廣智書局鉛印本。

恨海（吳沃堯）通行本甚多。

老殘遊記（劉鶚）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以上略舉十三種。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說。

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胡適）申報館紀念冊「五十年之中國」本。

（跋）文學史一部，注重總集，無總集的時代或總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舉別集。因為文集太多，不易收買，尤不易遍覽，故為初學人及小圖書館計，皆宜先從總集下手。

九種紀事本末（鉛印本）（此據胡先生答清華週刊記者信中補入）（胡適文存）

研究國學之門徑

陳柱

將自今以往，世界上已無研究學術史之一事則已；不然，則吾國國學實占世界學術史之最重要之地位。無論世界任何一國，在歷史上之學術圖籍，實罕如我國之繁富者。故雖謂我國國學占世界學術史之大部分可也。然則無論任何一國之人，倘不精研吾國國學，而侈談世界學術史，侈談進化史者，皆已失去一大部分之知識。雖謂之不賅不全之學不為過也。然則吾國國學之重要，而當為世界學者所宜亟研究之學術，蓋可知矣。況身生於其間者邪？

近來吾國學者對於國學已頗加注重。然國學云者，其內容浩如烟海；學者既苦無從入手，更何能得其歸宿？然則研究之門徑爲不可緩矣。

杜往者鑒於學生之需要，曾著國學教學及自修法一書，詳論教與學之法矣。茲以學者之要求，更竭日餘之力，重爲整理最近研究所得，而爲斯文，願與海內學者討論焉。

天下之人，能求學者多，而知求學者少；欲求學者多，而能成學者少。是何故？是無師法之故也。故欲研究國學者，第一要在乎得師，得師則法明而學問乃可期於有成。唐人孫可之與王秀才書云：

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於韓吏部退之。其與他友人書亦嘗舉此言之。清儒王先謙譏之云：

昔嘗病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稱其所受真訣，自來無擇、皇甫持正、上溯昌黎，稱舉至再，如小兒得餅，矜街不已。

孫氏於文中稱舉至再，不避重複，未免令人可厭。然學貴得師法，有真傳，漢人傳經，最重師法。故史記漢書等述經學之傳授甚詳。如史記儒林傳言易之傳授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又如漢書儒林傳言古文尙書之傳授云：

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魏徐敖，王璜，平陵塗，渾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

舉此二例，可見師法傳授之重要，經學如此，文學亦如此。孫可之之說，殆亦不能盡笑。推之一切學問，亦莫不

如此。正不特國學爲然也。自漢以後，治學成績，以清儒爲最著。清人皮錫瑞云：

國朝（指清朝）今引原文不能追改。經師能紹承漢學者曰傳家法。如惠氏祖孫父子，江戴段師弟無論矣。惠棟弟子有余蕭客、江聲，聲有孫沅，弟子有顧廣圻、江藩、潛，又受學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皆嘗執經於惠棟。錢大昕有弟大昭，從子塘、堉、垣、繹、侗，段玉裁有婿龔麗正，外孫自珍、金榜，師江永、王念孫，師戴震，傅子引之。孔廣森亦師戴震，具見漢學師承記。他如陽湖莊氏之公羊學，傳於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壽祺，今尙書三家詩之學，傅子喬樞，皆淵源自有者。

皮氏所謂家法，卽師法也。則清代諸國學大家所以能成就如此卓卓者，蓋在乎得師之故，斷可知矣。然則今之學者欲研究國學，期有精博之成就，不可不先以擇師爲務矣。

既得其師，則購書亦爲急務。除與師同居，或學校圖書館與城鄉圖書館，富有藏書，足以供給者外，倘不多購圖籍，雖終日飡聞名師之言論，而無書可讀，亦猶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也。且假借師友或公共之圖書，止可以供參考之用耳。其有當日夜揣摩，如古人所謂韋編三絕者，至少亦不下數十百種，斯則必自備而無能求借於人者矣。讀書欲得其精，然欲得其精，非先博覽不可。漢儒揚雄有言曰：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無約也，寡見無卓也。此言甚是。吾嘗譬之如購物然，倘入小商家店，則揀來揀去，亦不過此數物，豈易得其稱意者？若舉足而入大公司，則不然，種種色色，唯吾所擇，則稱心洽意，亦甚易也。讀書之多寡，所得亦豈異乎此？然吾嘗見今之學者，豐衣美食之費則不惜，一言及購書，則委之曰貧，則亦不知權衡乎輕重之過矣。

既得其師，又得其書矣，則又當其有勤敏之性行。孔子言敏而好學，卽勤敏之謂。而勤爲尤要，古今成學之士，類多從勤苦得來。卽靈敏之性，雖似本乎天賦，然亦可以勤學得之。今舉清儒閻若璩爲例。清人江藩漢學師承

若瓊生而口吃，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排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止、王子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瓊研究經史，寒暑弗懈，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然則天性愚鈍，亦可以勤苦使之穎悟；學者不患天才之不敏，而患用功之不勤耳。勤敏之性行既具，於是乎乃可以言研究之步驟。抑余言至此，有不能不特別聲明者：吾上言學貴得師，倘師既得其人，則凡吾今之所言，皆師之所當教，吾言實可以作廢。今復云云者，示略言無師者之步驟，以備已得師者之質正爲耳。

第一步須分讀閱兩法：

曾國藩與鄧寅皆書云：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

然則何者應閱乎？何者應讀乎？曰：視乎學者之所專。所專者宜讀宜熟，其餘宜閱宜速。就所專之中，又當略分輕重，而讀熟之程度，有高下焉。至於詩文之爲純文學者，則尤非時時習誦不可。蓋文學非僅憑乎知識，要在優游涵養神而化之。故非多熟多讀莫能爲也。

第二步先求通大意：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云：「好讀書，不求甚解。偶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讀書不求甚解，此語每爲世人詬病。其實初學讀書，亦是必經之階級。倘初讀書不求甚解，勢必常有一大師

在左右備質問而後可。否其事實有所不能。何者？初學讀書尙少，根柢尙淺，識古義無多，豈能細心從事考證？是故勢不能不先將所欲讀所應讀之書，暫略通大義，不必字字求其甚解；俟讀畢十餘種，然後再進而爲精深之研究耳。求通大義之方法，最好是取名家評點之書籍，照點一次，明白洽心者熟讀之，不識者置之，特別者筆而記之。否則字字苦索，力疲者不數頁而止；志強者亦事半功倍，耗精神於無用也。

第三步深求法：

此當分爲三層：（一）研究語言文字之學，以明形聲訓詁之大綱。蓋積字成句，積句成篇。倘文字不明，何由明其句讀，通其義理乎？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蓋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卽授以六書之義，誠讀書之根本也。今欲略通小學，第一要書爲漢許慎所撰之說文解字，及清人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許氏之說文字，段氏之解說文，固不能無誤。然吾人所藉以知六書之義例，匡正許書者，亦賴許書。而段氏者，許君之功臣也。他書美者固多，然學者或非欲爲小學專家，則研精於此，亦足以應用矣。（二）閱注疏。古書之未易明者，古注疏已多所注明。如十三經注疏，網羅尤富。其餘子史集類諸注，亦均各有所長。學者均宜擇要觀覽，以釋疑解惑，而充根柢。（三）博覽清儒漢學家書。古書之難明，一在乎制度，二在乎古字古義，三在乎假字譌字。凡此三者，漢唐諸儒已置力甚勤，大有成績。然漢人之說，已多殘缺不完，唐人亦尙多未備。五代以後，學尙空疏，言尙徵實。清儒特起，考訂之勤，超越漢。經學如正義，清經解，大略已備。諸子之學，如王念孫之讀書雜誌，俞樾之諸子平議，孫詒讓之札迓，尤其卓卓者。自餘史集諸書，亦均稱是。學者宜擇己之所專，與古注對勘，擇其要者書於上方，以便研究，如是爲之數年，讀畢十數種，則攷訂之途徑旣明，而所得亦已不淺矣。夫如是而後可以語古注之得失，而後可以進於研究之域。

第四步研究法：

此亦當分三層分述如下

一思辨 此頗近於今人所謂懷疑。唯懷疑則與尊信相反，而思辨則界乎兩者之間。疑所當疑，信所當信，不似懷疑之易流於偏激耳。懷疑者，有時自信太過，反未及思辨，而自陷於武斷；唯思辨者則純粹客觀之學。而其所以思辨者，實已經過懷疑之觀念，故懷疑不可以包括思辨，而思辨可以包括懷疑也。昔之成學能有新發明者，未有不始於懷疑，而終於思辨者也。漢學師承記載闕若瓌云：

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僞。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

又述戴震事云：

君年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子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東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

觀此可以知二人思辨力之強，故能發明古學，卓然爲國學大師也。蓋學無思辨，則人云亦云，記誦雖博，亦猶一書店而已，於己何益乎？孔子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博學審問必繼以慎思明辨，是不可不察者也。

二考證 此是研究學問最不可少之功夫，而研究國學，則爲尤要。蓋實事求是之學，本當如此。不然，則妄思懷疑，憑空思辨，語無佐驗，足以欺童蒙，未足以語高明也。考證學之重要，譬之於科學，始如物理化學之有實驗矣。理化之無實驗，而謂其足以徵信於人乎？

且古書傳世既久，字音字義，往往今古懸殊，有今人以爲難解，而疑其譌誤，而其實爲古人之常語，並未爲誤

者如墨子尚賢中篇云：

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

清人畢沅改毋爲母，注云：

毋讀如貫習之貫。

至王念孫始知其非，王云：

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毋爲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無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中略）其字或作毋，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也。

王說是也。然唯毋何以連用，則學者尙未言及也。吾以謂唯毋古雙聲，毋者唯之聲轉，長言爲唯毋，短言爲唯，或爲無。凡詩之無念爾祖，無淪胥以敗等無字，皆唯字之轉音也。唯無聲轉義同而連用，猶旣已聲近義同而連用也。然則唯毋之毋非貫之譌也決矣。

又有在古人爲本甚易解，而或文從假借，後人不知，轉以深求而不得其解者。如詩東山篇云：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毛傳釋之云：

敦，猶專專也。烝，衆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言我心苦事又苦也。

引傳不釋瓜字，於文末明鄭箋則釋之云。

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糜；折也。言君子久見使析薪，於是尤苦也。古者釐粟裂同也。

商人焦循復爲之中義云：

以粟爲析，箋易傳易也。瓜之苦喻心苦。烝在栗薪，何以喻事苦？釋文引韓詩作薄，薄即蓼字。鄭箋「予又集於蓼」。毛傳云：「言辛苦也。」蓼爲辛苦之菜，而瓜繫之於其上，故喻心苦事又苦。心苦謂瓜瓣之苦，事苦謂集於蓼之苦也。毛本當作烝在蓼薪，與韓詩同。

今觀諸家之釋，盡屬牽強，費辭費解。蓋皆於瓜字信之過甚，無暇思辨，無暇考證故也。以我考之，有與又通，此古文習見者也。敦即前文敦彼獨宿之敦，彼箋云：「敦然獨宿於車下。」與本章傳訓專專之說相合。瓜當爲孤之借字，孤從瓜聲，一證也。禮記曲禮注釋文菰本作菰，又內則釋文菰本菰，菰從瓜，菰從孤，菰菰通，明瓜孤亦通也。二證也。由是言之，瓜苦當即孤苦。烝即上章烝在桑野之烝。毛傳云：「寘也。」有敦孤苦，即又敦孤苦。謂又復敦然孤苦，寘於栗薪之間也。即上章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之意也。上文言：「灑掃穹室，我征聿至。」謂灑掃以待征人之途至，而不知其又敦然孤苦，露宿於栗薪而不能歸。故下又接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重歎其久也。文義豈不甚明？此考證之功，所以不可忽也。

三校訂 此亦爲治國學者所最不可少之法。蓋古書傳世已久，有無識之妄改，有無意之譌脫，有篆隸之譌變，有避諱之改省。以是之故，倘不嚴加考訂，則跼書燕說，勢必不免矣。自宋以後，此學久荒，至清而極盛，殆已成專門之學矣。今爲初學者略示其途徑焉。約而言之，蓋有十端，分述如左：

(甲) 據本書以訂正之。

如詩大雅勸樂篇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此詩千字，解者多作于求之義，而俞樾則據本書是篇序訂正之云。

千字疑千字之誤，何以明之？是篇序曰：一舉禮之先世修廢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此

千字明是千字之誤，彼序正本此經。

今按俞據是篇改于爲千，則千祿百福相對爲文，義甚自在。

(乙)據注文以訂正之。

如荀子樂論云：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揚注云：于是猶言是于。)

皆知己之所恐畏之舉在舉是于也，故其罰威。

此文之于是，清儒盧文昭改正爲是于云。

是于舊本俱作于是，反將注文互易，誤，今改正。

今按盧氏蓋據注文即可以訂正于是之當作是于，是于語不經見，故揚注云：是于猶言于是。若本作于是，于

是本恆言，揚氏何必注釋？且云于是猶言是于，是以不經見之語釋恆言矣。有是理乎？考說苑亦作是于，則作是

于者古本古語也。

(丙)據類書以訂正之。古代類書，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之類，所引古書文句甚多。古書文句有在甲則誤，

而在乙則不誤者。有在乙則奪，而在甲則不奪者。彼此對校，正誤自明。如墨子非儒下篇云：

其親死列尸弗。

畢沅解弗與祓同。王念孫云：

喪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列者陳也，抄本北堂書鈔地部二，引此正作

列尸弗敬

此據北堂書鈔增敬字，文甚明矣。

(丁)據古人節抄之書以訂正之。如羣書治要、意林等所引古書文句亦多，均可引之訂正。如墨子天志下篇云：

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之。

此次字，或疑爲誤字，或訓爲卽。而孫詒讓據意林所引以訂正之云：意林引次並作恣，案次當依馮讀爲恣。然則墨子之次或爲恣之借字，或爲恣之壞體，而其義則必當爲恣明也。

(戊)據異本以訂正之。如墨子明鬼下篇云：意欲死然。

畢沅云：一本作使，孫詒讓據道藏本吳抄本改死爲使是也。

(己)據形似以訂正之。

如墨子尚賢下篇云：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

此文言字無義，王引之訂正之云：

言當爲否，篆書否字爲否，言字作言，二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言，言字或作言，亦相似，故否誤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句言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非否不義並同。

此以言否篆隸字形相似而訂正之者也。

(庚)據聲近以訂正之。

如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紆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戮。

此萬年梓株四字，文義難曉，諸家均無敢下筆。然余按說文：年，作季，從千聲；千，作千，從一，聲。故人年聲近。年變爲人，亦猶節用上篇子生可以爲二三人，二三人卽二三年之變也。梓，說文：從木，宰省聲。故梓借爲宰。故漢書宣帝紀：捐勝者宰注，宰，殺也。則宰有殺義。株，誅同聲之借，則萬年梓株，本當作萬人宰誅明矣。

(辛)據音韻以訂之：如墨子非樂上篇云：將將銘，覓聲以力。

此文譌脫難讀，自畢沅、孫星衍、江聲、俞樾均莫能訂正，孫詒讓以音韻及字體訂正之云：

將將銘，疑當作將將，嗥嗥。詩：周頌：執競云：鐘鼓嗥嗥，聲筦將將。說文：金部，引詩：嗥嗥，作鎗鎗。毛傳曰：嗥嗥，和也。將，集也。說文：足部，蹻行貌，引詩：管聲蹻蹻，則將亦蹻之借字。此力雖與上食下翼式韻協，然義不可通。且下文洒野亦與力韻不合。竊疑此當作將將，鎗鎗，筦聲以方。方與鎗自爲韻。力方形亦相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方猶併也。管聲以方，謂管聲併作。猶詩云：笙聲同音矣。

孫氏此校甚確切可用，蓋通以音韻證以形體，皆無不合矣。

(壬)據避諱以訂正之：如老子五十四章云：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蘇時學云：

句皆用韻，獨國與豐韻不叶，心竊疑之。及觀韓非解老篇：乃作修之於邦，始恍然而悟。蓋與東江通韻也。漢人避高祖諱而改之，故下文以邦觀邦，亦改以國觀國。

(癸)據文義以訂正之：如墨子尚同下篇云：

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

此文治字於義不可通，俞樾云：

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

以文義論之，則始義既比治義爲長，而治始亦形聲相近易譌，則治之當爲始，可無疑也。

此外金石及龜甲文字均足以爲文字學及史學等考訂之資料，學者皆不可忽者也。

然則研究國學之道，如是而已。可乎，未盡也。段玉裁戴東原文集序云：

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書天文地理制度，各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昇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

然則專從事於訓詁考訂之學而止，則是專以一名一字爲學，而終身爲轎夫也，其可乎？故繼此以往，再有事焉。

第五步講論條貫，明辨得失。

所謂講論條貫，所讀之書已經精心考授，文字訓詁已無誤，爰將其說分類研究，綜合比較，其以求大旨之所在，而明學說之條貫，而後全書之義，乃可謂之盡明矣。

所謂明辨得失者，凡學說能卓然獨立，成爲一家者，必有其獨到之處，亦必有其偏失之處。荀子解蔽篇云：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

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俗謂之道盡嘆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

諸子如此，其他之書亦莫不皆然。則明辨得失，不為所讀之書所蔽，而後可獲學問之益。此又凡求學者所當知，不僅研究國學為然矣。（研究國學之門徑）

中學國學用書敘目

汪辟疆

曩草讀書舉要一文，（載東方雜誌二十三卷第十九號）章行嚴君亟稱之，以為較梁胡論列為切實有用。高中以上之學生問徑於此，庶無迷罔矣。嗣在中央大學文學系為一年級生講讀書指導，迺取舊稿刪訂增潤之，加以說明，視原稿幾數倍，約八九萬言，當益為詳盡矣。惟中學教學國文，奉坊間課本與周旋，雜文數十篇，由教師逐句講說外，絕不知國學為何物；淺者仍苦其艱深，代以語體，韓柳方姚之文，更以高文典冊視之，一旦蕨業升校，試以最淺易之題，輒瞠目不知所當，遑論其它。長此以往，真有絕學亡種之嘆矣！今以友人之屬，為中學生草此目，寫目既竟，略繫所欲言者於此焉。

國文非國學也，然欲治文，非於學術略識門徑，則文無由達。昌黎嘗言：「凡為文章，宜略識字。」又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此學文不易之法。今之年近四十左右者，師友之所詔，昕夕之所研，悉本於此。故年纔弱冠，操管構思，清言娓娓，無不達之病，蓋所素習者然也。惟識字宜從小學入，讀書宜從古書入，立志當從義理入，三者皆治學始基。今既在校之學子，而強聒不舍，鮮不望塵卻步，驚怖其言以為河漢而無極，於此而求簡捷之法，欲於短晷淺嘗，俾達厥鵠，談何容易哉！今之大師，固嘗以治學簡目詔學子矣，其循此弗墜，鑽研有得者，又幾人返本而

思亦惟有誦習往言，鑽而弗舍，終必有渙然自得之一日也。

學校教學國文之弊，其最顯著者有二：則用耳不用目，用口不用手是已。治學治文，目治爲貴。孫仲容幼時從太僕公居京邸，取架上漢魏書，閱讀之，隨手疑記，卒成通儒。章行嚴先生嘗語余，吾輩業文，皆弱冠時亂翻閱書卷而得，初不問乎講誼，此目治之效也。今時學子，由小學而初高中，而大學，挾冊聽講，全憑耳授，操管作記，音誤字誤，觸目皆是，其退而稽考典籍者，百無一二焉。展轉稗販，貽誤無窮，偶有篇章，通人齒冷，則任耳不任目之弊也。曩時學子，伏案下帷，偶有所得，輒筆於書，學成名立，積卷盈尺，筆札既勤，則文不加點。今觀所傳名賢手記，如李慈銘、王闓運、曾文正、葉昌熾諸公日記，高可隱人，則平居用手之時，可以想見。侯官嚴氏精研百籍，返國以後，肆力中學，凡所瀏覽，丹黃滿帙。余嘗親見其讀莊子、老子、王荊公集、太史公書，皆批校十數過，今人但驚其文章美妙，不知其勤於筆劄之獨深也。若在近日學子，羣以用手爲苦事，每遇作文，輒多方推諉，教者利因循而憚改削，而學者又不肯自動撰文，但以耳口相傳，爲弋祿獲名之捷徑，一旦出而任事，假手記室，其債事當何如哉！凡此皆學校教學之通病也。欲救此病，當反其道而施之，則治學治文之異途，庶可遵循矣。

問途國學，先之以讀史，繼之以讀經，終之以學文。史與經立身之本也，文明餘事耳。義理備在經史，無取別立品目，曷言乎先之以讀史也？蓋史爲學術之總匯，亦爲治事之樞機，一切學術皆與時代爲因緣，而一朝之政治制度，社會情狀，皆足以影響於學術。有成周學在官師之制，而後有晚周諸子之勃興；有秦政焚書坑儒之舉，而後有兩漢今學古學之爭執；它如漢武崇儒，而兩晉南北朝之道佛蔚然鼎盛；五代棄禮，而南宋元明之理學隱操中權，此其徵驗也。一人治事，以經驗爲判斷，然一人經驗有限，不能不借助於前言行，故讀史可以判得失，斷興亡，測未來，究利病，舉凡一切專門科學之卓然自立者，皆不可不知國史，以立治事治人之標準，此又不待煩言也。餘杭章太炎先生嘗言：「史之發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實倍於經，非獨多識往事而已。」（見華國第

二卷第二期）又曰：「欲省功而易進，多識而發志者，其唯史乎？其書雖廣，而文易知；其事雖煩，而賢人君子之事，與夫得失之故悉有之。」（見救學弊論）則史之爲用，近賢所言，當非妄語。今時學校國史一課，至初中始有簡陋教本，當局既以爲無足重輕，學子亦視爲乾燥寡味，大學各有專科，非專治史學者，終身不知漢祖唐宗爲何等人物矣。循此不變，則雖學治專門，於國家社會究何益乎？曷言乎繼之以讀經也？經書爲古先王政典，亦卽義理之山淵，周孔之所遺留者，只有此數，而我國之一切文物政教，悉發源於此。今既讀史而知歷代之得失矣，當進而求之於經，庶幾循流溯源，可知古先哲王之規畫宏遠，沾溉百代，而靡有窮極，此經書之必宜一讀也。惟古籍文義難曉，初讀苦不能入，若史書已熟，則經亦非難治。且晚近名儒，皆有新疏新解，視唐人以前之注疏，更足益人神智，文句疏釋，尤較顯明。近人有新印十三經新疏，（所收皆清人詳注詳疏之本甚便）斯治經者所必宜瀏覽者也。治經要義，一則可以稽制度，一則可以益身心；前者爲考據學，後者爲義理學，此其大用也。若夫文章之事，前人視爲餘事，今人視爲專科，曹子桓亦言：「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似亦專重文事矣。然文而至經國不朽，必非吟弄風月之文可知也。學者欲爲經世大文，必當於經史書中求之，自有坦徑可尋。如欲精研文學專著，以求其至，則左孟莊騷文選諸書，即可終身玩索，益以一二總集之大雅者，取備諷詠，有餘師矣。

治學既有途徑可循，然在諷誦而無會通，有涉覽而無心得，亦只記誦之學而已。又曷貴哉？學求有益，有益於身心，有益於治事，有益於國家社會，大之可以經國宏遠，小之可以律已修人，非平居玩索之餘，有慎思明辨之力，未足語此。學子咕嗶之餘，於讀經則詳考其立法垂訓之大原，於讀史則博稽成敗興衰之得失，舉凡一名一物，一制度一因革，皆宜用綜合分析之法，或比較其異同，或鈎稽其奧義，或於一事未著，而決其成敗得失，或於一言之細，而求其是非利害，則以我觀書，書盡爲我用矣。此法古人多有行之者，其法在每讀一書，置冊座隅，或

排日而作記，或積割而成篇，如顧亭林、閻百詩、錢竹汀、陳蘭甫諸先生之所爲者，幼而習之，長而弗倦，則益已益人，爲功不細矣。顧、閻諸公之學，初學固未易幾，然此物此志，師可以詔其弟，父可以詔其子矣。

以上所言，皆爲初學說法，無高深之論；然在今日示學者治學之準繩，則吾言良不易。今就中學國學用書，取其最要者，寫日於下，約之又約，無可再減矣。其曰基本書者，則宜熟讀熟講者也；其曰閱覽書者，則宜排日課閱者也；其曰稽考書者，則取備檢查，聊佐諮詢而已。先後之序，頗費斟酌，讀者幸勿忽視之！

一 基本書

論語 孟子 禮記 荀子 莊子 春秋左氏傳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漢書 詩經 楚辭 文選
爾雅 說文解字

上列十五部，爲經史基本書，宜取全書細讀細講，如時日有未逮，亦宜就全書擇要授讀；若但取節本，則終身不知此數書有幾卷矣。今略言之：孟論、禮記、荀子、義理之淵藪也；語策、左史、班書，記事之楷模也；詩經、莊子、騷選，文章之源泉也；爾雅、說文、識字之基礎也；識字在古時爲小學，在今日則爲專門絕業，有皓首而莫竟其業也。如有名師指導，從此而入，則基礎已固，以之治文，則用字不苟，以之讀古書，則訓詁易明；此正軌也。否則先誦經疏，次及文史，就前人所箋訓，以求達詁，再事聲音文字之學，亦可補救於一時，不可忽也！史法之詳贍，莫過於馬班文章之美妙，無逾於騷選、語策、左莊；又其高據上座者也。基本書初不止此，惟此爲必讀之書，並此而不能讀，何以齒於學者之林乎？

二 閱覽書

資治通鑑 通典

二通者，史學之大帙也。古今史籍，奚止汗牛，必一一而瀏覽之，非惟時日不給，抑亦非今時學子所能兼及者。

也。惟此二書，萬不可不閱！且宜排日課之，日盡四五頁，不過三年可畢。通鑑詳於歷代之興亡得失，此代不因襲者也；通典詳於歷代之典章制度，此代有因襲者也。二者雖爲用不同，然讀史非從此兩大途徑入手不可！今日學校初中以上，始有歷史一課，而教本之簡陋可笑，蓋以五千年之史實，悉納於短書小冊之中，滿紙除地名人名外，又皆概括之語，即在穎慧之士，能背誦全冊，亦終無所得而已。大學雖有史學系，亦尙通論而鮮讀本書，東西兼驚，則有顧此失彼之虞；古近分馳，則有忘源究委之誚。教者雖條貫井然，學者仍迷罔鮮實，此深識者所由竊嘆也。治史而取給發奮，其勢必不能；今取此二書爲學子之課外補充，決不可緩。否則修學期滿，出而問世，以國人而昧於國史，將何以應事變乎？余寫此目，深慮學子仍苦不能盡讀，輒爲詳言於此云。

二書爲讀史初步而言，實則正史廿五部，何一非應讀之書，卽通典以外如通志、文獻通考、歷代會要亦當通及，方足與言致用。晚近明清二代，爲近日政治外交蛻變之原，並宜詳閱。惟類史如紀事本末差可緩耳。如初學仍不能讀此二書，不得已而求其次，則取清修通鑑輯覽、嚴惇虞文獻通考詳節先讀之，亦勝於袁王綱鑑易知錄等俗書多多矣。

三 稽考書

羣經檢目 十三經索引 說文通檢 史姓韻編 叢書書目索引 紀元通譜 中國大事年表 歷代名

人年譜 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歷代地理沿革表 歷代職官表 中國文學年表 歷代輿地全圖 中國

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中國析類分省圖 中國分省新圖 經籍纂詁 辭通 中國人名大辭典 中國古

今地名大辭典 佩文韻府 淵鑿類函 書目答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大清一統志

上列二十五種書，所謂工具之書也。工具之書，以新出者爲勝，亦以新出者爲最濫，故選擇亦至難。學子購書不易，得一書必求其實用，庶金錢時力，不致虛糜，此最宜注意者也。本目所列，亦不敢謂其完美無缺失，然便於

檢查十得七八已屬難能其方法較密者如十三經索引史姓韻編中國文學年表中國析類分省圖諸書則其翹楚也。後有作者當更勝之要在學者隨時留意耳。

寫此口竟，或有疑其重本書而忽通論，貴全書而鄙選本；夫選本與通論，皆爲近時學子所急待瀏覽者，並此而不具，何以壓讀者之望乎？曰：此正所以矯近日學風之痼疾也。夫治學之法，首貴識途，而識途之力，尤貴探本。得其本者，則足以俯視一切，高據上流；失其本者，則雖目疲墳籍，而奧旨莫窺，羣言靡斷，此治學之大患也。通論之書，厥旨淺薄，古今人爲之者，不旋踵而漸滅；求其如彥和之論文心，子玄之詮史旨，辭意並茂，能有幾人？今人淺嘗薄殖，但憑口耳，稗販相仍，非惟精詣莫窺，實多郢書燕說，等諸自鄧以下矣。與其謬種流傳，毋寧截斷衆流，俾從本書求之，則渙然自得，勝於目論多多矣。選本流弊，亦復至賾，其學有獨到者，則強古人以就我，而古人之面目愈晦，其學無深詣者，則憑俗論爲高下，而古人之精神不存。好高騖遠者，則其書冗濫而乏別裁，坐井窺天者，則其書偏翳而矜一得，此其蔽也。且選本皆出專書，全書具在，見淺見深，自爲別擇，奚待循人揭揚？曾剛父先生嘗語余，平生最薄選本書，故插架萬卷，此類書絕迹。惟晚年居京師，於廠甸書攤上，得楊大鶴昌黎詩鈔二冊，親與線裝，此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且舉此以爲笑談云。通人所見，類皆如此，學者能讀本書，亦無待急急於此也。吾嘗見近人所謂國學概論矣，中等以上學校，且爲之專設課程，故選者雲起，驟觀其目，未嘗不足以資號召，卽校外學子，亦重視此課程，以爲可藉此以獲國學常識矣。豈知事有大謬不然者，所謂國學者，自有經史本書在，能讀本書，於一經能誦經文，通大義，明家法，遠訓詁；於一史能誦史文，明體製，知得失，具鑑裁，斯亦已矣。安用概論？且其人又皆耳學，不習本書，侈口大言，撫拾古今人之唾餘，削草擷管，如墜雲霧，己所未諭，安能詔人？故其書類皆斷爛不全，輕重失當，此課本之無足取也。卽就習者而論，近時高中以上學生，在小學習聞淺陋教材，在中校亦抱庸濫雜文一二冊，以爲國學在是，終身未聞有所謂經史本書者；一旦驟語以經師家法，古今文異義，

以及史選、駢圖之史法，通史與斷代史之異同，幾何不知陰五里霧中，詭爲天書？且一年以內，畢此課程，忽而談經，忽而論史，忽而文推，忽而詩畫，自才高者奔走而未遑，才弱者則益聽而益應，曠業以後，苦詢以經文一二節之句讀，李相詩一二篇之講解，則瞠目而不知所答，而後之者反自謂曰：「吾書內容之孕育，若何宏富也；吾言之顯露，若何令人瞭解也；」吾誰欺，欺天乎？平居嘗與人談及此，自信十年以後，大學國文系課程，當必先罷「通論」「綱要」之講義，悉易以課讀本書，寧求其專，不求其全，寧求其背誦自文，不求其侈談大義，則中國文學，或其復興之一日。反本之初，當必舉此自欺欺人之課目，摧陷而廓清之也。

或曰：然則通論選本，古今人果一無足取乎？曰：是亦有辨。通論之書，古人未嘗不作，然在稍習本書者讀之，亦足以資通識，絕非可語於近時學子也。選本著錄藝文，亦至繁賾，然在見書不廣之士，未嘗不賴此而使諷誦，絕非可適用大學專科也。且通方之士，立言有本，不爲遊移影響之談，而文辭雅飾，亦資補習，此通論之善者也。深造有得，目光遠大，所選能盡人之所長，不參以己見者，而編錄大雅，亦資愛玩，此選本之善者也。吾嘗謂治學而差有門徑者，不得已而借鏡此二類書，則如經典釋文、說文、後序、漢書藝文志、說文、隋書、經籍志、序錄、阮孝緒、七錄、序、讀史方輿紀要、州郡小序、三通、序錄、文選、總序、樂府詩集、錄、四六叢話、小序、漢魏百三家集、題辭、古文辭類纂、序目、古詩、說、敘例，以及各史中之儒林傳、文苑傳、序、諸文，非惟源流正變，灼然可尋，卽論其詞采斐然，有資文事，則此數十篇，勝於時人「國學概論」萬萬矣。選本中體例較雅者，文如李兆洛、駢體文鈔、曾氏經史百家雜鈔、詩如曾氏十八家詩鈔，此通選之最佳者。此外斷代爲書，如張琦、古詩錄、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周濟、宋四家詞、朱祖謀、宋詞三百首，博而能約，簡而有法，則其尤雅者也。業餘諷誦，藉此以窺門徑，非謂守此而快然自足也。（國衡創刊號）

工具書的類別及其解題

汪辟疆

在現在學術開闢熾荒的時期，——尤其是一般從東西洋回來喫過外國麵包的朋友們，總是感覺到中國學問，是比較任何學問，都要困難。不錯的，我們走到一個大規模的圖書館裏面，或者是一個私人的圖書室中，只眼看見滿架上裝滿了許多線裝書，那一部不是我們應當讀的國學書籍。但是有一件教我們望而卻步的事，就是這些中國書的數與量，沒有一部不是驚人的鉅帙。莫說我們要把牠一部一部的去仔細讀過，是一件極困難的事，就是忽忽地把牠的目錄和體例去檢查一番，也不見得容易。因此就回想到外國圖書館的裏面，盡量收到了許多工具書，舉凡索引、圖表、辭典、和提要這一類的便於查檢的書，可說是應有盡有，怪不得他們研究學術的興趣，總要比較我們來得濃厚。

工具書是研究學問的一種筌鑰。你們只要看銀行裏面的保險箱，其中明明是堆積不少的現洋和鈔票，但是我們要取出保險箱內的寶藏，只要把牠的鑰匙配好，無論多少，立時即可取出。工具書也就是學術保險箱的一種鎖鑰。這種學術的鎖鑰，也並不是西洋人的特別發明，一家專利，我們國內的前輩和現存學者，所遺留下來的成績，已經是不少，而且尚在繼續不斷的去努力。我們只要把古今人所編纂的四部書目，隨手去翻一翻，就見有許多字書、辭典、圖表、通檢、提要這一類的書名，收在這種書目的上面；提到這些書籍的數與量，也不見得比較人家少。但是應用這種工具書的方法，總是不普及，並且還有連這些書名，多數的人們，也不見得隨口說出，至於牠的內容和檢查的方法，更是無從談起了！

工具書在中國學術界，不能發展和應用不普通的原因，我們就研究所得，不外下面列舉的四種：

(1) 工具書以體例整齊，便於翻檢為主旨。我國工具書的編纂，前人無一定的體例。編製此類書的人，皆為着個人便於檢查起見，就他們的思想統系，隨意分類編纂。人類知識，是跟着時代而前進的，所以閱時既久，此類的工具書，是漸漸感覺到查檢不便。我們一定要應用牠，至少要把編纂此書人的分類統系，尋出頭

緒，庶幾可以應用無阻。倘書札一書，終然是一盤散沙。人們不能應用，故這類的工具書。若存若亡。

(2) 工具書以該括無遺，應有盡有爲第一。我國古人所編的的工具書，其範圍乃一人獨力所經營，大觀頹弱以後，乃多爲官廳衆手所編纂。在一頁一頁的增補至其書，固然是掛一漏萬，就是拿手編纂，也是因循就簡，蒼萃前人已成之業，更難加以精訂增補。故人之耳目，固有所未周，即使然隨意的增補若干條，亦復錯誤相仍，書稿進呈以後，既不使增訂更改，自任疏忽，書已刊行，即有人發見誤謬，也不敢公然指摘。故此類的工具書，就難保毫髮無遺憾。

(3) 工具書的最大功用，實在幫助學者耳目和記憶力所未備。和我國從前學者，只認爲初學檢查便利而設，故有一「兔園冊子」的譏評。許多有名的學者，他們的學業，既有相當的地位，總覺得這一類的書籍，太無價值；而且平居講學，也不願把牠詔示後學，因爲齒及類書，是與他的盛名有妨礙的。你們只看見曾文正公書札裏面，載着一篇託友人購訪書籍的信，他是一再申明，說明不要購買「佩文韻府」和「淵味類函」這一類的書。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

(4) 工具書最完備，而且便於查考，沒有一部不是驚人巨帙。私人藏書，除一二比較簡單便於取攜者外，其餘大都無力購備。國內圖書館，既不普遍，即有一二比較完善的圖書館，又多設立在通都大邑，雖然牠的購求力較大，但是多數的學子，未見得人人可以利用。省立縣立的圖書館，購買力實在薄弱，普通書報，尚且不能羅致，更沒有餘力顧到這一類的工具書。

從上而列舉四項原因看去，我們即可明瞭工具書，在我國學術界的地位和牠們不能發展的癥結。再從此四項原因去分析，其(1)(2)兩項，屬於工具書的本身問題。在(3)項則被向來學者賤視和抨擊的緣故，不爲一般學子所重視。至於(4)項，則在文化機關去努力。我們預測今後的學術界，決不能像從前的自封故步，定然隨着

思想轉變的方向，去討覓牠們的舊生命。其對於工具書的本身問題，在現在是已經有不少的進步；你們只要看各處的一索引編纂會和一分書編纂處一的風起雲湧，已證明工具書的本身，是一天一天的改良；將來定有許多體例整齊檢查便利的工具書出現，毫無疑義。在(3)(4)兩項上看去，似乎尚有不少的阻礙。但是現在高深的學者，已經感覺到一人的知識有限，不能盡讀古今天下書，即不能自詡宏博，從前以客氣用事，俯視一切的見解，到今日已漸漸解放，即尚有少數高擡地位者，鄙夷和醜詆，已不爲人們所輕信。至於圖書館，只要國家和地方的財力充實，而且處處感覺到工具書的切要，牠們的購買力，當然增加。是等(3)(4)兩項的阻礙，立時可以無形地消滅，而且絕對的不會阻礙此類書的發展，或者更因此而增高牠的信仰和重要。

工具書既因時代轉變，而擡高牠們的地位，但是我們對於工具書，不能不有詳確的辦法和認識。前人任意的醜詆，和今人盲從的推重，我以爲皆各有所偏，欲加一番辨別，不能不注意下列的幾件事：

(1) 我們要知道工具書以切實有用爲貴，而非供給詞章家之一饋資糧。一工具書爲知識之寶鑰，必定得此一書，至少要幫助我們解決一切不能解決的問題，或一時急迫不能檢出的字句和事實。照上面所說的話，來作辨別的標準，從前人所遺留下來的多量的工具書，就不見得部部有用。我們要舉出幾部工具書，供學者檢查，是必應當用嚴格的方法重新去估量一番。至於從前許多供給場屋內搏搯的俗書，和專供詞章家臨時糊祭的兔園冊子，我們仍是用牠不着。因爲我們研究學問的方向，是重在切實有用的一方面，不僅僅是專工詞藻方面，詞藻必待多讀書，方能得到，決非臨時抱佛腳，可以騙得博學的名稱，而且範圍太狹，工具書的功用，不僅只此。此應辨別者一。

(2) 我們要知道工具書以適合時代新的需要爲貴，而非抱殘守缺者所得藉口。在古人著錄中，殊不乏切實有用的工具書。我們只要打開各史藝文志來一看，如新唐志上面所載的盧元福帝王編年錄五十一卷，賈

眈的地圖十卷；宋志上面所載的晁公邁的歷代紀年十卷，司馬光的百官公卿表十五卷，任廣的書籍指南二十卷，李氏的歷代諸史總括姓錄一卷，諸如此類，豈不是絕好的工具書嗎？但此類工具書，無論到今已佚忘泰半；即使幸而留存至今，也不過供好古家的賞鑑，決非今時普通學子所急於應用。工具書以愈新爲愈可貴，而且要富有時代性；此數書的時代性早已失去；工具書的功用，即完全消滅。此應辨別者二。

(3) 我們要知道工具書以搜羅完備考證者爲適用，而不可以因噎廢食，一概抹殺。在古今留下來多量工具書中，除時代性已完全消滅者以外，尚不少博大詳洽的巨籍，此一二較大的工具書，本來經過長時期和若干撰人所收集，就中小小錯誤，誠然不能免，但因排撰分隸之法，亦頗整齊，古今事類和辭句，搜羅也很豐富；我們仍可利用之，以檢查原書，如佩文韻府，可以代辭典之用，經籍纂詁可以代字書之用，史姓韻編可以代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之用；仍然有牠們的永久價值，雖其中不無失檢之處。至如類書中像唐彙函之僅有彙纂之功；圖書集成之繆誤百出；圖表中像李兆洛的皇朝一統圖，僅存梗概；魏源的海國圖志全無根據；當然不能算得最好的工具書。此應辨別者三。

工具書的辨別既明，然後我們可以認識工具書的真正功用。一般人所感覺到中國學問難治和缺少工具書的幫助，皆可就下面所舉的數十部重要工具書中，去尋找他們所應知道的事件，從前認爲研究困難之點，即可立時解決。本文的重大使命，亦即在此。至於其中的缺漏和錯誤，尙希讀者隨時加以批評和指正。

經籍纂詁 清阮元 原刻本 江寧官書局重刻本 上海舊石印大小兩本 上海文瑞樓新石印本

此書以經傳爲主，旁及諸子傳記，彙集古今訓詁爲書。依韻檢字，依字審訓，於本字本義通轉假借，言之尤詳。勝於通行之字典多矣。惜纂詁不纂音，如能上徵經傳，下及漢魏六朝隋唐音讀，仿此爲經籍纂音一書，與此並行，尤有功後學。清末上海書局有檢字一貫三一書，爲檢查此書與段氏說文解字注，朱氏說文通訓定聲

所收字而作。雖爲俗書，亦甚便利。近時通用字書，以官刊康熙字典、坊刊中華大字典爲最廣。實則字典、諱誤百出，中華大字典亦因仍急就而成，皆足貽誤學者。今皆不具。且家有其書，無煩再舉也。至許君說文解字，爲文字專門要籍，別詳文字學之部，故此處亦從闕。按以上爲檢字。

紀年通譜 史襄哉、夏雲奇 上海中華書局本

書名沿宋時宋庠舊稱。爲最近紀年書之詳確切用者也。起於黃帝，迄於今日。詳載公元、民國紀元、干支、帝號、年數。其僭立稱王而有統系者，列入附表；無統系者，則列旁注。書末別附索引，按照朝代、廟號、諡法、姓名、年號之首字筆劃，排成前後，附註中歷及頁數，甚便檢查。全書用橫行表格，每帝號一年，空白一行，可由閱者隨時注載所研討之事實，尤便。

五十世紀中國歷史表 劉大白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本

此爲最近紀年書之最詳確切用者也。本書分正附表兩類，並注入公元，及民國紀元、干支、國號、帝號、姓名、年數，簡明合用。其附表十四，卽周、秦、七國表、楚、漢之際表、兩漢之際諸國表、漢末三國表、晉、宋、十六國、南北朝表、一表二、隋唐之際諸國表、一表二、五代十國表、一表二、五代兩宋、遼、夏、金、元、明之際諸國表、明清之際表、太平天國表是也。置諸座隅，頗便檢閱。

二十世朔閏表 陳垣 北京大學四開連史紙精印本

本書自漢及清凡二十史，各以本曆著其朔閏。三國、南北朝朔閏不同，別爲標出。自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以中曆之朔閏，換算西曆之日、月。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以回曆之歲首，換算中曆之日、月。卷首附有年號通檢及日曜表，用以檢對中西回曆之年、月、日，及校訂史書金石甲子之譌誤，尤爲便利。年代學

至此書，精密極矣。治中西史籍及金石學者，可置座隅。陳氏尚有中西回史日曆二十卷，亦佳。

世界大事年表 傅運森 上海商務印書館本

本書起黃帝迄今日，備載公元、民元、國號、帝號、年號。全書分上下兩層列表：上層紀國史大事，下層紀西史大事。雖記載簡略，然矜慎明瞭，力不能備上列諸書者，得此亦便稽考。

檢年之書，唐宋爲盛。閱時既久，舊撰每爲新著所奪，散佚尤易。清咸同間，學子所通用者，爲李兆洛紀元編。今時異代遷，新撰尤備，李氏書雖經羅振玉氏訂補，然通行已遜於前矣。後之視今，恐亦猶今之視昔。故特著新編，以漸實用，正不必泥古也。

按以上爲檢年。

史姓韻編 清汪輝祖 乾隆四十九年家刻本 同治初年江寧活字本 光緒甲申慈谿馮氏校刻本 上

海竹簡齋石印三層本附二十四史後

此二十四史列傳人名索引也。草創於鮑廷博，成書於汪龍莊。合二十四史記載之人，標姓彙錄，依韻分編，而皆一一注明原史卷第。一人而見二史三史者，分行注之；同姓名者，書其官籍以別之；帝后不繫姓，列女釋氏以類從；斯其略例也。凡正史列傳中附載人名，皆一一著錄，並標明附某傳。得此一書，欲檢正史人名，立時可得。最有益學者之書也。汪氏尚有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前道四卷，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亦精緻，廣州有重刻本。

歷代名人年譜 清吳榮光 咸豐二年家刻本 光緒二年北京寶經書坊重刻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本

萬有文庫本

南海吳荷屋中丞爲道光時金石家。此書本爲檢查金石年代而作。惟考訂金石，必旁及時事與學者文人生卒年歲，俾便互參。乃發凡起例，始漢高祖元年迄清道光二十三年。列四層表格：首干支，次紀年，附列國號，帝

號、帝名、陵號、及偏安帝號、次時事、次名人生卒、按表分注、簡要詳明、自有家法、訂定嚴密、故記載多可信也。全書中時事一欄、尤詳悉、名賢如張九齡、杜甫、韓愈、白居易、歐陽修、蘇軾、黃庭堅、朱熹、陳師道、洪邁、葉適、陸游、元好問、王應麟等、將一生出處大事、低格分注。宋後書畫家文人尤詳。其勳業闕然、惟是遺著、則錄入時事正文。此外則有關文化、學術、金石篇章、名著刊刻、與碑石發現之歲月、亦詳列附記中。斯皆便利後學者也。惜明末以後、清代時事、絕少紀載。而道光二十三年以後、無人續編。如能補注公元、將疑年錄彙編所載名人生卒、與尙可考者、全數補入、則此書尤稱完璧矣。

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梁廷燦 上海商務印書館新刊本

考古人生卒年歲者、前惟有疑年錄、正續補編、及歷代名人年譜而已。名人年譜兼存大事、而漏略尙待補正；疑年錄彙編存人甚多、而散亂無紀、皆有待後人補苴者也。此書爲梁任公從子所編、由任公指導、將錢人疑年錄、吳修續錄、錢榘補錄、陸心源三續錄、張鳴珂庶錄、張惟贖歷代帝王疑年錄、及張氏疑年錄彙編、所增補者、悉行採入、益以梁氏所自編者、都凡五千人、分姓名、字號、籍貫、生年、公元、卒年、公元、歲數八欄表之。而帝王、閨秀、高僧、附於後。凡前史及近日有著述行事、足爲世人觀感、而生卒見於載籍者、罔不甄錄。此檢查生卒書之較爲完善者也。卷首附索引四種、亦甚便捷。

中國人名大辭典 臧勵蘇等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人名專書、在昔惟萬姓統譜尙友錄諸書、供學者翻檢、非惟簡陋草率、然訛誤亦百出矣。此書爲陸燿士、臧勵蘇等二十餘人、應商務印書館高夢旦先生之屬、經始於乙卯、歲事於庚申、歷時六載、始付殺青。起太古迄淵末、凡經傳、史籍、志乘、私家撰著、金石文字、所載、無論賢奸、罔不編錄。其四裔在中國領域內者、亦並蒐採。而著述書畫名家、工商醫卜、藝技、仙釋、婦女、傭販、屠沽、有軼事流傳者、亦詳加甄錄。所收四萬人、用姓氏筆畫簡繁

爲次，共一八零八面。海人名辭典五卷矣。雖經編輯多人，矜慎考訂，辨別異同，匡正乖誤，然罪滿譌誤，仍未能免。蓋由載籍甚博，網羅匪易，衆人之耳目，輒感未周之所致也。然在今日欲得一詳備之人名簿錄，舍此更無由矣。

拙撰中國人名大辭典跋尾曰：本書摭採既富，漏略亦多。古人姓氏，因書寫之誤，曾經昔賢訂正，稿無可疑者；如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一之宋均，本作宗均，亦未據趙明誠金石錄殿本後漢書何焯考證改入宗姓，或於宋均略傳下註明，而一人兩見，如本書一零七頁有王拯，而補逸四頁，又出王錫振。不知王錫振爲王拯之本名，皆係疏忽。至其剪裁史志，不載原書與卷數，尤不便稽考。因年代既久，人名衆多，僅憑略傳，實難詳盡。鄙意後有作者，仍宜據所採諸書，逐人條注於略傳之下，如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六朝文例，庶幾著名之人，再略無妨；隱晦之賢，賴此注列，可以按檢原書，詳知行事。其爲便利，可勝言哉！端居多暇，晴牕展閱，就耳目所及，略爲補正添注，惜無全力以治之，聊存什一於千百耳。丁卯六月方湖題記。

檢人之書，上列四種，已略備矣。此外可以檢歷朝進士科第者，有明清兩朝題名碑錄，及朱汝珍詞林輯略；鉛印鉛印可以檢人壽行實爲摛文之助者，有人壽寶鑑及全祖望年華錄，易宗滄齒譜此書較詳分男齒譜女齒譜通行木刻本此二類本擬擇其一書著錄，惟今世學子，似非所急。苟志在淹貫，將來隨時購備，皆於考訂有資，勿以識小而棄置也。按以上爲檢人。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 臧勵蘇等 上海商務印書館本

地名辭典，以李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爲具體。然就各史地理志所載，稍加排比，殊少考訂疏釋之處，則猶未臻完美者也。近年國內從事於此者有二：一爲北平研究院劉鈞仁所撰之中國地名大辭典，一爲商務印書館臧勵蘇等所編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是已。劉書於十九年八月印成，商務本於二十五年五月始

出科後數月故臨時加古今二字以別之。因原名固從同也。今按劉書專收郡縣城鎮堡寨而不及山名水名。此書備載古今地名，以及省、府、州、郡、縣、鎮、山、川之屬。通稽羣籍，往復考證，稽領域之贏縮，辨名稱之異同；以及兵爭形勢，名流勝跡，工商富源，交通要道，罔不羅列清疏。則葛稚川所謂後作勝於前事者也。以言實用，則較劉書爲勝。惟古今地理，分析既繁，名稱又復歧異，欲求全無罣漏，常不可能。至劉書地名之下，分注羅馬字，卷末又附羅馬字索引二百三十二面，依據郵局譯音。此蓋爲便於西人而設，殊非國內普通學子所急需也。今錄本書，特爲附論於此。

歷代輿地全圖

清楊守敬

光緒二十九年楊氏觀海堂硃墨刊本

清末以沿革地理著名者，以宜都楊惺吾先生爲著。楊氏致力於水經注最深，有水經注疏一書，極精博，未刊行。今盧傳要刪四十卷及要刪補遺四十卷而已。此圖中爲平生精心構撰之作。卷首有歷代輿地沿革總圖一巨冊。此外就歷朝疆域，分圖凡四十四種，卽春秋列國圖、戰國疆域圖、秦郡縣圖、前漢地理志圖、續漢郡國志圖、三國疆域圖、晉地理志圖、東晉疆域圖、前趙疆域圖、前燕疆域圖、後燕疆域圖、南燕疆域圖、北燕疆域圖、前秦疆域圖、後秦疆域圖、西秦疆域圖、前涼疆域圖、後涼疆域圖、南涼疆域圖、北涼疆域圖、西涼疆域圖、後蜀疆域圖、夏疆域圖、劉宋州郡志圖、蕭齊州郡志圖、蕭梁疆域圖、陳疆域圖、北魏地形圖、北齊疆域圖、西魏疆域圖、北周疆域圖、隋地理志圖、唐地理志圖、後梁並十國圖、後唐並七國圖、後晉並七國圖、後漢並六國圖、後周並七國圖、宋地理志圖、南宋附遼地理志圖、金地理志圖、元地理志圖、明地理志圖、水經注圖是也。古今地名，用朱墨二色套印，極爲精細。大抵漢魏以來，依據水經注、隋、唐以後，依據正史。其所不及，則通稽古今載籍之確鑿有徵者，矜慎補訂，故詳覈可信。遠在日人所續製之上矣。故近人言沿革圖者，咸相推重。舊印本甚精，坊間約售餅金五十番。開板尙存鄂中，如新印則工料三十番足矣。力能購置者，不可不備；否則能購單行本歷

代輿地沿革總圖一冊，亦足爲讀乙部之助也。

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歐陽纘 武昌亞新地學社本

此亦簡明之中國沿革地圖也。本書旨在注重歷代戰爭，爲讀史兵家之助。上起五帝，下迄民國。大圖四十六幅，分圖約百餘。凡國土分合，州域變置，形勢夷險，戰爭策畫，開拓次第，交涉殷繁，皆可按圖而索。用朱墨二色套印，亦極明瞭。圖後附有說明，亦便比勘。大抵依據楊氏書，而歸諸簡括。治史學者，得此圖一冊，不廛明古時成敗興衰之由，亦足爲推往知來之助。又蘇甲榮有中國地理沿革圖一冊，尙簡要明確，可用。

春秋戰國地圖 鄒興鉅 武昌亞新地學社本

春秋戰國，爲國史最紛擾時期。其時地域之分合，名稱之歧異，尤難考索。舊注如杜預、韋昭、高誘、鮑彪、吳師道，亦稱具匡略而已。清儒從事者，如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張琦、戰國策釋地、程恩澤、國策地名考等書，旁蒐遠紹，廣徵而從，可謂勤且力矣。然亦多所闕略，且著說分疏，亦不能按圖而索也。本圖爲鄒伯庚推本李兆洛、楊守敬已成之業，參以舊注及高、顧、江、沈、張、程五家之書，研摩五載，爲擴斯圖。凡春秋六幅，戰國六幅，末附春秋戰國地名今釋一卷，朱墨釐然，圖說相輔。補闕訂譌，殆無一字無來歷矣。圖說皆較楊氏爲詳。後作勝於前事，於此益信。雖未能遍及秦、漢以下，然寥寥一冊，亦足以惠多士矣。

圖表志三種，皆爲稽考要籍，惟皆以後出精覈者爲勝。上列各書，不及前作，卽本此旨。然亦有往時專門之業，以今視之，似覺陳舊；其實亦有爲新著所不可掩者，亦不能不附論及之也。略存一二，以概其餘。

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 清陳芳績 道光刻本 廣雅書局重刻本

歷代統紀表十三卷 疆域表三卷 沿革表三卷 合刻 清段承基 家刻本

大清一統志 乾隆宮撰 殿本 活字聚珍本 清末上海鉛印石印二種本

此三書皆曩時學人所賴以檢查沿革地理者也。陳氏歷代地理沿革表，凡四十七卷，就歷代地理區劃，以及分設建置之變遷，逐一列表。雖涉繁瑣，然用力甚劬。陳氏後二表，不及陳氏書之細密，亦能明瞭合用。惟歷時既久，州郡區畫，往往有名同而實異，或名同而領域之大小又殊。偶一疏忽，動成乖誤。二書雖考訂甚嚴，然亦有失檢之處，可知茲事之難也。至於方志統志，代有增修，卷帙浩繁，購備匪易，即能購置，亦難盡讀。在今日既無新著簡要之書，不得已而求備一格，則清代官修之大清一統志，即其選也。一統志創稿於康熙，賡續於乾隆，重修於嘉道，除道光間國史館重修本未刊行以外，而乾隆二十九年之五百卷本，通行甚廣。清末上海有排印石印二種本，簡便易得。此書區分省部，於分野、建置沿革、關塞形勢，以及名賢、寓公、高隱、方伎、陵墓、古跡、物產，言之甚詳。方域之考索，行旅之取攜，殊為便利。雖官書不無譌誤，然方聞之彥，當不為其所囿也。學有興趣，此三書皆宜購儲，以資檢討。

描撰方湖讀書記曰：晉裴秀撰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上考禹貢與古九州，及晉州郡國邑之建置。此沿革地圖之最古者也。又唐賈耽撰海內華夷圖，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此沿革圖之有附說者。輿地之學，沿革為難。時有古今，地有分合，往跡久淹，無從確指。此一難也。三江九河，辨騰百喙，僑州寄郡，地匪一隅。此二難也。山川定位，而陵谷有遷，典籍是依，而記載恆誤。此三難也。清人治此者，莫高於閩若瓠、胡渭、顧棟高、李兆洛、張穆、汪士鐸、陳芳績、楊守敬諸人。然亦就其可信者而信之，不能盡謂其閉門合轍也。

中國析類分省地圖 歐陽纘 武昌亞新地學社本

國內以新法製圖之學，以新化鄒代鈞氏為最早；其成績亦最著。鄒氏自叔績先生以地理經史之學，教導鄉邦，至沅帆遂手製中外輿地全圖大小數十種，風行全國。鬻舍所講貫，行旅所取攜，罔不賴此。即最近三十年

內書坊私家官廳異域所新製，層出不窮，實皆汲流於鄒氏者也。此圖爲歐陽梅林所主編，亦經鄒興鉅審閱，始刊布流行。計析類圖十省，外蒙、西藏二區是也。寧、青兩省，以地勢關係，附入甘肅縣部盟旗，悉繪界線。其有特殊情形，正圖不能詳盡者，則繪分圖明之。都凡正圖三十九，分圖一百六十，表說一。卽地質、地勢、山脈、水系、氣候、礦產、鐵路、航路、郵政、電政、政區是也。行省二十有八，卽江域七省，珠域五省，河域六省，關東三省，關西一省，熱察綏康四數萬言，在今日欲覓一最近適用之地圖，尙無有出其右者也。本圖逐年改訂，以最後出者爲勝。

新圖之可用者，尙有丁文江、翁文灝等之中國分省新圖；編製新穎，有高出於坊間新製之上者。於氣候、地質、地勢、交通等，尤爲明確。但各省區地名，不及中國析類分省地圖之詳悉。中學用教科參考，最爲合宜。附存其目於此。

按以上爲檢地。

歷代職官表 乾隆二十四年敕撰 殿本 廣雅書局本 三長物齋黃本驥摘本只六卷 上海王氏重刻

黃本

將相百官公卿之有表，始於史記、漢書。厥後唐書有宰相表，宋史有宰輔表，明史有內閣七卿表，皆沿曩例。但所紀爲拜罷年月，與官制之變遷無關。非檢查官制流變之書也。本書以清代官制爲主，頗近唐六典體例。次則遍及歷代之官制，疏證異同，包括古今，貫串始末，旁行斜上，援古證今，修理分明，經緯縝密。治史者每於官名之異同，權限之大小，分位之尊卑，職掌之廣狹，輒致茫然。如遇有疑難，檢視此表，庶可燦若列眉。雖官書不無遺失，分割或近繁瑣，要爲讀史者不可少之書也。黃本驥三長物齋叢書內有摘本，上海王氏曾重刻巾箱本。如嫌原書太繁重，可備摘本。

按以上爲檢官

歷代紀事年表 康熙五十一年敕撰 殿本

呂黎嘗言：「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上下數千年，纍纍廿一史，治亂興衰之跡，體國經野之議，欲一一羅列胸中，勢必不能。則紀事提要之書，要足尙矣。宋程公說撰春秋分紀，將春秋時大事，摘要類從。顧棟高本之以作春秋大事表，爲清代名著。蓋亦以簡馭繁之法耳。前人頗致憾，僅限春秋一代，惜未能就通鑑所載，庶續爲之。此書精博不及圖書，惟上起帝堯，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年經國緯，略如史記年表、月表、通鑑目錄之例。標舉大事，剪裁有法。熟誦通鑑者，閱之以增回憶；未熟通鑑者，讀之以檢史書。提要鉤玄，爲用至廣。惜僅及元末而止，明清二代，皆付缺如。則有待廣續者也。原稿爲武進龔士炯所撰，本名歷代年表，僅至隋而止。康熙四十六年南巡，龔氏進呈，乃詔工部侍郎周清源，內閣學士王之樞續成之。如殿本不易得，可取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代之。

歷代大事，舊表編製，每感繁瑣，少切實用。本書既闡明清兩朝，且殿本亦不易得，在近時亦無續修之切要。鄙意擬以資治通鑑及通鑑前編續通鑑，明通鑑清史稿爲主，而輔以通考等書。將歷代興亡政制文化諸大事，按年編載，以簡明切用爲歸。定名曰歷代大事年表，彙爲巨冊，亦不可緩之舉也。如有熟精乙部發憤著書者，曷起爲之，勝於臆論多多矣。

廿一史四譜 清沈炳震 海寧查氏刻本 廣州局本

所謂四譜者，即紀元譜、四卷封爵譜、二十四卷宰執譜、十卷謚法譜、十六卷是也。諸譜皆歷代重要大事。自漢迄元，粲然大備。熟精乙部者，亦賴此書，以備檢查。亦不朽之宏著也。沈氏爲史學專家，故本書條理縝密，詳確可信，治史學文學者，皆宜購備。

按以上爲檢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乾隆四十七年勅撰

殿本大字本

揚州小字本

廣州小字本

乾隆間湖州沈氏

刻小字本

福建繙殿本

上海漱六山房石印小字本

附未收書目五卷簡明目錄二十卷

上海大東書

局縮印殿本附未收書目五卷索引四卷

商務印書館鉛印附索引本四巨冊

儒藏之說，始於明人曹學佺。乾隆初年周永年乃撰儒藏說，以倡之。羣知其不可緩也。朱筠督學皖省時，嘗奏請編輯永樂大典，中朝初不注重。嗣以文禁日嚴，民間私著，禁不勝禁。清廷乃利用採訪遺書編纂四庫全書爲辭，陰含檢舉天下圖籍之意。此乾隆三十七年毅然有編纂四庫全書之舉也。前後統計爲時歷二十年，撰者至三百餘人，繕書至七部；而此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冊，據陳垣查點天津閣本數三千四百四十八種，存目六千七百八十三種不在此數萬八千七百六十二卷，存目九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卷不在此數之煌煌巨籍，乃昭垂天壤間矣。

開館之初，一方面編輯全書，一方面別撰總目提要。至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簡明目錄同年刊成。提要全書二百卷，每書名之下，具論撰人之爵里年代，本書之內容得失，篇卷之次第分合。其考證縝密處，頗足供學人之研討；其考證疏漏處，亦足滋後人之疑慮。至最大闕點，則又在高下在心，予奪失當。過信其書者，固足貽誤；抨擊其書者，亦近管窺。知其失亦當知其得也。至於偶獲一書，未悉其源流內質者，檢讀提要所論，實足以資啓迪。昔張廣雅教人治學門徑，可借途於此。鄉曲苦無良師，得此勝於目論多多矣。

提要體例，絕類一書之序跋。昔劉向校書中祕，每得一書，隨錄奏上。所謂錄者，卽一書之提要，亦等於一書之序跋也。漢魏間所傳之劉向別錄，與四庫總目提要正同，惜其書傳至隋唐已不可見。隋時許善心七林，亦仿劉向書。宋時官撰崇文總目，亦有釋題。今其書並佚。吾人欲考古籍存佚及佚書之內容，皆無從取證。此學者所致惜也。其書目有提要而流傳於今者，如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書，尙可考宋以

前佚著至清四庫總目提要以後私家撰錄尚有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一書論列詳明類近提要，惜刻本只存七十一卷，集部殘缺尤多，未能窺其全豹。然以私家一人之力，成此偉著，亦難能而可貴者也。此外目錄雖多，或但著書名，而體類簿籍，或間疏大旨，而書限專門，外無揚權今古之能，內少抽繹寸心之用。目錄家當廣致而比勘，讀書者尙無暇以從事也。

四庫總目提要，既有二百卷，合正目存目共計一萬二千三十一種，一十七萬一千三卷，而其中尙有三百九十一種，未著卷數。若是則書名之多，作者之衆，初學檢閱，寧非大難？故索引之目，尤爲學者所急需也。四庫總目索引之作，以同治間范志熙所編之四庫全書總目韻編爲最早。惜未刊行，有稿五冊，在北平圖書館。今所傳者，有大東書局本，後附陳乃乾四庫全書總目人名索引，商務本附四角檢字索引，及燕京大學洪業之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前一種以姓氏筆墨繁簡爲次，後二種則各用新法檢字，雖甚通行，惜未普遍。然能先熟編者條例，則應用亦不難矣。

書目答問

清張之洞

光緒二年寫刻大字原本

鄂中就原刊剞補本

廣西重刻本

巾箱小字本

各

省官刊本

各省私家刻本

光緒五年成邦幹台州刻本

江人度箋補四卷本

上海蜚英館石印四開

本 石印小本

上海書坊鉛印本

上海鑄記書局增補本

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

南京國學圖書

館鉛印范希曾補正本

此近代最詳備最切用之國學書目也。余嘗謂書目之作有三：一爲史家之書目；一爲藏書家之書目；一爲讀書家之書目。蓋史家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爲職志，故宜網羅數代之全，而別裁刪要之旨，隱寓其中。藏書家以保存孤本分別舊槧爲宗趣，故侈談人間未見之書，而闡幽搜逸之意，始終不渝。惟讀書家以實用切要爲歸，故書不必求其隱僻，板不必論其新舊，要必於古今學術之全，寓提要鉤玄之旨；又貴區析其類別，而不囿

成規，論列其得失，而不尚高談。使操觚之士，獲此一編，庶幾如操舟於煙海之中，得南針而辨其方位；冥行於閨室之內，得孤光而識其方隅。此讀書家書目之可貴也。光緒初元，南皮張香濤先生督學蜀中，蜀中多材俊之士，銳意古學，獲雋晉謁，羣以「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爲善？」爲問。南皮以偏舉，既嫌絀漏，單舉又恐專門。乃託江陰繆荃孫代撰此編，精寫鏤版。始則流布蜀中，繼則剞補於江漢，終乃重刊於各省。光宣以來，篤志學者，幾於家有其書。湘潭葉煥彬嘗稱其書損益劉班，自成著作，霑溉士類，爲功至鉅。又嘗手跋其書，一再以三校補尤備。今日學子，口不誦六經，目輒迷四部，省力省時，羣趨弁陋，至有奉梁胡國學書目以周旋，老死而不悔者，曷就此目而展翫之，當知學海更別有津筏也。

此書分類，頗有異於四庫，因四庫總目爲官書，其類例亦頗戾於古，不足爲訓。此書爲昭示後學而作，外雖循四部之舊，內實多出入之處。孫星衍祠堂書目以後，此亦極意改革者也。如出叢書於子部之雜家，幾與經史子集並峙爲五；列正經正法於經部之首，別周秦諸子於子部儒家之前，亦與四部分散六藝九流之中者有別。此區類之不同也。至於書籍分隸，如四庫以通志入別史，而張氏則以通志入政書；四庫以穆天子傳入小說，而張氏則以穆天子傳入古史。此分隸之不同也。此類甚多，不勝縷數。要皆與四庫全書總目顯爲乖違者也。

本書所舉，皆爲學者應讀之書。其要義尤在將經史子諸部之基本書，別錄每類之首。如經部之正經正注；史部之正史編年；子部之周秦諸子是也。湘鄉曾氏嘗言：「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源之水，不過數十部耳。後有修藝文志四部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瀆，另有編列。別黑白而定一尊，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少矣。」張氏本書之編製，即本曾說，學者能先從事於此，則植本堅定，羣籍雖多，異說雖衆，然升高俛下，衡鑑在胸矣。此爲治學不二法門，甚毋忽焉。至其縷刻板本，皆同光間通行之本，在當時並非難

得今既時又五十餘年新著新槧益爲美備余曾見王職運能羅宿皆有增補詳注本惜原書已散無從再見
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有新印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二册最詳備。

四庫目錄 楊立誠 浙江圖書館排印本

此檢查版本之書目也。獨山莫友芝嘗就生平所目視舊槧詳加著錄爲邵亭見知傳本書目一書頗爲藏書家所貴。同時仁和邵懿辰居京師時亦嘗就所見舊本隨手添注於案頭四庫簡明日錄之上其裔孫邵章刻之爲四庫簡明日錄標注亦爲檢查版本之要書。今莫書有鉛印石印兩種而邵書則售價甚昂非普通學子所能購置也。吾友楊一民君任浙江圖書館長時余嘗勸其將莫邵二家書內所載各本與四庫簡明日錄合編此書分爲書名撰人卷數版本書旨五格列表橫行以便翻檢。學者求書雖不注重版本然舊刻流傳至今不廢偶得舊槧檢視此目當知其刻本之可珍貴耳。

叢書書目彙編 沈乾一 上海醫學書局本

叢書之有專目始於清嘉慶間顧修之彙刻書目初甚簡陋經唐棲朱氏增訂補綴略該備矣。嗣後傅雲龍有續彙刻書目羅振玉有續彙刻書目楊守敬有叢書舉要楊書經李之鼎增訂在南昌以鉛印活字本印行風行中外羣推爲叢書目之巨擘矣。顧印本甚稀近三數年有求之而不得者。故本編未能以此著錄。本書取揭書爲底本而益以新槧及日本松澤老泉氏之彙刻書目爲諸家所未載者。用辭典體例以叢書名首一字筆畫繁簡爲次第。收錄二千餘種可謂富矣。如欲檢某種叢書所收何書書有若干種得此一編殊爲便捷。惟所收有非叢書而爲總集者亦有私家專集或一官一集之例概以叢書視之悉行編入。此其失也。鄙意叢書之貴有專目不在欲知某種叢書內所收何書與書若干種而在欲知某種書在何種叢書內或同時可檢得某書互見某叢書中。如本此旨別編一叢書子目索引則吾人至圖書館或私家借閱書籍時只須

一檢此索引，頃刻可得。其便利視此目爲尤要。曩撰叢書之源流類別及其編索引法一文，卽暢言此旨，且附有略例。如有好事者，循此例尅日成書，則學術界所企望者也。

浙江圖書館刊有叢書子目索引一冊，惜所收叢書，以文瀾閣所藏爲限，註漏甚多。且卷數與所據何本，皆不備，亦不便稽考。聞近日已重加改訂，且不限於館藏，亦工具書之切要者也。

書目流傳，宋後爲盛。官書私著，派別甚繁。其但著書名之目錄，無關宏旨；其專載舊槧之目錄，靡供賞鑑。學者以切於實用爲貴，則此類目錄，雖可以檢考佚書孤本，然非所亟亟也。惟區類之旨，皆守四部之成規。清人所撰集，惟孫星衍祠堂書目、繆荃孫藝風藏書記、張之洞書目答問，不遵四部，其類例皆足以繼往開來。此又目錄家所不可忽視者也。至於專門之目錄，可以補四庫全書總目所未備者，如曲海總目提要，可以考戲曲算學書目提要，可以考算經道藏目錄詳註，可以考道藏闕藏知津，可以考內典。學尙專門者，皆宜瀏覽也。按以上爲檢書。

佩文韻府 康熙五十年勅撰 殿本 江西泮湖翻刻殿本 湖南刪節本 廣州翻殿本 上海同文書局

石印本 五洲同文石印本 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新石印本 上海石印巾箱本

辭書尙無善本，此書在舊日，僅供辭章家撻持之用，大雅所不道也。然分韻隸事，在唐有顏真卿之韻海鏡源，在元有陰時夫之韻府羣玉，明清名賢，如楊慎作韻藻，朱彝尊作韻粹，卽在通人，記誦博洽，亦不免有兔園冊子之譏。是韻府雖近俗書，然以代辭典之用，正未可一概抹殺也。此書以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爲底本，所謂「韻藻」者，卽陰氏凌氏所已採，所謂「增」者，卽由康熙時諸詞臣所纂集，以補陰氏凌氏所未備。全書齊下一字爲韻，由二字三字至四字五字。編次前後，又各以經史子集爲次。其一語而諸書互見者，則引最初之書，而以其餘條次於下。又別以事對摘句，附於其末。自有韻府以來，此其浩博者矣。如遇有不知出處之辭句

或故實檢閱此書即能明瞭惟官撰辭書成於衆手進呈以後即有闕誤亦未敢輕改用此書時如家中富有藏書仍宜再檢本書以資自證不可輕信耳。商務印書館近編辭源正續編用意亦同。其編製則齊上一字而以字典分部隸之。且收入新名甚多。習用者檢之可得。稍冷僻者仍付缺如。如能廣徵舊籍旁採新詞詳注出處嚴加考證俾成一完美之辭書則可與此代異矣。

淵鑿類函

康熙四十九年勅撰

殿本 內府古香齋巾箱本

翻刻殿本

廣州翻刻古香齋本

上海光

緒壬辰同文書局四開石印本 又六開石印本 上海石印三層本共十册

此清代一大類書也。類書始於魏文帝皇覽至北齊後主有修文殿御覽

武平三年勅陽休之祖延等三十餘人撰集總類五十分目二百四十二卷此書初

名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書成又改名修文殿御覽見後主本紀

至唐有藝文類聚至宋有太平御覽此官撰類書最古者也。今魏齊書已不傳

傳者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二書而已。明人俞安期採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六帖刪去重複合併爲一。又

益以韓鄂歲華紀麗稍補以杜佑通典爲唐類函一書徵事於六朝以前而武德貞觀以後不少概見但存題

詠數篇。此蓋明人風會使然無足異也。本書命名與俞同特就其所編而爲廣徵元明以前文章故實類目分

明本末具備其編次之法與初學記藝文類聚從同而詳博過之。雖間有失檢要不失爲晚近巨籍。惟清代學

者諱言此書甚至鄙夷醜詆亦猶唐宋間之類聚御覽在當世不爲通人所稱許時異代遷至今日則以多存

佚籍之故片紙隻字寶若球琅矣。載筆之士偶取展視未嘗不藉此溫誦故實濬發文思不當以客氣凌之耳。

拙撰方湖讀書記曰類書品格最下通人恆不重視然閱時既久古籍日亡而前代類書反爲考訂輯佚所

取資其重視又不亞於經史。此可怪也。今皇覽華林遍略修文御覽皆已久佚。唐宋間類書之獲存者如北

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册府元龜山堂考索事文類聚海錄碎事玉海等乾嘉諸公

皆以此爲考證大輅高郵王氏之學卓絕千古嘉道之間頗有傳其訂正羣書皆先檢古本類書及馬總意

林羣書治要諸書所引用經子原文，如遇異文，條記座右；然後詳稽音詁，力求貫通，再證以宋以前類書羣籍引用異文，定爲某宜作某，或衍或奪，每一義，確不可易，皆類書之助也。今試驗高郵諸書，疑若可信。然古人引書，隨宜竄易，刊落本不盡遵原文，漢人疏奏及說苑新序所引用經子之語，尤可取證。如以類書多存佚籍，是擴見聞於理或允。若過信其書，取衆手雜集之文，強易經傳之舊，伯申父子，寧無辨別？世人或以乾嘉諸公崇尚古本類書之故，遂造此擬議之辭耳。卽如宋太平御覽，至明而始有重刊，黃正色活字本，已多肌改，黃蕘圃顧千里又累竄易，務求其通。它日據此以校經傳子史，將謂御覽作某爲可信乎？

拙撰方湖讀書記曰：索引爲用至宏，惜近人所撰集，無巨製以壓人望。鄙意欲爲十書作索引，所謂十書者：卽漢書注、三國志注、世說新語注、水經注文、選注、一切經音義、初學記、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是也。數書多存古書，乾嘉諸公以此爲輯佚淵藪，惟諸說散見，往往顧此失彼。如能提要編爲索引，則不難舉一目而諸說悉見；其有裨校勘緝逸之業者，當無涯涘。惜卷帙繁重，發凡起例，殊費鈎稽。寫定成書，恐亦非十年不能卒業耳。

辭書之作，在前人則有兔園之譏，在今日則代辭典之用。此二書者，通人所不道。然曩時士夫，方其鏽戶潛修，無從問業，亦未嘗不取給於此。嘗見有博洽自矜者，偶有遺忘，亦嘗檢閱。則本編揭槩二書，以代辭典之用，猶勝於急就俗書多多矣。夫爲文之道，莫切讀書；而讀書之要，厥惟經史。六朝之載記，唐宋之雜書，偶事涉獵，亦擴見聞，抽意摘辭，自成聲逸。蓋積理既厚，下筆而不能自休，徵事既多，伸紙而便拾卽是。否則徒恃類書，摳摭補綴，雖能勉強成篇，終覺餽餽滿紙。垂世行遠，寧非夢囂？然類書非關重要，而自撰有助博聞。昔張華博物志，雜記是傳，沈約工文，珠叢著錄，魯公博學，迺有鏡源，白傳善詩，猶傳六帖。蓋佔畢必賴，疑記纂集恆出本書。因人成事，力省而難憑，積歲爲編，功勞而易記，得失之數，奚待費辭。憶湘鄉曾氏託人購書，不取韻府，而燕居日札，

乃託饋貧，輒近名賢，深知此旨。後生治學，寧不知所務乎？偶因著錄，聊託深言。按以上爲檢辭。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作者韻編 閔孫頤 民國二十年家刻本五卷

此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作者索引也。鐵橋原稿本附有姓氏韻編五卷。烏程蔣季卿整編募全文總目百三卷時，全文未刊行時此總目已先刻成單行即已亡失。嗣黃岡王毓藻於光緒丁亥，得全文原稿於方功惠家，出貲刊刻，檢視全書，而所謂韻編五卷，亦不具。蓋亡佚久矣。此書總目，既有百三卷，作者多至三千三百四十二家，偶取檢尋，不能應手而得。學者苦之。象山陳漢章任教南雍時，全嘗見其手編全文作者韻編一巨冊，當時即擬寫福事，元未果。今閔氏此書，與陳書體例正同。依韻繫姓，依姓次人，而詳注其朝代卷數。至全文之名，與蔣目之卷數，間有參錯。閔本皆一一標注。自有此書，而此三千三百四十餘人之文，隨檢隨得，節省時力，爲功至鉅。編者閔元召爲閔葆之先生長子。幼學工文，卒年僅三十有二。此其遺著也。

拙撰方湖讀書記曰：今日同季剛訪伯弢。伯弢出示手編嚴氏全文姓氏韻編一冊，將作者姓氏，依韻編次，一覽可知。某人文在某代文某卷。曩檢嚴氏目例，知全書本編有姓氏韻編五卷，不知粵中刊刻此書時，何以未刊。豈嚴氏擬編而未成書耶？抑原稿已成而方氏遺失之也。伯弢補編此書，可彌遺憾。它日當從伯弢寫福，以備存查。竊以總集之宜有索引，不廬此書。知全唐文、古詩紀、全唐詩、全五代詩、全詩選、列朝詩集、全唐文、紀事、唐詩紀事、宋詩紀事、元詩紀事、明詩紀事等十二種，皆卷帙繁重，宜有姓氏韻編，以便檢閱。如能合嚴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共十三種，合編作者索引，使同時可檢出作者，取而互勘，則有功後學，良非淺鮮。又按上列十三種，皆以詩文隸人，與分體總集有別。姓氏索引，尚非大難。它日當有發憤著書者。

國學論文索引正續編 王重民 中華圖書協會叢書本

近人論學之文，概存雜誌，雖良楛各別，亦時有善言。此書搜集近二十餘年雜誌，而斷自民國十七年以前。共得雜誌八十二種，論文三千數百餘篇，分類編爲索引一冊。論文題目下，注明撰人及所刊雜誌號數。近又有續編三編各一冊，可以檢查近人關於國學論著，借結漏尚多，分類亦多不安。然有此一冊，於檢閱不無裨益也。

文學論文索引 張陳卿等 中華圖書協會叢書本

本書搜集雜誌百六十種，起光緒三十一年，迄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分爲三篇：上篇通論，中篇分論，下篇評傳。雖遺漏尚多，然約略備具矣。尚有續編，未出。

拙撰方湖讀書記曰：日人所謂「索引」，即我國所謂「通檢」，西籍所謂 *Index* 是也。「索引」二字，中土往籍，無此名稱，日人用之最廣。我國學者，喜其與索隱二字意義相近，可以比附，亦有易「索引」爲索隱者。實則索隱二字，本出於易之「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唐時司馬貞撰史記索隱，其自序所謂「異聞探撫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本申」者，蓋其意義實與注解箋疏之義正同。非同「索引」之義，取便檢尋也。西籍每於卷尾，附入 *Index*，日人「索引」，即本於此。近人頗以「索引」不見中籍，而索隱意義迥不相侔。於是有融合西文 *Index* 之音與義，譯爲「引得」二字者。燕京大學圖書館，且於十九年間，特設一引得編纂處，今編輯成書者，如說苑引得、讀史年表引得、白虎通引得、考古質疑引得，皆是也。書既流布，將來沿用，定不乏人。然此二字之變遷，不可不知也。

「索引」本爲學術上重要工具，亦即羣籍或一書之筭鑰也。我國雖無此名稱，然其功用，與關於學術上之重要，前人亦早有論及。邢昺爾雅註疏序云：「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引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

籍之樞要者也。鄭氏以五經與義亦嘗以「爾雅爲孔子門人釋六義之文」一與通雅所謂「經籍之樞要」者，同認爾雅一書爲釋經之總會者也。此其借言傳註之功用，然後世「索引」之意，固可溯源於此。其最能闡明「索引」功用與其關係重要者，至清儒章學誠氏所論，尤爲顯明。章氏校韻通義，嫌名云：「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劉刻章氏遺書卷十第十一頁下其校韻條理第七之三，又云：「校韻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釋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以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得其至是。」劉刻章氏遺書卷十第十五頁下綜上所論，是「索引」之用，章氏言之極詳。此屬於理論方面者也。若其編纂成書，取便後學，則如李兆洛之歷代地理志韻編，詳於地理；汪輝祖之史姓韻編，便稽史姓；范志熙之四庫全書總目韻編，可考庫書；黎永椿之說文通檢，可檢說文。皆本此理論而見諸實用者也。

我國舊日編撰「索引」之法，約有二途：其一用康熙字典所用部首爲綱領，於字下注其篇目卷數；其二用官韻所收之字爲綱領，於字下注其篇目卷數。上列諸書，皆用此法。惟字典部目甚繁，韻目亦多疑似。檢查之時，在先輩熟於此二書者，尙不至困難，今人則多覺不便矣。近時通行之「索引」書，乃依字之筆畫繁簡爲先後，而「四角」「三角」「皮櫛」之檢字法，亦乘時而起，雖較便利，實難普遍。皆急待研討者也。至特設機關以從事於此者，有中華圖書協會所設之索引委員會，燕京大學圖書館所附設之引得編纂處。其正在編輯者，有杜定友之九通索引，錢亞新之四書字彙及索引，文華圖書科之圖書集成索引，四庫全書總目目錄索引。他如十三經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鑑等書，亦有擬編「索引」以行世者，則是此類書之編製，方與未

艾，亦學術界不可緩之舉也。

按以上爲檢文。

右工具之部，爲類凡九，爲書凡二十有六種。學者得此，當可以助檢尋。其中除一二種無新槧外，餘皆通行易得之本。非僻書也。或有疑其過於繁重，非學子時力所及。不知稽考有異乎通銓，通銓以簡約疏達爲貴，故篇段而旨微，稽考以闡博該括爲主，故書富而用周。一則示治學之門徑，一則備燕居之檢尋，簡冊雖多，何傷曰治西方百科全書，巨冊疊疊，學子應用，猶嫌絀漏。以此當之，未敵萬一。洵修圖書集成，殆其庶幾！今本編不錄集成，已從婚約。並此而不具，何以備諮詢乎？（讀書顧問創刊號）

涉覽書之二大類別及其提要

汪辟疆

治中國學術者，於經史基本書外，有二大類別要籍，不可不瀏覽者：一曰綱領書，二曰叢載書。茲將其類別及其書之內涵，說明之。亦治學者所不可忽也。

(1) 綱領之部

綱領之書，古不重視，今則羣奉爲玉律矣。蓋此類通論綱要之書，上者折衷羣言，獨抒妙緒；次者刺取陳說，僅能排比；下者庸濫滿紙，謬誤相仍。比年以來，學術凌替，教師所口說，坊間所刊布，率皆急就成章。即求其次者，不可得，遑論上焉者乎？惟古今通人，偶有流傳，或屬通詮，或爲專論，其立論謹嚴，文辭淹雅者，承學之士，取而覽觀，亦足以通古今學術之郵，啓深造自得之鑰，要亦未能屏棄也。慎取善觀，藉供片櫛，若云全味足知，斯又失作者之本意也。

拙撰方湖讀書記曰：通論爲詮釋要義之書，在古人非所重視。近時學子，則以在校習聞綱要通論之言，多視

爲枕中鴻秘，而古人所重視之經史本書，反束諸高閣；一若只習此寥寥數十頁之概論，古書精要，卽具於此。大誤也。通論之書，古人未嘗不作，其要旨則在指示途徑，俾讀本書。及學問深造，則此種指示門徑之書，早在筌蹄之棄，故傳者甚稀。至若彥和之論文心，子玄之作史通，至今爲學人所誦習者，實以其書於詮釋要義之外，而文學確能自立；否則如裴子野之雕蟲論，李之良之翰林論，二子並在六朝，非無文事，今就其逸篇觀之，終出彥和之下，則存佚之數可知也。再就各史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綱、輿中、興書目，偶一檢閱，就中論六藝論諸子論文之書何限，今皆無片語流傳，尤足取證。輿學三十年，校中各課，皆由教者自編講義，人自爲政，自詡不蹈古人，不襲今人，弊帶自享。究其實際，皆顧亭林所謂「買舊錢收廢銅以充鑄」而已。莘莘學子，聞見不多，一聞此通論之書，源源本本，縷晰條分，自覺觸處新異，影響所及，使穎異之士，終身不讀詩三百篇，而大倡小序、鄭箋之可廢，不讀太史公書，而敢作馬遷與 Herodotus 之比較。流布既廣，淺者則驚其博洽羣書，融會中外；明察者則知爲古今人之唾餘，徒災梨棗，學術竄敗，此爲癥結。

漢書藝文志 漢班固 漢書本 王先謙漢書補注本 宋王應麟玉海附刻考證本 近日浙江圖書館新印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尤詳備

本書取裁劉歆七略，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略。至七略中之輯略，則散歸六略敘論，不別立專略。學術源流，燦然具備。不但開史家志經籍之先河，實考鏡流別辨章學術之要書也。近人孫德謙有漢書藝文志釋例一卷，雖略有乖誤，大端尙可信。治錄略者，可資參考。並附著之。

隋書經籍志 唐長孫無忌等 隋書本 章宗源考證本鄂局刻 近日浙江圖書館新印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卷甚詳備

漢志後，此爲最要之書。唐初，梁時文德殿五部目錄及阮孝緒七錄尙存，故魏徵等修隋書，卽取梁時著錄爲

底本，而詳著其原卷及見存卷，尤爲詳覈。漢唐間古書，十不存一，賴此志略存梗概；其敘論亦明確，足繼漢志，不得以四庫提要抨擊少之也。清儒章宗源有考證，最精博，惜其書已佚，今廬存史部。湖北有刻本，易得。至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卷，雖不逮章書，然亦詳核矣。

正史有藝文志者，僅漢書、隋書、新舊唐書、宋史。除明史仿宋孝王關東墳籍志，但甄錄一代著作外，餘皆通代爲書。張壽榮有八史經籍志，蘇州有刻本。又日本有鉛印本。考歷代著作者，可購置張書，甚便檢查。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敘錄 清紀昀等 靈鷲閣叢書本 上海醫學書局周雲青注本 四庫全書答問附錄

本

此廬錄四庫書目序錄，非提要全書也。提要有總序，有子目小序，述其源流正變，典贗可誦。學術綱要，已略備具。提要別見工具書類別及其解題一文，此不備論云。

古今僞書考 清姚際恆 知不足齋叢書本 四川單刻本 湖南經濟堂刻本 近人金申受古今僞書考

考釋本 北平樸社鉛印本 黃雲眉古今僞書考補證本

辨僞之學，本出仲任。唐如韓柳，宋如吳棫、朱熹、高似孫，稍疑及經子矣。明胡應麟撰四部正譌，遍及羣書，惟條理未密；清人閻若璩、崔述、康有爲條理較密，而廬及專書專代。惟清初姚首源古今僞書考，就前人及作者研窮所得，排比次第，指陳眞僞，尙稱明確。學者籍繹古籍，最宜先讀。今人喜標舉辨僞之學，然源流不可不知也。按以上爲羣籍綱領。

文史通義附校讎通義 清章學誠 蘇州刻本 粵雅堂叢書本 江西豐城刻本 上海羣益書局鉛印本

上海會文書局影印章氏遺書本與蘇刻本有出入 上海近日鉛印本有刪去校讎通義者劣 章氏遺書本最完備

本書詳論學術流別及史法文法外篇專論方志後附校讎通義折衷劉向劉歆班固鄭樵焦竑諸人之說原委備具。上海鉛印本刪去之，最爲謬妄。閱此書時，可參看近人胡適章實齋年譜。

章氏生乾隆時，惠戴之學風靡天下。章氏獨張其文史之學，頗足易一時視聽。大興朱笥河尤篤信之。其實有獨到處，亦有疏淺處。讀文史通義者，要不可過信也。遺書頗富，惟嘉道後，廬傳文史通義校讎通義遺稿爲嘉興沈曾植所得。光緒末年，劉承幹就沈氏所藏，益以新獲鈔本爲刻章氏遺書，最爲賅備。近人爲章氏之學者，有錢唐張采田元和孫德謙。

史徵 張采田 壬子屏守齋重刻本 上海石印本

此書以史統攝經典諸子，卽本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而擴充之；立說駁及諸子範圍，條其流別，明其統系，可爲研討古代學術流別之參考。

校讎學纂微 孫德謙 孫隘菴所著書本

目錄之學，與史相緯。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學術源流，及一家一書之宗趣。此書闡揚向歆之學，頗見原委，可與章實齋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並讀。

按以上爲考論學術流別綱領。

助字辨略 清劉淇 康熙五十年原刻本 乾隆四十四年國泰重刻本 咸豐六年海源閣楊氏重刻本
民國十二年長沙楊氏重刻本 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海源閣本

中國文法無專書，有之則確山劉淇助字辨略是已。劉氏以構文不外實字、虛字二端，而虛字運用爲難。乃博求先秦兩漢羣書，摺拾助字爲助字辨略五卷。爲類三十，曰重言、曰省文、曰助語、曰斷辭、曰疑辭、曰詠歎辭、曰急辭、曰緩辭、曰發語辭、曰語已辭、曰設辭、曰別異之辭、曰繼事之辭、曰或然之辭、曰原起之辭、曰終竟之辭、曰

頓挫之辭，曰承上，曰轉下，曰語聲，曰通用，曰專辭，曰僅辭，曰嘆辭，曰幾辭，曰極辭，曰總括之辭，曰方言，曰倒文，曰實字虛用。釋訓之例，凡六：曰正訓，曰反訓，曰通訓，曰借訓，曰互訓，曰轉訓。班諸四聲，不虛爲摛文之助，實籀讀先秦兩漢古書之筌鑰也。後世王引之經傳釋詞十卷，其撰著之意，略同此書。而訓詁益精密。

經傳釋詞 清王引之 家刻本 守山閣叢書本 皇清經解本 涇縣洪氏刻本 高郵王氏四種本 北

平鉛印四開本 上海舊石印高郵四種本 近日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本 萬有文庫小字本

此書刺取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爲搜討。通其訓詁，明其變化，詳其用法。可以通文法，可以讀古書。最謹嚴最明確之助字釋例也。

經詞衍釋 清吳昌瑩 同治末年粵中原刻本 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本

此爲同治間，南豐吳華石明經推本王伯申氏之書而作者也。補其漏略，伸所未詳。其精當人心者，不亞王書也。吳氏在粵時，曾以此書就正陳蘭甫，當更可信。吾鄉治高郵學者無人，得此足爲後勁矣。

經義述聞通論 清王引之 高郵王氏四種本 原刻本未備 上海石印經義述聞本

通論在經義述聞內第三十一三十二兩卷。精覈與經傳釋詞同。

古書疑義舉例 清俞樾 春在堂全書本 單行活字本 續經解本 長沙鼎文書社新刻本 附劉師培、楊

樹達補共三卷馬穀倫穀錄一卷 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全書本

周秦兩漢間古書，用字造句，與後懸絕。此書陳古今之辭例，辨異同之由來。閱之可明古人造句之法。最有益學者之書也。

治西方語文者，先治文法；嘗慨中土無足方軌者。實則文成法立，烏有定程？上列諸書，亦只就秦漢典籍，比勘鈎稽，昭示後學。謂爲文法書可也。清末丹徒馬建忠氏仿西方文法書體例，撰馬氏文通一書。詳釋字性句例，

中所徵引皆出經傳諸子號稱詳贗惟但爲精通文義者說法不能執途人而語此也馬氏頗能讀古書條理縝密治國文者終宜一讀。

按以上爲讀古經傳諸子書綱領。

經典釋文序錄 唐陸德明 通志堂經解本 盧氏抱經堂本 武昌成都繙刻本 廣州局重刻本未善

四部叢刊影通志堂本 北平近日新印單行本

在經典釋文卷第一敘述羣經傳授源流甚詳有溢出兩漢書儒林傳之外者蓋唐時舊籍尙多故傳授源流尙粲然可考明人朱睦㮮撰授經圖（在惜陰軒叢書內）卽推本於此惟唐人不辨僞古文故論尙書不可盡信又以老莊次論語之後與孔子並列此由唐初崇尙老子故陸氏取之朱氏授經圖及清人洪北江全書內傳經表一卷治此書時可取互證。

經學歷史 清皮錫瑞 湖南皮氏八種本 又單行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湖南刻本 又萬有文庫鉛

印小字本附周子同注

分期論述經學源流有精到處惟皮氏爲今文家其評論得失亦有偏翳處善讀者當自得之又劉師培會撰

經學教科書亦論傳授源流爲古文家言近日滬書局有易名爲經學源流淺說改用語體文卽全本劉書。

經學通論 清皮錫瑞 湖南皮氏八種本 又單行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湖南刻本 又萬有文庫鉛

印小字本

此分論詩書易禮春秋各經大義微言爲皮氏用意之作其得失與經學歷史同善讀者不可過於拘守耳。

光緒末年有常熟潘任者任教兩江師範學校曾撰七經講義及羣經綱領共六冊潘氏篤信古文故立論尙平實無流弊但此書尙未見單印本余藏有全稿它日當託滬局印行以惠學者又近人范文瀾有羣經概論

可參閱。

古今學考 廖季平 蜀刻廖氏六譯館全書本 四譯館叢書本 又單刻本 南京坊間鉛印本

廖季平爲近口今文學專家。此書就古今學條舉異同，最爲明瞭。廖有四譯館全集，中多辨論古今學，及今文學專書，讀此書如有興趣，可向蜀中購求全集讀之，可爲治今文學基礎。

按以上爲經學專書綱領。

史通 唐劉知幾 明萬曆張鼎思刊本二十卷無注 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張本 又史通通釋二

十卷浦起龍釋 原刻本 廣東重刻本 光緒間上海舊石印影原刻巾箱本 近日上海文瑞樓影印原

刻六開本 又史通訓故補二十卷黃叔琳注 原刻本 又史通削繁紀昀評 盧刻硃墨本 廣東翻盧

本

此爲論史籍專書。凡歷代史家流別得失體例，言之極詳覈，於史法尤斷斷。卽以文論，亦典贍可誦。近人陳漢章有補注，刊入史家雜誌。治此書者，若取而分注浦氏書中，可擴見聞。

通論史學綱領之書，日人及國內學者，撰著甚衆。惟立論多受西方史家薰化，陳義甚高，改作不易。淺嘗之士，偶見短書，詭爲至論，終歸無當。其塵可供參考者，如梁啓超之中國歷史研究法，正編補編，何炳松之歷史研究法，新史學，新史通義，范文瀾之正史考略，尙可節取其餘陳陳相因，庸濫滿紙，等諸芻狗而已。

按以上爲史學綱領書。

子略 宋高似孫 百川學海本 學津討原本 四部備要本 古書讀本巾箱本

諸子辨 明宋濂 明刊宋學士全集本 傅刻宋文憲公集本 金華叢書宋集本 北平樸社鉛印單行本

宋元後論諸子書甚多，今皆不傳。此二書亦甚略，但就晚周秦漢諸子書，稍事分疏，明其流別，辨其真僞，於諸

子學說未能闡發略勝近人概論而已

通論諸子書，近時爲盛。其嚮壁虛造文辭俗惡者毋論矣，卽流布甚廣如孫德謙諸子通義、江瑛讀子卮言、胡韞玉周秦諸子學略、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劉汝霖周秦諸子考、羅根澤諸子叢考，卽古史辨第四冊等書，亦當節取而慎觀之，勿爲所囿也。

按以上爲諸子書綱領。

文心雕龍 梁劉勰 明嘉靖刻本 明萬曆朱墨本 四部叢刊影嘉靖本 漢魏叢書本 黃叔琳輯注本

紀昀評朱墨印本 廣州翻紀本 長沙重刻本 龍溪精舍叢書附李詳注本 范文瀾詳注鉛印本

此爲六朝批評文學專書，凡五十篇，其原道以下二十五篇，通論文原文體流別，神思以下二十五篇，通論文章內質外采，尤爲重要。六朝人平文之作，如李充翰林論、裴子野雕蟲論、顏延之庭誥，今並不傳，傳者皆鱗爪。惟此書以文辭爾雅，妙緒無倫，至今不廢，斯其可貴者也。治文學者，最宜熟讀，則植本堅定，自不爲宋後議論所囿矣。黃季剛先生有文心雕龍札記，專及神思以下二十五篇，甚精覈。由北平文化學社活字排印。

詩品 梁鍾嶸 明嘉靖顧氏文房小說本最佳 津逮祕書本 學津討原本 何刻歷代詩話本 格致叢

書本 擇是居叢書影宋本 雲自在龜叢書本 漢魏叢書本 龍威祕書本 續百川學海本 對雨樓

叢書本 說郛本 詩觸本

近人注釋有陳衍古直、黃侃、葉長青、許文玉、張陳卿、陳延傑諸家

此爲六朝評詩專書，分上中下三品，論列漢古詩迄齊梁詩家，凡一百二十有二人。惟齊梁風尚，崇五言而抑四言，尙辭采而輕質樸，其變實始建安曹王。其揚權則又本抱朴子鈞世，鍾氏平詩旨趣，卽奉此以紬繹寸心者也。或有議其殿最失當，如陶公不應列中品，魏武不應在下品，而張協、潘岳反居其上。此又爲宋明詩家所

斷斷，不足與語六朝文學風會也。

六朝人文筆分張。工文者固韻藻繽紛，宏中肆外，卽爲筆語，亦皆停澹淵深，潛氣內運。此二書卽其選也。余嘗舉沈約宋書、范曄後漢書、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王嘉拾遺記、慧皎高僧傳、酈道玄水經注、羊銜之洛陽伽藍記、顏之推家訓十書，爲六朝巨麗。治文者能寢饋於此，則出筆自然雅飭，迥異仙凡。此好學深思者所宜知也。因論劉鍾二氏書，並附及之。

文鏡祕府論 日本遍照金剛 日本鈔本 又近日影印日本唐寫本

遍照卽空海。此書多存六朝及唐人論詩文舊說，彌可珍貴。引徵唐以前詩文，頗有溢中土舊籍之外者，可以訂往，可以輯逸。喜治文辭者，不可不瀏覽也。近時影印唐寫本凡六冊，字多漫漶，宜求它本細校之。

滄浪詩話 宋嚴羽 津逮祕書本 寶顏堂祕笈本 何刻歷代詩話本 詩觸本 長汀胡鑑注本 石印

注本

唐宋間詩話，流布最廣。或空論偏幫，或專事標榜，不足爲初學之津逮。其較有統系，而立論尙平正者，惟嚴氏吾耳。嚴氏以禪喻詩，自謂得正法眼藏。其謂學詩當從風騷入，然後浸淫於六朝，寢饋於李杜，此從上澈下工。大要爲不易之論也。惟別才非學之說，頗足誤人。讀者當慎取之。中析漢唐詩家流別，立名甚賾，可供參考。不必過於拘牽也。注本徵引詩篇甚富，最便初學。

原詩 清葉燮 清初原刻本 昭代叢書已集補本 清詩話 鉛印本

葉氏此書，爲門人子弟說法。其文曲盡，其旨正大，可爲指示途徑之書。清代詩家，多有遵循軌轍，以至大成者。正未可廢棄也。

唐宋後諸家詩話，多散存叢書專集中，購置既難，逼閱亦不易。學詩自有坦途，決非終日涉獵詩話，可期成就。

也然良楛並陳瑕瑜互見短書小冊間有美言如途徑可循偶一翻檢未嘗不益人神智也其彙刻成書有何煥歷代詩話丁福保續歷代詩話清詩話三種蒐羅粗備口人近籐元粹刊螢雪軒叢書亦搜輯甚富學者可取而觀覽。

詞源 宋張炎

守山閣叢書本

粵雅堂叢書本

榆園叢刻本

詞學叢書本

近年北京大學鉛印單行

本 上猶蔡植疏證本金陵大學出版

玉田爲宋末詞家於超逸清虛之中有沈著錦紵之韻此書爲自道甘苦之作所論意趣賦情等殊饒理境而清空二字之標舉尤爲生平致力所存亦詞家之正法眼藏也從此悟入可無流弊詞話至夥今取此一種微意所在學者當自得之。

文學範疇本括駢散文詩歌戲曲小說右所列舉僅存概略未能備也蓋以古人通論之書傳者亦廬後賢新撰絕少善言寧闕毋濫則著錄之微意也至文學史詩史小說史詞曲史等目坊間刊行庸陋益甚披沙揀金如劉師培之中古文學史胡光燦之中國文學史講稿劉毓盤之詞史王國維之宋元戲曲考王忠愍公遺書本吳梅之詞學通論中國戲曲概論周樹人之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尙不失爲謹嚴之作下此者更無論矣。按以上爲文學書綱領。

右綱領之部爲類凡六爲書凡二十五種初學讀此當可略識門徑如有途轍可循當進而治本書以漸深造此類通銓之作除三數種文辭爾雅如漢志文心詩品史通之類以外皆在筌蹄之棄矣若猶苦其過繁損之又損則可鈔各史儒林傳序各史文苑傳序漢書藝文志鈔錄隋書經籍志序錄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序錄說文後序經典釋文鈔錄三通序錄讀史方輿紀要各省小序阮孝緒七錄序文選總序樂府詩集鈔錄漢魏百三名家集序錄四六叢話小序古文辭類纂序目古謠諺鈔例彙爲巨冊昕夕諷翫非惟源流正變灼然可尋卽論

其辭采斐然，有資文事，亦勝於時賢國學概論萬萬矣。（讀書顧問第二號）

國文學習法

周予同

一、緒言

我們現在拿中等學校的課程表一看，占時間最多的，外國語之外，第二要算國文了；但假使我們追問一下，現在中等學校教師的國文教授究竟怎樣，中等學生的國文學習究竟怎樣，他們所得到的成績究竟怎樣，就大多數情形而論，恐怕不僅只舊時代的學究們嘆「吾道之式微」就是我們自號新進的青年們也似乎不能視為十分滿意了。

我友沈仲九先生曾作了一篇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說明；他在這篇文章中描寫中等學校上國文課的情形，使我失聲而笑，但又不能不繼以嘆息。他說：

「凡是上國文課時，學生有的看別的功課的書，有的看所教的書本的以外的書，有的打瞌睡，有的東張西望，真正注意聽講的能有幾人？……做教員的雖然明知學生那樣的不注意呀，但至多不過用扣分的方，逼迫他們的目光向我注視，好像很留心聽的樣子；至於他的腦中究竟注意與否，究竟還想七想八與否，那就超越教員權力之上，只好不問了。然而做到這樣狀況，已經很不容易；大多數的教授還是教員儘管講，學生儘管不聽。做教員的，只要講一點鐘，就算盡了責任；學生的聽不聽，完全不管；他好像不問他是向誰講的。做學生的，只求在課室中坐過一點鐘，在缺課的計算中缺少一個數字，也不問我這一點鐘得到的是什麼。這樣，教員學生無非混時間罷了；教員為薪水而混時間，學生為畢業文憑而混時間；舍此以外，還有什麼教育上的意義呢？」

他這段話假使再加以藝術化直可稱爲以現代中國中等學校爲背景之一篇寫實主義的小說。這種情形不僅是別人就是身當其衝的學生或教師，只要感覺不完全麻木，只要基本上不承認國文課是應當如此，恐怕沒有不痛心疾首而思有以改革的了。我自己曾經歷過中等學生的生活，也曾充當過中等學校的國文教師，這種情形我自己也曾遇見過而且非常痛心，但我以爲要革除這種情形，教師的教授法固然要澈底的改良，就是學生的學習法也不能不加以一番的研究。我以爲這種不合理現象的發生，學校制度——如年級制、時間表制、教室制等——應該負一部分的罪過，教師應該負一部分的罪過，而學生也不能不分任一些些的罪過——雖然學生之所以如此，根本上也因為學校與教師教授之不合理所致。

要改良中等學生的國文學習法，最好要完全根據客觀的科學的心理學；但當現在中國心理學非常幼稚時代，實有急不及待之勢；況且我對於心理學也毫無研究，所以只得將個人主觀的與經驗的意見，大略的寫些出來，以求當世教育家的指教，且聊供在校諸君的採擇。

二、幾種主觀的與經驗的學習法

(一)書籍的選擇 選擇書籍，是學習國文的初步事情，但實在也是最關緊要的事情。坊間所出版的新書，與先哲所遺留給我們的精神產物，真所謂「汗牛充棟」，假使不辨真偽，不辨優劣，只知道貪多務博，不僅爲「時光老人」所不許，而且實際上對於學問的長進只有加以障害。我記得我當初在中學校的時候，有一位國文教師專選教尚書中的伊訓、太甲、咸、一德、旅、葵等篇；後來看見梅鷺古文尚書考、異閩、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纔知道這幾篇全是偽書，實在沒有選作教材的必要。就是退一步說，可以選充教材，但也應當說明「偽古文尚書」的歷史。這固然是指教授的不當，但自己學習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又記得我當初在中學校時的同學，他們案頭所常有的書，大概都是古文筆法百篇、古文析義、秋水、尺牘、唐詩三百

首隨園詩話、玉梨魂之類；假使有人看歸方許點史記、古文辭類纂評註、諸子菁華等書，同學直視爲「國學大家」，而他自己也有時搖頭抖腳以「保存國粹」自命了。這種情形，回想起來，於啞然失笑之餘，直可看見八九年中等學校教學法之腐敗。——就書籍一端，已可斷言。所以現在若希望國文成績比較的優良些，希望自己的學習法稍微改良些，則對於一切書籍不可不加以嚴密而審確的選擇。至於選擇的方法，簡單的敘述如下：（一）作者平素的才學識，及其在學術思想或文藝方面的派別，地位與價值究竟怎樣？——近代大師，康有爲係經今文派，章炳麟係經古文派，如不先明了二人學術思想的根底，驟讀其書，一定受蔽而不知所措。又如古文筆法百篇，完全用八比來研究古文，在所謂「古文」中，已屬下下乘。（二）此書當世都認爲極有價值，但我現在是否有閱讀之必要？——如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學術思想上的確也有相當的地位；但中等學生如果還沒有讀過西洋哲學概論及中國古代幾部關於學術思想方面重要的書籍，大可緩讀。又如郁達夫沉淪，描寫近代青年之靈肉衝突，在文藝上的確也有相當的價值；但心理生理正起變易的青年學生，也似可從緩披閱。（三）此數書性質相近，且爲現在所急宜閱讀，但我們爲時間及精力之經濟計，應該先選讀那一部？——如敘述清儒學術的大概比較完全而有價值的，有章太炎檢論中的清儒一篇和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并且梁氏的著作似乎有許多是取材於檢論。但我們如果要便於閱覽而易於引起興味，可先選讀梁氏一書。又如上文所舉梅鷲古文尚書考異、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三書，性質都相近；但我們如果只要知道「偽古文尚書」的大概，及考證本書的略史，那麼，讀古文尚書考也就可以了。（四）這部書有許多的版本，我們應該選讀那一部？——譬如儒林外史，有石印的齊省堂本，有商務印書館刪節鉛印本，有亞東圖書館分段標點而又附胡適吳敬梓年譜之重版鉛印本；如果我們爲明瞭作者的歷史及便於閱覽計，當然採用亞東圖書館本。又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再版本附有諸子不出於王官說一文；如果

我們想完全了解胡氏的學術思想當然要購買再版本這僅就新著或普通書籍而言其關係已如此至於古書更其緊要如墨子有畢沅校本孫詒讓問詁本及未經畢校本之以前各本而畢沅二書又有原刻石印及影印的不同，如果我們想比較的精確而又節省精力當然以購孫氏原刻之墨子問詁爲佳。以上四項都是選擇新舊書籍的公同原則；此外還有一項專就古書而言的，即（五）某古書有二種以上的注本，我們應該選取那一部？——如荀子有楊倞注本，郝懿行補注本及王先謙集解本；我們因王本於楊注之外，又集有清代大儒王念孫王引之俞樾諸人的校勘或注解，在今日總算是一部比較完美的荀子注本，所以當採用此本。以上選書的五項方法，抽象的說是很容易，但實際施行選擇的時候非常困難；而中等學生似更沒有這種能力。我以為最好要求教師作系統的說明；而教師於教授教材之前，也應該對於作者小傳、本書內容與價值，及本書版本與優劣，加以詳密精密的介紹。如教師對於某種學說或文藝，沒有深切的研究，——我們決不能希望中等國文教師是萬能的——不妨設法聘請專門研究者爲切實的學術演講。

（二）系統的研究 書籍已經選擇好了，但究竟怎樣閱讀呢？難道今天聽見某同學說那一部書有價值，就立刻研究；明天聽見某先生說那一部書有意義，就立刻朗誦嗎？這樣無方法無次第的讀書，決不能增進學問的成績，至多也不過得了「聞見雜博」的虛譽罷了。「勤」固然是爲學的要素；但勤而無方，實在是可惜而又可憐的事。古人所謂「窮年兀兀，皓首而不能通一經」這種傻辦法，我們現在似乎不必再上當。所以在選書之後，應該注重系統的研究。所謂系統的研究，據我的私見，有兩種方法：（一）縱的研究法，（二）橫的研究法；而這兩種方法又必須同時兼用。縱的研究法，就是以時間爲經之歷史的研究法，又可分爲（A）順時代而研究與（B）逆時代而研究之二種方法。橫的研究法，就是以問題或派別爲中心之研究法。譬如我們打算想明了中國學術思想的大概，可先依他的變遷，劃分爲若干時期；在各時期中，又考究學術思想的同

異，分爲若干派；爲研究經濟計，又在各派中找出幾個可以代表的人物，在代表人物的書籍中又找出幾篇比較重要的文章，然後加以深切的研究。再舉一個顯明的例，譬如我們打算想明了清代學術思想的大概，可先看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及章太炎的檢論中的清儒篇；假使時間充裕，可再參考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及阮元的清史儒林傳等書。（唐鑑、清儒學案一書沒有什麼價值，可不必看。）次按梁說分爲啓蒙期、全盛期、蛻分期及衰落期，每期各舉出代表的人物及撰著。在啓蒙期中，可略閱顧炎武、日知錄、黃宗義的夷待訪錄、王夫之的思問錄、外篇、鍾錢的顧習齋言行錄等書。至於梅文鼎、王錫闡一派，專研天算，係專門學問，可從緩。於此應該附帶說明的，就是這種淺嘗的讀書法，在專門學者看起來，當然是很不對而又可笑的；但本文係對中等學生說話，所以我以爲能設這樣淺嘗已經很可以；不過我們知道這種淺嘗是爲將來深造的預備，決不是以此自滿。還有一層，我不敢奉勸中等學生諸君，我們現在只可爲廣而淺的涉獵，不必爲窄而深的鑽研。因爲第一，實際上各方面不允許我們這樣做；第二，在沒有對於全體學術思想或文藝爲概括的鳥瞰之前，而遽下深邃研究的功夫，不僅無成功可言，而且很容易受蔽，爲將來學問增進的障礙。

（三）文藝的欣賞 系統的研究法是偏於論理的，但一切論理的每不大合於心理。更其是性質稍近浪漫的人，他們感情比較豐富而易於變動，每每不能爲冷靜的理智的研究，而以有系統的讀書爲苦。他方面那些含有相反性質的人，頭腦又過於冷靜與理智，每不能爲美的欣賞，而使生活流於枯澀。我爲調劑二者的流弊起見，所以於系統的研究之外，提出文藝的欣賞來補救。申言之，就是我以爲中等學生讀書應該有兩種相反而相成的方法：一方面爲理智的、科學的、即系統的研究；一方面爲情感的、美的、即文藝的欣賞。我所以特別提出這一層，實在有感一己經驗的苦痛。我在中等學校時，因爲不得名師的指導，除了念幾百篇空疏的文章，與做文法不大錯誤的短文外，真不知什麼叫做學問。以後入專門學校，得受教於幾位學問稍有門徑的教師，

於是力矯前非，專門注意工具方面的學問（如文字學、目錄學等）與學術思想方面的書籍；就是偶然披覽古今文學的作品，也仍舊認爲研究的對象，而不用美的眼光去欣賞他。結果，又是矯枉過正，不僅使文藝的天才不能發展，而且生活弄得非常苦悶，更其是工作或研究稍覺疲勞之後，我現在回憶當初在高小學校，與二三學友，當晚霞一抹的時候，科頭赤腳，據坐在山澗中的大石上，似解不解的曼聲背誦白樂天的長恨歌，與琵琶行的情況，真不覺爲之神往。我敢奉勸在校諸君，我們固然不可像某師範學生的樣子，學校的功課一概不上，而只在寢室中做他似通非通的新詩；但亦絕對不可不欣賞文藝，失了耽美的本能，而使生活流於偏枯。至於欣賞文藝的方法，可以將自己所喜歡的文章或詩詞抄錄起來，以供休暇或情趣橫溢時的朗誦。如果能較進一步與同學組織會社，由欣賞而趨向創作，那更好了；但不必受虛榮的誘惑，急急的將未成熟的作品出版。

（四）札記或日記 才學識是學問成功的三要素。才由於先天的稟賦，非人力所能勉強；識由於讀書多，經驗富，而與才也有密切的關係；至於學問則完全由於勤勉；而天資中下的人想在學術界有所樹立，更應該在這方面用力。子夏說：「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這的確是爲學的方法。但人的記憶力，無論如何，究竟不能容納這許多的材料；即能容納，也似乎太傻，大有杜威所譏爲「裝鴨子」的笑話。所以想一種方法來幫助記憶，使心靈刻上較深的痕跡或較易於回憶，則札記或日記實在決不可少。札記或日記的益處，不僅幫助記憶，如上文所述，並且（一）可以反觀自己學問的進退與思想的變遷，以定現在爲學的方針；（二）可以就所記載的材料中，歸納出原則，得到學術上的發明；（三）即不能有所發明，但假使所記載真有價值，則片言隻語都可以留供後人參考的資料與深造的初基。清代的「漢學家」所以能有這樣淵博的學問，所以能歸納出學問上的原則——如王引之、俞樾研究古代的文法，錢大昕、段玉裁發明古代的聲韻——而博得現在合於科學方法的榮譽，所以能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地位發揚特殊的光彩，大部分不能

不歸功於劄記。試舉幾個顯明的例，如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陳澧的東塾讀書記、俞樾的諸子平議、孫詒讓的札迤等，都是對於學術上有重大的貢獻，而這些書的體裁都是札記或札記而加以整理者。所以我們現在很可以仿效這種辦法，預備一種專作札記用的紙本，當閱讀書籍時，無論其為疑問、感想或意見，都一例盡量的記載下來。還有附帶的一句話，假使所記載的是札記體而非日記體，最好於每段札記的末了，附注日月，以便將來的考查。

(五) 討究或辯論，為學固然靠個人的努力，但友朋的切磋，實在也非常重要。我們讀書，每因精神的疏忽或學力的不及，發生疑義或誤會，但一經與友朋討論，常為之釋然。也有讀書後發生感想或意見，一己不能自信，但一經友朋的疏證，竟儼然成為學術上的新解。我在上文所舉的四種方法——書籍的選擇，系統的研究，文藝的欣賞，札記或日記——大概太偏於個人的，所以此刻實有特別提出含有羣性的研究法以調劑的必要。至於討究或辯論在學術上所成就的功績，我可以舉出一個最顯著的例。清代「漢學家」的為學方法是近人所欽仰的，但他們為學方法之中，討究與辯論實居重要的地位。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說：「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講學，又非如今之歐美有種種學會，學校為聚集講習之所；則其交換智識之機會，自不免缺乏；其賴以補之者，則函札也……每得一義，輒馳書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嘗不盡其詞；凡著成一書，必經摯友數輩嚴勘得失，乃以問世，而其勘也皆函札……此種風氣，他時代亦間有之，而清為獨盛。」（頁一〇四）那時交通不便，集會機關不備，所以一切討究或辯論只得借用函札；現在學校制度，集程度相上下的人於一堂，則討究或辯論於函札之外，并可直接利用語言，則我們比古人更其幸福了。至於清儒討究或辯論的態度，也很可以作我們的模範，而足以羞現近智識階級的辯論態度。梁氏在同書中又說：「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辯詰以本問題為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

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厲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爲不德。一（七八頁）我很願在校諸君各有幾個學問上而兼道德上的誼友能善用討究或辯論以增進學識，而免去近來智識階級的謾罵嘲笑強辯的惡習。最後，我敢保證討究或辯論不但對於學識本身的成績，而且對於諸君文字上與辯才上的成績。

三、幾部重要的書籍

（甲）關於工具方面的

修正國音字典 讀音統一會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語學講義 黎錦熙 商務印書館出版

康熙字典 刻本嫌繁重，同文書局石印本可用，商務印書館有鉛印洋裝本。

經籍纂詁 阮元等 原刻本嫌繁重，點石齋石印本可用。如欲了解古書中的訓詁，須備此書。

說文解字段氏注 許慎撰，段玉裁注。經韻樓原刻本不易得。蘇州重刻本，近嫌漫漶。石印本多誤謬。學海堂經

解本可用。如欲了解某一字的原形義和牠的變遷，須備此書。如初學一時不能查閱，可同時購備黎永椿說

文通檢一書。

辭源 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不甚佳，但亦可備查考。

中國語法講義 孫復工 亞東圖書館出版

中等國文典 章士釗 日本排印本，商務印書館本。

馬氏文通 馬建忠 商務印書館出版

經傳釋詞 王引之 家刻本，學海堂經解本。如欲了解古書中的文法，須備此書。

中國人名大辭典 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記載古代人名尚完備，但不注明出處及原書卷數，實一缺點。

史姓韻編 汪輝祖 家刻本不易得。石印本略有譌誤。

世界大事年表 傅運森 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不購亦可，可查辭源書末附錄。

書目答問 張之洞 刻印本甚多。上海四馬路朝記書莊有石印一增輯本，尚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木刻本嫌繁重，點石齋石印本可用。如欲明瞭某一古書的大概，須備此書。

書目舉要 周貞亮、李之鼎 南城宜秋館本

古今僞書考 姚際恆 知不足齋叢書本。北京高師有鉛印本，但頗有譌字。

(乙) 關於學術思想方面的

獨秀文存 陳獨秀 亞東圖書館出版

胡適文存 胡適 亞東圖書館出版

楊杏佛文存 楊杏佛 平凡出版

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北京新潮社 北京大學出版部，上海亞東圖書館寄售。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冥 商務印書館出版

梁任公最近演講錄 梁啓超 商務印書館出版

梁任公學術演講集 梁啓超 商務印書館出版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 商務印書館出版

大同書 康有爲 見不忍雜誌，未完。

檢論 章炳麟 浙江圖書館章氏叢書本。康寶忠等鉛印叢書本略有譌字。

太炎文錄 章炳麟 同上

漢學師承記 江藩 單行本 粵雅堂叢書本

孟子字義疏證 戴震 戴氏遺書本 國學保存會鉛印本

文史通義 章學誠 粵雅堂叢書本 浙江圖書館刻本 近嫌漫漶 普通石印本多謬誤 近上海劉翰怡有新刻

全書本。

僞書 唐甄 王氏刻本

顏李遺書 顏元 李塨 畿輔叢書本 北平四存學會增補本。

思問錄內外篇 王夫之 船山遺書本

明夷待訪錄 黃宗羲 粵雅堂叢書本 上海掃葉山房黎洲遺書彙刻本。

日知錄集釋 顧炎武撰 黃汝成集釋 黃氏原刻本。

明儒學案 黃宗羲 鄭氏補刻本

增補宋元學案 黃宗羲撰 全祖望修補 馮氏刻本 伍氏刻本 長沙重刊本。

抱朴子 葛洪 平津館叢書本 又湖北崇文書局本 不甚佳 普通石印本 多誤謬。

論衡 王充 通津草堂本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漢魏叢書本 湖北崇文書局本。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胡適 商務印書館出版 再版本附諸子不出於王官說一文 較佳。

國學叢刊 梁啟超 飲冰室叢書本

老子 刻印本甚多 浙江圖書館二十二字子本亦可用。

莊子集釋 郭慶藩 原刻本 掃葉山房有石印本 不甚佳。

論語 可備白話本 朱熹集注本及戴望注本三種。

孟子 可備白話本，朱熹集注及趙歧注三種。

荀子集注 王先謙 原刻本，掃葉山房有石印本，不甚佳。

墨子閒詁 孫詒讓 原刻本，商務印書館縮影印本，掃葉山房有石印本，不甚佳。

韓非子集解 王先謙 原刻本，掃葉山房有石印本，不甚佳。

(丙) 關於文藝方面的

隔膜 葉紹鈞 商務印書館出版

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工人綏惠略夫 魯迅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個青年的夢 魯迅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點滴 周作人譯 北京新潮社出版

現代小說譯叢 周作人 商務印書館出版

域外小說集 周作人譯 日本排印本，羣益書局本。

易卜生集 潘家洵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少年維特之煩惱 郭沫若譯 泰東圖書館出版

水滸傳 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儒林外史 吳敬梓 亞東圖書館四版本

紅樓夢 曹雪 亞東圖書館三版本

曾文正文集 曾國藩 曾文正全集本

惜抱軒文集 姚鼐 惜抱軒十種本

張定庵全集 張自珍 曹楨刊本 寶善齋叢書本 補葉山房鉛印本。又國學扶輪社鉛印本多譌字，不甚佳。

述學 汪中 原刻本文選樓叢書本 粵雅堂叢書本 又揚州局刊本，近已漫漶，不甚佳。

鮑琦亭集 全祖望 借樹山房本

湖海文傳 王昶編 原刻本

長生殿 洪昇 煖紅室本。又普通印本頗多，惟不甚佳。

桃花扇 孔尚任 煖紅室本。又普通印本亦頗多，均不甚佳。

明文在 薛熙編 江蘇書局本

明詩綜 朱彝尊編 原刻本

明詞綜 王昶編 原刻本

盛明雜劇 沈泰編 誦芬室本

元文類 蘇天爵編 江蘇書局本

元詩選 顧嗣立編 原刻本

元曲選 臧晉叔編 商務印書館有影印本，價較廉。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宋文鑑 呂祖謙編 江蘇書局本

南宋文範 莊仲方編 江蘇書局本

宋詩鈔 呂留良、吳之振等編 木刻本，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宋六十家詞 毛晉編 汲古閣本，廣州刊本，上海博古齋石印本。

唐文粹 姚鉉編 江蘇書局本

全唐詩 揚州原刻本，江寧本，廣州石印本。

詞綜 朱彝尊編 原刻本

文選 蕭統編，李善注。武昌局本，廣州本，汲古閣本，石印本。

樂府詩集 郭茂倩編 乾隆刻本，又崇文書局重刻本，不甚佳。

文心雕龍輯注 劉勰撰，黃叔琳輯注 原刻本，盧氏廣州刻本。又普通石印本多譌誤，不甚佳。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嚴可均編 廣雅書局本

古詩紀 馮惟納編 原刻本 此書極不易得，即得，價亦奇昂。近上海醫學書局丁福保編之全漢三國南北

朝詩一書可購備。

楚辭集注 朱熹注 通行本

戰國策 高誘注 通行本

春秋左氏傳 杜預注 通行本

詩經 可備白文本，毛鄭傳箋本，朱熹集傳本及陳奐詩毛氏傳疏本四種。

說明

(一) 這書目是依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文加以增減，排列次序也稍稍變更。

(二) 這書目對於舊制中學的一二年級生與新制的初級中學生，似乎稍嫌高深些；但私見以為如工具方面之國音字典、康熙字典、中國語法講義、中等國文典、中國人名大辭典等書，學術思想方面之獨秀文存、胡

適文存、楊杏佛文存、蔡子民先生言行錄、大同書、潛書、明夷待訪錄等書，及文藝方面之隔膜、愛羅先珂、童話集、一個青年的夢、點滴、易卜生集、水滸傳、儒林外史、曾文正文集、惜抱軒文集，與各代總集中一部分的文章，都還適宜，而且有閱讀的必要。

(三) 這書目不過供在校諸君的參考，並非絕對不可以加以增刪；如果自己沒有能力決定，最好請教師指導。

(四) 這書目中的書籍，有許多價值都非常昂貴，決不是中等學生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最好要求學校圖書館設法購買；如學校經濟仍不甚充裕，可選購性質相近而價格稍廉的書籍去代替他。

(五) 關於學術思想與文藝方面的書籍的排列，是依時代而逆溯，由現世而漸至古代。

(六) 唐時中國學術思想之可觀的，全在佛學；但佛學係專門的研究，絕非初學所宜；故關於這方面的書籍，一概不錄。

(七) 近人的文藝創作，大都是短篇的，而且彙成卷帙的並不多，所以僅舉葉紹鈞隔膜一書。如果我們對於新文藝很感興趣，可閱小說、月報等。

(八) 近人翻譯東西洋文藝作品很多，但失之太濫，譯筆也每不能信達雅；所以現在特別選擇，僅取周氏昆仲及潘、郭二君的譯品。

(九) 近人的新詩作品很多，並且有許多印成專集；但私見覺得不成熟的作品居多，故一概不錄。（我根本上並不反對新詩，請勿誤會。）

(十) 自明逆溯至古代，別集真是汗牛充棟；現在為經濟計，只得舉總集來代表牠。如果我門對於總集中某人的文章特別感興趣，可自選購別集。（中學生叢書指導）

怎樣研究國學

方志超

生爲中國人，應知中國事，讀國學卽所以知中國事也。吾國海通以還，歐風東漸，廢科舉，興學校，課目繁夥；承學之士，唯以新奇是尚，競學舶來，目國學爲陳舊，詆教國文爲多事，遂至飲水忘源，文化日替。當今民族精神消失，民族等級陷於次殖民地之際，欲期恢復而國強盛，豈可置祖國固有學問於不顧耶？此本題之所由來也。張彭年先生主編之「學校生活」有「研究專號」之刊行，徵文及余，余何敢辭繁忙，以拂其盛意，惟本題範疇遼闊，以語完備，則謏陋如我，非所能勝，茲僅爲有志國學而又未得涂轍者陳其厓略，資窺樊籬焉。

一 國學之範圍

中國數千年累積之政教、軍刑、學藝、嘉言、懿行，以及外來之佛學，經典燦然，爲我輩所有者，皆可名爲國學。國學範圍既廣博如此，學者將何以爲功，則國學分類尙矣。圖書分類，始於漢劉歆，劉氏分天下書爲七略，七略者，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詞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是也。繼起分類者有魏荀勗之四部，宋王儉之七志，梁阮孝緒之七錄。唐以來皆用四部，清乾隆時修纂「四庫全書」亦以經史子集爲綱，圖書分類如是。國學分類可從之。四部釋以今語，經史爲經學，史學，子爲哲學，政治、道學之各集，集部則爲文、詩、詞、曲之總匯。此四部者，卽國學之範圍也。

二 應讀之書籍

現代庶務日繁，應讀書籍亦日多，故此處分治標、治本兩項言：治標者，普通研究以得常識之謂；治本者，真心孤造以成國學大家者也。例如左方，各可就其所好以索之。

治標者

「經類」詩經（陳奐詩毛氏傳疏）書經（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易經（程頤程氏易傳）禮記（可閱十三經注疏內之鄭注孔疏）春秋左氏傳（杜預注本）論語（唐文治註釋本）孟子（唐文治註釋本）大學（朱熹集註本）中庸（朱熹集註本）經學歷史，皮錫瑞著，古今偽書考，姚際恆著，經籍纂詁，阮元著，經傳釋詞，王引之著。

上開四書，各有功用，讀經學歷史，可知歷代經學變遷之大概，讀古今偽書考，可知何者為真書，何者為偽書。至經籍纂詁與經傳釋詞兩書，尤為治經者所不可不備，蓋一明訓詁，一解文法也。

「史類」史記（涵芬樓影印本）漢書（同上）後漢書（同上）三國志（同上）資治通鑑（商務印書館通行本）續資治通鑑（同上）清史稿，蕭一山著，國史概論，葛陸綸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啟超著。

右一國史概論，以年代為經，事實為緯，綱舉目張，每一篇中，窮源竟委，各有上下五千年之致。「中國歷史研究法」讀後，可增史學興味，且知讀史方法。

「子類」老子（王弼注本）莊子（郭慶藩莊子集釋）墨子（孫詒讓墨子閒詁）荀子（王先謙荀子注）管子（戴望管子校正）韓非子（王先謙韓非子集解）呂氏春秋（浙江圖書館本）論衡（湖北崇文書局本）諸子評議，俞樾著，經子解題，呂思勉著。（此書前半論讀經，後半論子書，頗簡明。）

「散文類」文選，梁蕭統編，唐文粹，宋姚鉉編，宋文鑑，宋呂祖謙編，南宋文範，清莊仲方編，金文最，清張金吾編，元文類，元蘇天爵編，明文存，清薛熙編，清朝文錄，清姚椿編，古文辭類纂，清姚鼐編，續古文辭類纂，清王先謙編，隄定庵集，清龔自珍著，飲冰室文集，清梁啟超著。

「駢文類」駢文指南，近人謝无量著，六朝文絮，清許棫編，駢體文鈔，清李兆洛編，歷代賦彙，清陳元龍編，徐孝穆集，徐陵著，庾子山集，庾信著。

「詩類」詩韻合璧，清湯文淵著。初學檢韻惜花主人著。詩學常識，近人徐敬修著。古詩源，清沈德潛選。全唐詩，清曹寅選。宋詩鈔，清呂留良選。元詩選，清顧顯立選。明詩約，清朱彝尊選。清朝六家詩鈔，清劉執玉選。七絕詩選，近人邵祖平選。陶淵明集，晉陶潛著。李白集，唐李白著。杜甫集，唐杜甫著。王荃生詩集，唐李商隱著。白香山集，唐白居易著。劍南詩鈔，宋陸游著。吳梅村詩集，清吳偉業著。詩品，梁鍾嶸著。漁洋詩話，清王士禛著。隨園詩話，清袁枚著。

「詞類」詞學常識，近人徐敬修著。詞綜，清朱彝尊編。詞律，清萬樹編。詞苑叢談，清徐釦編。稼軒詞，宋辛棄疾著。白石道人詞，宋姜夔著。飲水詞，側帽詞，納蘭性德著。

「工具類」康熙字典，辭源，辭通，中國人名大辭典，段注說文解字，馬氏文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佩文韻府。

上開工具類各書，除說文解字，馬氏文通，須精究外，餘均備查而已。

以上各書，不過爲初究國學者說法，未足以語於淵博也。如欲深造以成專家，則治經學者，不可不讀十三經及羣經注疏，正續皇清經解，治史學者，不可不讀二十四史通志，通典，通考，及各名家之劄記，治諸子學與理學者，不可不讀二十五子全書，諸子評議，諸子通論，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朝學案，小識，二程，朱子，象山，陽明，張山等全書，治文詩詞曲者，於閱讀歷代文，詩，詞，曲諸總集外，尤應誦讀各專家專集也。

三 讀書之方法

甲、選書籍：承學之士，或究專學，或求常識，抉別既定，應選書籍，蓋古籍多僞，且注釋有優劣，選書不當，徒勞無益，如獲佳書，事半功倍，故於讀書之先，最好就教高才博學之士，請其解決：（一）某幾種是真書。（二）某書以何人注者爲最精的兩個問題。

乙、立程限：研學如不立程限，則今日看一書，明日看一書，束縛西翻，茫無頭緒，見異思遷，心不專一，或今日應做之功課，留到明日，養成怠惰鬆懈，畏難諸習氣，且心高氣傲之人，往往好高騖遠，躡等以求，根基不固，造詣豈能望其深遠耶？故必預定進度表格，按部就班，兀兀以求。

丙、識文字：韓昌黎曰：凡作文章，宜略識字，所謂識字者，通小學之謂也。長卿、子雲，咸稱文學巨擘，然長卿作凡將、子雲作訓纂，固儼然小學之儒也。夫作文尚須通小學，何況研究國學哉？古書去今淹遠，時異勢殊，文之結構，字之形體，恆多疑問，如壞作「敔」，拒作「矩」，債作「責」，這作「者」，矩作「桀」，濫作「爐」，嘔作「歐」，顛沛作「躓」，跋一琵琶作「攬」，一侃侃作「衍衍」，一灼灼作「焯焯」，一陰陽作「去易」，一崑崙作「昆侖」，等等例證，多至不勝枚舉，如不精究小學，則將何以卒讀，故有志國學之士，須以識字為第一着。

讀書研學之道，代有論端，欲悉舉之，則罄數十紙不能盡，茲僅引較切本題，較合時勢者數則，以殿本文。朱文公曰：看書小有疑慮，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久久自悟。又教人以讀書六法：一曰循序漸進；二曰熟讀精思；三曰虛心涵泳；四曰切己體察；五曰著緊用力；六曰居敬持志。

曾文正公曰：買書不可不多，而讀書不可不知所擇，韓退之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柳子厚自述其所得，亦不甚多……高郵王氏父子於讀書雜誌與經義述聞兩書中所考訂者，總共不滿三十種……

愚意專究國學者，應遵朱曾二先生所示，努力以赴。至僅圖略窺國學樊籬之人，除精讀幾部「處世接物」足資應用之古籍外，其餘不妨如武鄉侯之「但觀大意」與陶靖節之「不求甚解」也。（學校生活第一〇七八

期合刊）

怎樣研究國學及其基本書目

胡懷琛

諸位讀者，我的國學程度是很淺的，這裏所說的話，未必能滿諸君之意，只不過供給諸君做一種參考的材料罷了。

我們要講怎樣研究國學，先須講國學和西洋學術，尤其是近世西洋學術根本不同之處，關於這一點，細講起來，話也很長，現在不能多講，只能揀多數人已經公認的幾句話來講講。

一、中國孔子的學說，是從「以人對人」爲出發點，其目的是要各個人自己克服自己的欲望，以維持他人相當的權利，人人都能如此，天下自然太平。

二、中國老子的學說，自然「以自然對人」爲出發點，其目的是要使人如草木，遇春而自然生長，遇秋而自然凋零，不識不知，自樂其樂。

三、西洋的文化，是從「以人對物」爲出發的，其目的在戰勝「物」，而這「物」字是廣義的，往往把人也當物看待，這三者的不同之處，現在我們可以明白了。西洋文化的結果，不消說，是造成最恐怖的世界大戰，在這戰禍的旋渦中，只是空言孔子的「仁」，老子的「自然」，當然要被人笑爲迂闊，但是大家都是汲汲備戰，希望能殺「以兵止兵」，這也是一樣的可笑，結果只是悲慘而已。

假使上面的理論有六十分以上是對的，那麼，全世界等人對於中國的學術都不得有相當的研究，何況我們自己對於自己固有的學術，尤不得有深刻的了解。

要了解中國一切的學術（並人情風俗等），必須先明白中國民族根本的思想，中國民族根本的思想在周秦時雖有所謂「九流」，但其總源亦只有道、儒、墨三家，除墨子之學說在我認爲是外來的思想而外，（另有說）只有儒、道兩家，以後不加入佛學，但墨學與佛學，影響於中國人民思想，皆不及儒、道兩學那樣的深，所以我們研究中國一切的學術，尤須先把儒、道兩家的學說及其派別講清楚，現在略講一下。

儒家的學說以孔子爲主，孔子的學說以「仁」爲體，以「禮樂」爲用，以「中庸」爲行事的標準，修身的方法從自身做起，漸及一家一國以至全世界，故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以後，在周秦時儒家分爲兩派，一是孟子，一是荀子，孟子主張人性善，所謂「不善」乃是善性被人欲所蔽，修學者重在去其「蔽」而後其「善」，荀子主張人性惡，所謂善乃是後來想出來的方法，用來維持社會的。修學的方法，重在運用方法，限制惡性的發展。到後來又有漢儒宋儒之分，漢儒專講註解孔子的書，宋儒專講實行孔孟書中的話。漢儒以馬融、鄭玄爲代表，宋儒以程頤、程顥、朱熹爲代表，漢儒註經，其弊過於瑣碎，過於被書以束縛，宋儒講性理（宋儒承孟子之說，參以佛學，稱爲理學，又稱性理），其弊過於空疏，且宋儒偏重修身，而缺乏治事的能力，於是宋代別有一派，後人通稱爲「功利」，又稱爲「經濟」，又稱「事功」，（相當於今日社會政治等等）以陳傅良、葉適爲代表。

與朱子對待的另有一派爲陸九淵，由陸九淵演變而爲王守仁（陽明），稱爲明儒，一步一步和漢儒隔離得遠，甚至於主張不必讀書，在清代，有所謂「考據」、「義理」、「詞章」三派。考據宗漢儒，義理宗宋儒，詞章專講文學，三派各分門戶，姚鼐欲調和三派，可惜力薄而不能勝任。清代末年，迫於外患，又講「經濟」，但或稱「洋務」，或稱「時務」，其實就是宋時之功利，其遠源也就是周秦時法家之學（如商鞅講功利亦屬法家），今將孟荀後之儒家派別列表加左。

名稱	別稱	別稱	別稱	別稱	相當於今日某學
考據	漢學	學問	考古學		
義理	宋學	品行	實踐倫理		
詞章		文章	文學		

經濟

功利

事功

時務

洋務

社會政治經濟法律

以上四派兼備的人才很少很少，明代的王守仁，曾缺少第一項，清代的曾國藩彷彿可以說是兼備。現在再講道家，道家以老子爲主，老子的學說，爲「人君南面術」即人君取法「自然」以治天下之術，他的整個的學說，分爲五步如左：

一、用兵 如云「以奇用兵。」

二、取天下 如云「以無事取天下。」

三、治國 如云「以正治國。」

四、功成名遂身退 如云「功成而不處。」

五、養生 如云「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其學說是居在人君地位，先講用兵，然後用兵取天下，既治天下，當治天下，天下既治，退居讓賢，退位之後，養生娛老。老子的學說，本是如此，但後之學者各得一偏，分裂成爲各家如左。

一、用兵 兵法（兵家）

二、取天下 外交（？）（縱橫家）

三、治天下 政治學（政治家）（法家）

四、功成名遂身退 處世哲學（隱士）

五、養生 醫藥 生理 衛生 神仙（方士）

這五派到後來又有變化，可以歸納成爲四派：

一、軍師派 是幫助人君取天下的，自呂尚起，以至張良、諸葛亮、劉基等都是。

二、隱士派

是絕對放棄名利隱居自適的如嚴子陵、陶淵明都是。

三、江湖派

既不能爲第一派，復不能爲第二派，挾其某種技藝餬口於江湖，如嚴君平、賈卜、韓康、賣藥都是。今日的醫（中醫）、卜、星、相都屬此類。

四、神仙派

修道學仙，兼以符咒爲人驅邪治病，如葛洪便是，今日的道士屬於此類。

上述儒道兩家思想及其派別如此，其他各家思想，或爲兩派分化（如法家），或比較的不重要，今不多述，學者由此入手，漸及其他比較容易。

至如「文學」「藝術」（繪畫音樂）本爲中國人之特長，但除原始的歌謠及原始的繪畫音樂外，其他皆與儒道兩家思想有關，如杜甫的詩屬於儒家，李白的詩屬於道家便是，故欲研究中國文學及藝術，亦須先了解兩家思想（並須略知佛學思想），至如自然科學，本非中國所有，不必諱言，我們只好學人家。

如說到研究國學應用的書，最好要讀一讀原書，最適用的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生國學叢書」，全部「國學基本叢書」雖好，但尙覺過多，難以遍讀，我不敢唱高調，開一大批我自己寫的有四種初學最爲適用……

國學概論（樂華）

中國先賢學說（正中）

古書今讀法（世界）

中國文學史概要（商務）

此外當代名家的著述很多，各有長處，讀者可以隨自己的程度深淺，時間多少，選讀若干種，如能多讀，當然更好。再者道家學說，可採處少，儒家學說，可採處多，而儒家的學說，不重在空言，是重在身實行，爲「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禮義廉恥」，倘不實行，便是等於零。（現代讀書的方法）

治國學的門徑

范 禕

有一位朋友對我說：吾很喜歡研究國學，但是讀了你的二千五百年來之國學一文，（世界學會叢書本）覺得國學真是浩如烟海，怎樣使我們青年得到一個治國學的門徑呢？我欣然回答他說：治國學不難，難在你沒有這志向，若是果然喜歡研究，決不會「不得其門而入」的。但有一事，就是國學只有門，沒有徑。朱夫子說：「徑路之小而捷者。」鄙人治國學四十多年，從未尋得這條「小而捷」的徑。現在有多少青年，他對於國學，首先的要求，就是先要指出這條「小而捷」的徑，令他看見了，果真便當容易，他纔肯屈節去研究，一研究就馬上成功，抱了這種態度，吾想國學這東西，是天生傲骨，縱使從此斷了種子，也不來遷就你的。這種光顧，還是請到別家去罷。一般國學的無成，都爲了這個緣故。

朋友說：好了，我已受了一大篇教訓了，請你告訴我國學的入門，到底是怎樣呢？回答說：新約上一句話，「敲門的，給你開，」但這開門的人，雖是我，還得你自己去推，你不推時，明明門在那裏，仍然做一個門外漢。而且門不是一重的，孔夫子說：「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堂有堂門，室有室門，須得你自己一重一重去敲，一重一重去推，免不得要多費些手腳，多用些忍耐的心思。否則像遊大叢林的，剛上臺階，便即返走，反而告訴別人說：「某大叢林，我已遊畢，其內容不過如此，沒有什麼。」其實未登寶殿，怎見佛面？未進禪房，怎覩僧衆？這種訕謗，於名利有何損害，只是太辜負了自己而已。

有志的青年，果然對於國學，要尋求入門的方法，而且不但想進了頭門二門便罷，更想升堂入室，做這所「渠渠大廈」的主人翁，那末，請牢記宋朝朱夫子的兩句話，第一句說：「循序漸進」，第二句說：「熟讀深思」，怎樣叫「循序漸進」呢？國學當讀的書，不知有多少，吾們今天翻開這一種書，讀了幾頁，把他丟了，明天又翻那一種書，讀了幾頁，又把他丟了，這樣雜亂無章的繙去，一輩成功不了什麼。所以治國學的開宗明義，必須將所讀的書，按定次序，嚴立課程。朱子說：「讀詩經未完，須像沒有尙書，讀尙書未完，須像沒有周易。」（原文不

憶，大意如此。）存了這「主一無適」絕不「見異思遷」的心用「有恆」和「忍耐」一步一步的向前，這便是「循序漸進」的工夫。怎樣叫「熟讀深思」呢？古人有句名言說：「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同是一本書，未曾熟讀之前，所見的很膚淺，如朋友一般，只認識其面而已，到了熟讀之後，一切深微曲折之處，都能徹底的了解，如朋友識面之外，更能認識其心，而與我有精神的契合了。（大意亦本朱子）元朝程端禮所著的讀書日程，每一課書，都是看讀一百遍，背讀一百遍，所以永遠不忘。可見當時的人，讀書的認真。吾們讀書，略略的眼前瀏覽，第二次便覺厭煩了。但是過了幾天，腦中的蹤影全無，和未讀的人一樣，豈不白費了寶貴的光陰嗎？這是「熟讀深思」的工夫，不可不注意的。

漢、唐學者，他們怎樣的讀書，現在已是不能考求了。但宋、元、明、清時代較近，從十二世紀起，到最近五十年前，他們讀書的方法，據傳記所載，大概照前文所說，是一脈相傳，沒有什麼改變。這並不是守舊，因為這個方法，經過若干年代，若干前輩的經驗，覺得要治國學，是必須如此如此的。海通而後，西方式的學校來了。吾們眩驚於功利主義，回視本國，無論什麼東西，都不如歐、美了。中國文化，是貧弱的文化，不值一錢，當然形成文化的國學，那有今後青年一顧之價值呢？在學校之內，為社會上仍須行用中國文字，於是勉強編成幾種國文讀本。由小學到中學，甚至大學，他們中國字的讀物，不過限於這薄薄數十頁小冊之中。把祖宗數千年所遺留我們的寶藏，藏滿四大庫的，一概拋棄於灰堆裏面。逮至今日，文化侵掠的呼聲，驚覺了鈞天的西夢，而且恍然大悟，吾國致貧致弱的緣由，是政治的腐敗，教育的不普及，完全不是中了什麼國學的毒。回過頭來，卻又隱約望見自己寶庫間有閃爍的晶光，燦爛得和「西洋鏡」無異。可惜這開庫的鑰匙，遍尋不得了。

一年以前，有某高等學校，為將畢業的學生，發起三教源流演講會，以儒教囑余擔任。余乃敷陳孔門會思、孟荀之傳，及兩漢、隋唐的經術，宋以後的哲學，自謂原始要終，脈絡分明。一星期既畢，覺諸學生雖樂於聽受，而略

無質問。細詰其緣由，乃答曰：「先生所說的人名，吾等皆聞所未聞，先生所引的書句，吾等皆從未讀過，如何質問呢？余不覺慚然自悔，他們都是坊刻國文讀本所造就的人才，根底全無，驟聞吾言，如何能心領神會呢？論到治國學，也是這樣。五十年前的學者，自幼必已讀過四書五經，以及古文通鑑等等，於國學的根底，至少已得了小半。從此更進一步，要研究漢學，要研究宋學，要研究其他種種，或詩賦詞章之類，都很容易了。現在的人，未必比古人聰明得許多，卻把這些根底，被一般唱高調的先生們，一切剝淨了，卻想平地一躍，便可翱翔九天，豈有此理呢？」

既然這樣，少年失學的人，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當然有的。祇消屈抑了自己的高傲心，放除了一時的微倖心，退縮轉去，還從第一步着腳。把功課分爲三類，每類又分數組，還要跟着「循序漸進」「熟讀深思」的老法兒，不厭不倦，不慌不忙，埋頭去做就得了。這三類是什麼呢？第一類是哲學與倫理，第二類是歷史與政事，第三類是文字與詞章。研究這三大類的資料，當然不外經、史、子、集四部，所以選擇讀物，亦在這四部之間，不能偏廢。譬如一樹，經是他的根，史是他的幹，子是他的花，集是他的葉，結果，完成全樹的本身。從前學問家，有專門經部的，有專長史部的，以及子部、集部皆然。但是專精一部，仍舊必須博通他部，以期互相佐證，並不是一部的專長家，把其餘各部，束之高閣，那就連這一部，也決不能通達的了。進一步言之，以經學名家，以史學名家，這種方式，據鄙人的見解，似乎屬於過去時代的陳迹；吾們今日治國學的意思，是求直線的，爲了人生而有的學問，不是求橫列的，書本的，爲了聖經賢傳而有的學問。所以經、史、子、集，是圖書館的分類，不是學問的分類。鄙著二千五百年來之國學一文，已將國學所包涵的分類，略略的揭開出來，舊時四部的混沌式，可以完全破除了。但這各類，吾們不能門門去問津，那末，最重要的便是上文所舉的三類了。

上文三類，到底怎樣的分組呢？請看下文的列表罷。

第一類「哲學與倫理」治學分組表

分甲乙丙丁四組

甲組周秦倫理哲學

論語

論語是儒家思想的總匯，也是學派的正宗，研究倫理哲學的人，當把此書全部熟讀，並且讀時兼看朱注，可以與後丁組的宋元哲學銜接。

周易 選讀

周易是古代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互相聯繫的說明書。我們不能把卦爻象象，一概全讀，但是繫辭、說卦、文言三篇，必須熟讀。

大戴禮記 選讀

小戴禮記 選讀

二戴所輯的記，都是孔門弟子的重要著作，如大戴裏面的曾子十篇，小戴裏面的大學、中庸，以及子游子的禮運、禮器、子思子的坊記、緇衣，更有樂記、論樂理、學記、論教學方法，都是古代極有價值的文字，不可不精選熟讀。

孟子 選讀

荀子 選讀

孟荀在儒家，已分爲兩派了，非但性善性惡的不同，就是兩人學術的疇範，也是兩樣，所以我們應當選讀孟子的重要各篇，荀子的重要各篇，熟讀比較，於儒家全部分合源流，更可瞭然。

乙組 周、秦諸子哲學

老子 選讀

莊子 選讀

淮南子 選讀

列子 選讀

以上四種，是道家哲學的基本書，當取來作一路讀。老子祇有五千多字，全讀也好。莊子文章，最爲高妙，尤當多讀。淮南子發明哲理的地方，也很不少。列子是晉朝人所輯，有多少佛教思想調和在內，楊朱篇尤其著名，均當選讀的。

管子 選讀

墨子 選讀

韓非子 選讀

管子是提倡功利主義的政治家，其書中雜有不少古代哲學思想如白心、內業等篇。墨子尤其是近來人喜歡研究的一種學問。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一書。選讀這三部書的時候，遇其中僻字與句，應多用工夫查考。

丙組 秦、漢哲學

呂氏春秋 選讀

此書所輯古代學術思想，不專一家，最有研究之價值。

韓詩外傳 選讀

賈子新書 選讀

春秋繁露 選讀

說苑新序 選讀

讀以上四種書，可以看見西漢人學術的大概，各書裏面，所採用的古代故實，尤爲非常豐富。

王充論衡 選讀

本書是兩漢哲學的反動，爲疑古派之祖，從此而後，倫理哲學的純樸基礎，一天一天的搖動，到兩晉清談，便是老釋合樣的玄學出而代之了。王充與儒教盛衰的關係，很爲重要，我們當加以研究。

丁組 宋元哲學

大學章句 選讀

大學或問 選讀

中庸章句 選讀

中庸或問 選讀

以上四種，都是朱子所著，乃宋元哲學，上託於曾、思之傳的根本，尤其重要的是或問，大學或問裏面所闡發小學大學的意義，及格致補傳的所以然，都不可不讀。

近思錄 選讀

這是朱子所提出，周、程、張、四子的菁華，元、明以來理學家把他繼續論孟讀。清朝江永又集朱子自己的論說作注，濂、洛、關、閩的學派，在此一書中集其大成了。

理學宗傳 熟看

這書是明末清初孫夏峰先生所輯。孫氏的學派，要調和程朱陸王，書中也兼及漢唐諸儒，所以應當熟看。黃梨州、全謝山的宋元明學案，太覺繁重，不及此書的簡明，但學案仍當預備作參考書。

第二類—史學與政事—治學分組表

分戊己庚辛四組

戊組 古史及中國政治學的根本

尚書 選讀

周禮 選讀

尚書的堯典、皋謨，是中國文化最高理想的結晶，就從文章方面論，也是粹美高華，不愧四千年文學的冠冕，我們不可不熟讀。至般盤、周誥等篇，艱澀難讀，似可稍緩。周禮的五官長各職，於重要政治，提綱挈領，無不涵有所謂「治化」的精心，必須熟讀。其他非重要的各職，不妨置在一旁，或閱看一過罷了。

左傳 選讀

國語 選讀

國策 選讀

史記 選讀

漢書 選讀

以上五書，不但史事，也是文學的基本。但從來選這五書的，都是從文學方面注意，我們最宜研究當時政體人情風俗學術宗教等各方面，更覺這五書的重要啊。

己組 歷史事實與政治上過去的經驗

司馬溫公的通鑑和續通鑑，卷帙過於浩繁，我們不免望洋興歎。其餘的稿本，又太簡陋，沒有政治上的觀感。這書雖是清朝的官本，卻能繁簡適中，上面又有評論，可以啓發我們的心。若能每日看十頁，大約一年可以看畢，若以後再覆看一遍，加添我們「鑒往知來」的見識，定當不少。現代青年最缺乏的就是史學。非但青年爲然，就是社會上出鋒頭的竟竟諸公，恐也熟悉歷史的人，不能多有。其實現代無數新發生的事情，翻開歷史來，早已演過非一次了。成功的怎能成功？失敗的爲何失敗？很可以做我們的借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到底是中國，世界最長的歷史經驗，總不要自己去消滅了，卻開口希臘，閉口羅馬啊！

庚組 歷代名人與其模範

歷代名臣言行錄 選看

清朝先正事略 選看

這兩書須選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看過一遍。或者看通鑑時，要知道某人的生平，亦可以隨意檢查。雖然不及二十四全史的詳備，大概有名的總可得到。

辛組 歷代政制與沿革

文獻通考 選看

這書有一正兩續，名爲三通考，是很大的一部。但闕置其不重要的幾門，其餘應當翻閱，以便明白吾國古代的政制和後代沿革，這種學問，比空談哲理，要有用得多。

第三類「文字與詞章」治學分組表

分壬癸二組

壬組 文學的示範與詞章的欣賞

詩經 選讀

楚辭 選讀

二書爲韻文之祖，詞章的美，更不待言。從前人把詩經作經讀，文學的欣賞，反致減少，實在是可惜的。

文選 選讀

兩漢魏晉的文章，大約在這書內。這書是人人知道的，不必多談了。

古文辭類纂 選讀

這書是古文派的選本，比較經史百家雜鈔，稍覺活潑些，續古文辭類纂，是清朝人的作品，也當選讀。

唐詩別裁 選讀

唐以前古詩，文選內已有了。唐詩的選本，還推此書。

詞選 選讀

這是張惠言所選，我們讀了，可以知道凡著名各詞家的大概。如能賞，可以再求進步。

癸組 文字根源

說文解字 檢閱

這是說明中國文字形聲義的根源最重要的書，清朝乾嘉時人，有終身研究此一書的。我們不做小學的專門家，自然不必如此。但不可不檢閱一過，且略略知道篆文寫法和六書的分別，每一字的本義，及引伸假借，都於文學極有關係的。

音學五書 檢閱

這書發明古音今音與古韻今韻的不同，檢閱一遍，可以讀古代的韻文，兼明數千年來吾們聲音的變遷。

經傳釋詞 檢閱

檢閱這書，可以知文字上訓詁的變遷。

古書疑義舉例 檢閱

檢閱這書，可以知文字上義例的變化。

預備與說明

- (一) 功課每天須得兩小時，分開一小時讀，一小時看，大約至多四年，可以畢業，和大學年期相當。
- (二) 十組分配，列如下圖：

年一三第	半年二第	半年一第
時小一讀	時小一讀	時小一讀
壬 組	戊 組	乙 甲 組 組
時小一看	時小一看	時小一看
癸組 當讀的 提入上 小時	辛 庚 己 組 三組內 當讀的 提入上 小時	丁 丙 組 兩組內 有當讀 的提入 上小時

(三) 各書的選讀選看，最好先請教國學有見識的人，將原書分別圈出，比較自己選擇，更有頭緒，也不致

錯誤。

(四) 上列各書，必須陸續完全購買，至多總價不過國幣五十圓。

(五) 上文列舉的書，沒有近人所著的小冊子。因我個人的偏見，這種小冊子，有多少盲目武斷，是搗亂國學的工具，借着整理國故的名，甘願把來貽誤同志們。

以上把三類十組，並功課的預備，都講完了。這裏頭所提出的書，真是掛一漏萬，不值識者的一笑。但是我們所要指點的，是國學的門，門裏面的內容，如何雄偉，如何瑰麗，宮啊，殿啊，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自然談不到。把國學的門，就當國學的全部，那是錯了；不過照這三個大門裏，開着十個小門，若肯順路的走進去，決不會走上岔道歧途，可以斷言的。只怕卽此區區，已有數百本的書，或者有人想我們怎有空閒，鑽到這高高的故紙堆裏去？既然他沒有便當簡捷，三天五天，一學就會，一會就高明的祕訣，不如效法共產黨，未來派，把他一齊打倒了，豈不爽快？那末，我這一篇，總算白做。否則研究無論何種學問，西學啊，東學啊，總得買若干書本，費若干時間，用若干腦筋，才能得到一點兒，爲什麼苛求國學，獨要不勞而獲呢？爲什麼責備國學，獨要收拾大千世界，納入一粒芥子，來給你一覽無遺呢？

朋友們！國學是沒有徑的！國學的門在這兒，請用你的手來翻！請用你的眼來看！請用你的口來讀！請用你的心來思想！請用你的光陰來繼續着！（讀書指南）

我們怎樣讀中國書

范 禕

學校是讀書的場所，學生有讀書的天職，我們出了學校之門，學生時代，已經過去，這場所已失，天職已盡，讀書一事，可以丟在腦後了。我們一天到晚，爲衣食奔走，或天南地北，勞碌舟車，或終日在辦公室，伏案低頭，真是

忙個不了，至退食自公，又須「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享那家庭無上的快樂。那裏有工夫有心思去讀中國書。不但不再去讀，恐怕連從前所讀的，一日疏遠一日，早已拋總還給先生了。果然，書本和人生，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吃飯賺錢，用不着書本。不識字的人，在社會上得意的很多，有學問的人，卻未必及得到他。那末，讀書問題，不妨從此打銷了。以上云云，並非有意形容，這是我們一般人普通的事實。

然而我們無論何時，或在辦事之際，或在與人交接的中間，總要覺得自己學問的不發，心中說不出的隱恨，那是無可諱言的。借青年會幹事來說罷。青年會幹事，他的職務，是提倡青年的四育，試問我們自己在這四育上面有多少研究呢？我們跑入各界，與他們往來，我們的學問，配做他們的領袖嗎？我們靠着一些奔跑的本領，練熟的幾句口頭禪，一進高等的社會，別人談唾風生，我們簡直容不下一喙，豈不要自慚形穢嗎？提起筆來，秋蚓春蛇，寫一封平常書訊，還要請教祕書，有什麼好意見，好議論，自己不能發表，這是何等的苦痛啊！爲了以上的種種讀書問題，似乎又重要起來了。

進一步講，前文所說，還是表面的。我們試捫心內問，做一輩子塵容俗狀的人，是否我們所甘願的？世界上多少學問，就是中國，也有多少學問，是不是與我無分的？上帝創造我們的形骸，再給我們一個靈性，要我們吃飯穿衣之外，能發領略和欣賞宇宙的真善美。我們的祖宗，把他所領略欣賞的，寫在書上，留給我們，這一份上帝所特別的賜予，祖宗所積蓄的精神產業，我們應不應該放棄呢？所以我們都有一種「求知慾」，是人類進化的根本。換句話說，一個人沒有學問，就是沒有文化，不論你位置的高卑，免不掉野蠻的謔號，沐猴而冠帶的譏評了。這樣說來，讀書問題，變爲人生第一重要了。

自從歐戰以後，東方文明，已爲世界重視。東方文明的兩大部，一爲印度文明，一爲中國文明。但是印度文明之精華，久已移入中國，印度本地，差不多毀滅無餘。這猶之乎希伯來文明，不在猶太，而在歐美。所以我們中國

是東方兩大文明的總匯，我們中國有發揮這兩大文明，貢獻於世界的責任。海禁既開，西方文明輸入，我們拋棄一切所有的，去作無條件的歡迎。一時見異思遷的心理，把一讀中國書一四字，看作迂腐不堪，當受嘲笑的一件事。而今逐漸的覺悟了。新思潮的運動，造成中國一文藝復興與一的機會。國家主義的發達，激起文化侵略的恐懼。而且回頭轉來，確實見得東方文明，有偉大的內容，將來在世界一定發異樣的光彩。我們中國人自己不去發揮，必至像猶太、印度讓給別國人來鬧揚，那時的中國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呢？那末，人生第一重要是讀書；我們中國人第一重要是讀中國書了。

從前有人告訴我，說中國書難讀，其實不然。所以嫌其難讀，由於我們不習慣。越不習慣越難讀了。譬如讀慣英文的人，覺得橫行的書易讀，直行的書難讀，和讀慣中文人的正相反。現在有人把中國書，也自左至右的橫寫，吾讀了非常氣悶，還不如直行的爽快，就為不習慣的緣故。又有人說中國字太多，所以難讀。其實也不然。書中常用的字，不過二千，這二千中，尤其常用的，不過數百。其餘隱僻字，可識可不識，難道還算多嗎？這些都不過是不歡喜讀書的人推託之辭罷了。

至於讀書的時間，我們節省點別的時間出來，就是極忙的人，總該有的。若然要等待閒暇，恐怕終身沒有了。所以第一要有決心，第二要有恆心。決心是無論怎樣，吾總得省出工夫，提起精神來讀。恆心是不要半途而廢。今天說得高興，就翻開書來，明天就懶了，後天就忘了，那是無用的。學問不是襲取的事，可以在頃刻間，一搶得來的，必須慢慢的聚集起來，用忍耐的力，積少成多。我們一日讀一頁書，一年作三百日，就有三百頁，在中國書，至少可得三本。若能每日讀十頁就一年讀三十本了。十頁的書費一小時至兩小時已足。所以從前有個博學家，起初，每日只記兩個古典，他能十年中不間斷，記了六七千古典，便成了什麼事都知道，真正的博學家了。說到這裏，定有人問：讀中國書，有什麼方法呢？回答說：讀書沒有系統拿來就讀很容易枉用工夫，得不到什

麼益處。中國學問，門類很多，最緊要的，大約是三種，一是文學，一是史學，一是哲學。我們研究文學，明白作中國文的法子，兼練習文筆，能作好的文字，增加我們人生的力量，這是第一樁。其次，要通知古今，曉得歷代治亂興亡的源流，發展我們的見識和愛國的熱忱，在於史學。其三，中國文化的要點，存於古世聖賢所發明的哲學，這是東方的一個百寶箱，我們開發出來，不但表明自己的富足，也可以分給世界。所以中國哲學的研究價值尤高。現在把這三種研究法，分別說明於後。

(一) 研究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的研究，大約要分兩個階級。第一個階級，是先求文理通順。能够「達意」，使讀的人沒有弗懂的字句。第二個階級，是已能「達意」之後，再加上一步，使人讀了，得着無形的「美感」。這兩層工夫，是不可「躐等」的。有多少人，他的文理，還不能一律通順，卻歡喜用上許多詞藻，使像無鹽嫫母的臉，再塗了濃厚的脂粉，自然要愈加慘澹得怕人了。所以我們入手做文章，不要求其「工」，只要求其「通」。須知道「通」是不容易的，腦子裏頭，有無數曲曲折折的意思，怎能靠着一枝筆，一一的發表在紙上。軒輅呈露呢？古來大文豪，尙且偶然有自言自語，其實不通的作品。我們生於現代，思想比古人複雜得多，要達出來到通的地位，當然更難了。這是研究中國文學第一重難關。到這重難關過了，於是不但「達意」而止，更能達得明快爽快，或者更能達得紆徐委婉，或者更能達得典雅莊重。說到樂處，使人歌舞，說到哀處，使人涕泣，說到憤怒之處，使人拔劍擊案，披髮大叫。這便是從「達意」文而變爲「美感」的文了。

學「達意」之文，還是讀唐宋八大家最好。在這八大家中，先讀老蘇和大蘇。因爲這兩家的文，真是能發達意到不能達的地方。讀了之後，我們的筆情，可以一步一步的銳利，不會有模糊影響的字句了。然後再讀歐、曾、王及小蘇，使之收斂。然後再讀韓、柳，使之深厚。此外像王陽明的文，明快如雪，鋒利如刀。朱晦庵的文，專用幾個虛字，雍容不迫，宛轉如環。這都是「達意」之文的模範。我們須選定以上諸家數十篇，朝夕諷誦，方能得益。若

然略略看過一兩遍，便爲了事，那是無用的。（此幾句最宜注意，下文當更詳言之。）

從大家文更上一層便當讀秦漢文了。大家文自然也有「美感」，但是秦漢文的「美感」方面，比較的更大。六經是中國一切學問的根本，尤其是中國文學的根本。研究中國文學不會讀過六經，猶之研究西方文學不會讀過「排哀勃爾」一樣。此外周秦諸子以及左屈馬班，都不可不讀。梁任公說：「做了中國人，不能欣賞屈原的楚辭，是枉做了中國人。」吾以爲推之左傳莊子史記漢書，何獨不然。這些文比較唐宋文爲古，不能不研求注解，工夫較難，但是於學問的進步自然也不少。

古人學文，最重要的是「三多」，就是「多讀多看多做」。怎樣是多讀呢？把一篇文字從頭至尾，反覆熟讀，從百遍到千遍到萬遍。這篇文字爛熟於吾胸中了，推之所選的數十篇都是這樣，就有數十篇爛熟於胸中了。我們胸中有數十篇古文，提起筆來，沒有做不出或做得不好的道理。因讀的時候，不但口裏念，你自己耳內也聽，如此一遍一遍的在腦內經過，刻得紋路很深了。到提筆思想，就走到腦內的一條熟路，自然而然而古人的好文章，變形而出，成功你的好文章了。所以中國沒有文法書和修辭學，「多讀」便是活的文法書，「不言而喻」的修辭學。這是二千年來中國文學的經驗祕方，你不照行，要求別的捷徑，是沒法的。怎樣要「多看」呢？「多看」就是「博覽」。文字有種種體格，不多看，是如何知道。典故有種種出處，不多看如何使用。讀本不過數十篇，看則不論什麼書，都是開卷有益。加添吾的知識，增益吾的議論，廣博吾的引用。提起一端，能發源源本本，不竭不窮的講演或抒寫，都要由「多看」上來的。所以「多看」像商店的進貨，否則拿什麼去應付顧客的需要呢？至於末一事的「多做」，是練習的意思，人人所知的。進一步講，多做可以「熟能生巧」。有多少行文的奧妙，是「賢父不能傳其子，良師不能傳其弟。」必須本人自悟的。這自悟的一境，不是多做，決不會開。我們做文字，起初做出來的大半是皮殼，「多做」可以一次一次的把皮殼脫去，透剝入精微來。所以不「多做」，即

使「多讀多看」也要徒勞無功的。有人說現代青年事業很多，尤其是青年會幹事，誰有空閒用以上所說的死工夫，去成就一個文學家呢？吾老實說罷。這些工夫不一定是文學家要的，你要會寫幾句中國文，寫得好些，就必須低頭去做。本來這些工夫，在中學堂裏預備，是很不難的。可惜大半丟了，到大學畢業或留學回來，覺得自己國文缺陷，回頭去做中學生的生活，當然要皺眉了。然而不如此決不成功，那是學校的誤人，不是中國文學的煩難啊。

(二) 研究中國史學。世界的國，沒有比中國更古的；所以世界歷史的年代，沒有比中國更長的，世界歷史的書籍沒有比中國更多的。但據歷朝所傳的正史，已有廿四部，共三千三百四十八卷。這不過紀傳體的一類，還有編年體紀事本末體都是史學上很重要的。似此堆滿一屋子的陳編故冊，我們從何處讀起呢？在於古人，凡屬有學問的人，差不多部部都讀過；我們的光陰不及古人的閒暇，能不能終日沈埋在這破紙堆中呢？一國的國民，不知道本國的歷史，是極大的羞恥。有多少在社會上自命爲一個很漂亮的人，提起本國歷史的大概，連朝代的先後，都弄不清楚。也有於西方，則希臘羅馬之故事，如數家珍，拿破崙、華盛頓之美譚，津津樂道，但一講到中國，那就「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和住在桃源洞裏的一樣，可以算是中國的國民嗎？更有喪心病狂，強不知以爲知，竟罵「中國古代那裏有什麼歷史上的人物，值得研究」，這不但「數典忘祖」，真是侮辱其先人，誣蔑其祖國，這種人還能望他愛國嗎？所以要激起國民愛國之心，必定先從讀史始。他購了本國的歷史，方曉得這國的所以可愛。俄國滅波蘭，英國滅印度，日本滅高麗，都不許其本國人讀本國的歷史，卻以俄英日本的歷史代之，使他一心的愛俄愛英愛日，可見一國的歷史，在國民的心中亡了，那國度的結果，也可想而知了。

照第一段說來中國的歷史，那樣的多，真令我們望洋興歎。照第二段說來，我們中國人，就不能不讀些中國

歷史，以完國民的天職，做我們愛國的基礎。這兩層有什麼折中的辦法呢？吾以為高深的史學，可以讓給專門名家，像梁任公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用他的法子去研究歷史，那是專門名家的事業，普通殊可不必。我們只消略略明白些歷史的事實，和古來英雄豪傑的生平，也就足殼了。吾介紹兩部書，我們把牠置於案頭，時時翻閱，就不算毫無歷史的知識了。就是想要更進一步，做成一個史學家，這兩部書，也可以做研究的起點。

我未說這兩部書之先，再說幾句話，前文論文學的時候，不是說過左傳、史記、漢書，是不可不讀的。其實這三部書，非但是中國文學的精華，也是中國歷史的初祖。我們用文學眼光來讀，便是文學；我們用歷史眼光來讀，便是歷史。而且歷史伴文學去研究，讀來更有興趣，不致枯燥乏味了。我們胸中，能殼於這三部書，都有十之七八，中國歷史工夫，已得大半了。於是再備下面所舉的兩部書。

第一部書是通鑑輯覽。這部書雖是清朝的官書，但編輯得卻很好。司馬溫公通鑑原本，似嫌過多，坊間鑑易知錄又嫌過陋，都不如通鑑輯覽繁簡得中，注解詳明。上面更有許多評論，其中好的，也能開發讀者心思，不致失於寂寞。這書有木版，有石印，有鉛印，購買甚為容易。但是攏總也有數十本，從頭至尾，徧閱一過，當費時間亦不少。不過我們若然有堅志，有恆心，有每日一定的讀書功課，那末，更多的書也可讀，何況這區區呢？

第二部書是歷代名臣言行錄。這部書不必全讀，先揀選最著名的人看過，其餘可備隨時翻檢。譬如我們讀通鑑輯覽，在唐朝很佩服陸贄，但是陸贄一生事蹟的本末，是怎樣呢？本來可以看唐書的陸贄傳，或者家中沒有二十四史，就可從言行錄中，得着陸贄的平生事實了。再如我們遊杭州，到岳廟，卻不很知道岳飛的一生是怎樣的，翻開言行錄，也記得很詳細。這部書也有木板、石印、鉛印，購買甚為容易。時時翻閱，其中尤有無數嘉言懿行，足以感動我們，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思，不但多記幾個古人名字而已啊。

有人說，讀史很好，苦於沒有記性，讀了後面，忘卻前面，讀了這事，忘卻那事。這是人的通病，除非特別的天

才可以過目不忘。其餘的人，若要不忘，必須多回的過目，方能記憶大概。再者記性有連帶關係的，多讀些中國書，記憶自然更牢。像學堂裏學生，各種功課，都用英文，只有一本中國書，那本中國書，決不會記憶的。若各種功課，都用中文，在這一冊中國讀本上，一定進步很快。所以記性的好不好，還在我們研究工夫的多不多，和對於中國書的熟慣不熟慣。

(三) 研究中國哲學 西方哲學是理智的，注重宇宙方面。其於人生道德，則為宗教所包涵，不屬於哲學的領域。中國哲學，是倫理的，注重人生方面。其於宗教部分，仍以實踐道德為主，反對一切空洞的崇拜與信仰。所以西方哲學，是知的哲學；中國哲學，是知行合一的哲學。儒家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不是一種學說，或一種理想；乃是一種內修的實行工夫。我們研究，如果但作一種學說或理想看待，把實行拋棄，那末，於中國哲學的精神，完全喪失了。孔子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研究中國哲學，是「躬行」的預備，要造就「君子」的人格，不是文學上的空談。

中國哲學，大約分兩大部：甲為周、秦諸子的哲學，乙為宋、明諸子的哲學。周、秦諸子，有儒、道、墨、名、法等家，然而總以儒家為最大的一宗，道與墨次之。自漢以後，道家變為道教，墨家成為絕學，於是全國的學術思想，統一於儒家了。所以我們研究周、秦諸子，自然道、墨名法，應當一概注意；不過若把最大的儒學忽略了，於三千年學術思想的源流，一定不會有澈底的見解。近來著名的人，喜歡研究墨子，於絕學的發明，果然很好，實在呢，墨子哲學，在周、秦間有些勢力，於後世卻毫無影響。遠不比儒家的根本盛大，枝葉扶疏，佔中國哲學史的全頁呢。吾以為研究周、秦哲學的次序，首儒、次道、次墨、次名法等，方為有頭有緒。否則龐雜其章，不過徒亂人意罷了。

研究儒家的哲學，開首一難問題，就是怎樣讀經。六經是儒家哲學的總匯，不曾讀過六經，如何能講儒家哲學呢？但是從漢朝以來，考究經學的書，真是汗牛充棟，不知有多少。古人「童而習之」，尚且「白首紛如」，何

況我們。不過我們既不是要成功一個經學家，那些訓詁考據的舊帳簿，姑且一筆勾銷。只把六經白文來念一過，不懂的地方，略略查些注解，也可以過去了。我們不比小孩，雖然這樣讀法，一定能發見六經內所包含的道理，非常的豐富。而且用現代的眼光去觀察，必有多數的新發明。到這時非但不會討厭牠的難讀，並且是極好的文章，應該選出熟讀。再如六經是中國文學的根本，易經的繫辭、文言、書經的堯典、皋謨，諸如此類，都是極好的文章，應該選出熟讀。不但三百篇是詩的祖宗，文學上當受欣賞的價值，尤在楚辭之上啦。那六經是儒家所傳的，而孔子的言行卻彙在論語。我們研究儒家，論語這部書，自然最爲重要。吾以爲論語句法簡潔，文義明顯，我們不但要熟讀，並且要熟記。這是於人生的實際應用上，有很大幫助的。此外宋人於禮記中選出大學、中庸、兩篇，大學是儒家教育大綱，中庸是儒家道德總樞。又如大戴記裏面有十篇，曾子小戴記有四篇，子思子，合以孟子、荀子，我們讀了之後，儒家的大概，總可以明白了。

老子的道德經，雖然只有五千言，但是從古至今注解的，有數十家，各把他們自己的意思來推測，到底沒有一定的解說。我們讀了也只能用假定的方法，是否老子本意，那就不可知了。莊子的文章，是好極了；我們一方面作文學讀，一方面研究他們的哲學，比老子有捉摸些。列子的文章，也是極好，但是這部書裏面，有魏晉間人混合佛教思想而偽造的，因爲老子哲學和佛教哲學，很相接近呢。此外淮南子是純乎道家的，到了抱朴子就從哲學性的道家，變爲宗教性的道教了。這兩部書也不可不一看。

以上儒道兩家，研究好了，餘外各家，我們隨便翻閱，不關緊要。購買浙江書局二十二子一部，已得大半，湖北書局的百子，數目較多，校訂不及浙本之善。於此吾有一句慎重的勸戒，就是我們讀書必須讀全部原書，方能有益。譬如讀周秦諸子，如果但取梁任公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看一遍，將中間列舉儒道墨法各家學說，記了幾句，便算了事，這不算讀書。因爲到底沒有看見各家的真面目，只是拾人的餘唾，豈不可恥呢？梁任公做此書，要

使已讀原書的人得到他所提出的便更覺有條理有系統。可惜我們只思捷徑的人，有了這書，反把原書丟去了，現代青年，他們只讀新書，不讀舊書，他們的學問，只在引書符號的括弧之中，未免太苟且罷。

宋明諸子的哲學，大概分兩派，一派是程朱，一派是陸王，這兩派七八百年來互相爭辯，至今未已。有人說程朱保守孔孟家法，陸王未免從禪學轉身。這幾句話是不是定論，我們自己研究後再決罷。研究程朱派，要從朱子所注的四書入手，尤其是大學中庸。這兩篇朱子做了章句之外，還各做或問一書，發明其所以然。我們把來讀了，於程朱派的學說，自然有頭緒了。然後再讀近思錄。這部書是朱子揀選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四人語錄的精華而成，後來江永又取朱子的學說作了注解，真是算爲理學的結晶，是必須詳細研究的。更能翻閱性理精義和朱子全書，便於程朱派的學說可以無憾了。至於陸王派，當先讀陽明傳習錄，研究有得，再讀象山全集陽明全集以及明儒學案也足殼了。再者朱子陽明的文章都是好的，前文已說過，當選出若干篇作爲讀本，此處不再贅。（鄙著陽明文選已出版，朱子文選尚在印刷中。）

黃梨洲的宋元明儒學案，是研究宋明哲學，不可不備的書。明儒學案，於陽明學的流傳派別，非常完備。宋元學案，經全謝山補輯，未免貪多務得，太煩雜了。然而於學派的系統敘述得卻還整齊。我們選擇幾個最緊要的學案讀了，其餘附屬的人名和事跡，可以不必管他。

此外關於修省的書，如薛文清的讀書錄，呂新吾的呻吟語，陸桴亭的思辨錄，以及劉蕺山的人譜類記，陳榕門的五種遺規，能殼於閒暇時，隨意看一二頁，也於我們的身心上，有非常的益處。（讀書指南）

國學研究之方法

陳魯成講
王璋記

研究之方法，可分爲二：（一）分科之研究，（二）分類之研究。所謂分科者，將一切之國學，條分科目，使學

者便於研究；所謂分類研究者，將一切之國學，類別分開，使學者便於探討。

(一) 就學術史上觀察，國學分科之研究：

(一) 禮記王制 詩、書、禮、樂為四術。(詩、書似為文科，禮、樂似為術科。)

(二) 論語先進 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

(三) 漢五經博士之分科 易、尚書、詩、禮、春秋。

(四) 漢劉向之七略 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方技略、術數略、輯略。

(五) 班固藝文志 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六) 晉荀勗分四部 勗著中經新簿內分四部：甲部，六藝小學；乙部，有諸子及近世子家兵家術數；丙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丁部，詩賦圖讚汲冢書。

(七) 劉宋王儉七志

(1) 經典 六藝、小學、史記、雜傳。

(2) 諸子 古今諸子。

(3) 文翰 詩賦。

(4) 軍書 兵書。

(5) 陰陽 陰陽及圖緯。

(6) 術藝志 方技。

(7) 圖譜志 地域及圖書、道佛附合九條。

(八) 劉宋國學之分科 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科。

(九)阮孝緒七錄 經典、記傳、子兵、文集、技術、佛道、

(十)隋書經籍志

經 十三種 六藝經緯。

史 三十種 史之所記。

子 十四種 諸子。

集 三種 道經、佛經。

(十一)清儒國學之分科 姚鼐分義理、詞章、考據三門，後曾國藩添增一門經濟。

(十二)俞樾之國學分科 微言大義、典章制度、詞章訓話。

(十三)近代之分科

章太炎 分經學、哲學、文學三科。

梁啟超

(1)文獻之學問：分文字學、社會狀態學、古典學、考古學、藝術評鑑學。

(2)德性之學問：包括孔、佛而言。

統觀以上所舉之例，統括可分四科：一、文獻科；二、哲學科；三、文學科；四、藝術科。

(二)從讀書方法上觀察，分類之研究：

(一)分類之研究，不可拘泥一家，株守一說。例如：

研究小學，須注重形聲義三畫，不可拘於一面。如讀我字，訓一曰殺也。父訓巨也。母訓牧也。欲得澈底而周備之詳解，非參考形聲義三種之書籍不可。

(二)分類之研究，不可拘於本文。例如：

陳壽之三國志最簡古，非注意裴松之註解不可。如赤壁之戰，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周瑜、魯肅各傳小註，最詳明。又如諸葛亮南征，本傳只說「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八個字，而一段七擒孟獲，又非看華陽國志不可矣。

(三)分類之研究，不可不統括類別。例如：

論語統括類別，可分四類：(1)孔子之言，(2)孔子與門弟子答問之言，(3)孔子與時人答問之言，(4)門弟子之言。如此一分，眉目清楚多矣。又如孟子，清劉傳瑩所輯之孟子要略，最有統括類別的功能，惜尚有一七五章，未曾歸類耳！

(四)分類之研究，不可不顛倒次序。例如：

研究莊子，須先讀天下篇、逐漸前進，由雜篇、外篇而內篇；若先着手於逍遙游、齊物論，則恐將「莫明其妙」！

(五)分類之研究，不可不鑑別真偽。例如：

研究管子，其中有毛嬙、西施、吳王好劍等言。但西施、吳王均在管子之後，管子何能前知？即此一端，可推測其偽。又如列子，雜引莊子凡十七章，而鈔穆天子傳亦不少。其偽跡已明著。他如清崔述之考信錄，近人崔適之史記探源，俱為鑒別古書真偽，有價值之書。

(六)分類之研究，不可不注意系統。例如：

研究中國文學史，須將二十四史中，各代之文苑儒林各傳，一線看完，庶可得一有系統之觀念，及各時期文學之變遷。(國學述要)

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畫書

民國癸亥四月 日 顧 實

一 總述

國文學系學程修畢之後，特設國學院以資深造，爲國立東南大學專攻高深學問之一部。

自昔門關一統之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迨海禁既開，稍知西方，於是有中西對舉之名詞，如中文、西文、中學、西學、中醫、西醫之類是也。邇來國家觀念，普及於人人，於是國民、國文、國語、國樂、國技、國粹、國故、國產種種冠以國字之一類名詞，復觸目皆是。今日學者間之有國學問題，甚囂塵上，亦其一也。蓋凡一個歷史之綿遠，尤必有其遺傳之學識經驗，內則爲愛國之士所重視，外則爲他邦學者所注意。遠西學風莫不尊重希臘學術，羅馬學術，及其本國學術。吾國亦何獨不宜然。故今日整理國學，爲當務之急，况夙號世界文明之一源，焉可稍自失其面目哉？

國學之範圍，造端於周季六藝百家。漢世二劉校理祕文，定著七略，別錄班書，錄存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其後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附佛典、唐修隋志，始分經、史、子、集四部，別稱四庫，至今循用之。然清四庫著錄本有非中國人之書。揆諸柏爾陀馬他曰：「不問何一民族，凡用英語記錄其生活者，皆爲英國文學。」義亦昭合。故今日國學之範圍，當注日於用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不獨中國舊有書籍遺落他邦者，亟當收回。凡他邦人如近則日本、朝鮮、越南，遠則歐美諸國，有用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亦當在整理之列。

治學功效，在於練心積智。然偏尚智識，非心量之全。舊分心理爲智、情、意三部，然尚不如分主觀、客觀兩面之爲簡要。其民族心理而主觀、客觀俱強也，其學術必昌。學爲 science 術爲 art 兼包詩文。故本學院整理國學，根據心理，假定爲兩觀三支如左。

客觀

以科學理董國故——科學部
以國故理董國故——典籍部

主觀（客觀化之主觀）——詩文部

後即本此式而分述之。

二 科學部

近世學術大概分科學、哲學、文學三部，實則哲學、文學亦以科學視之，故今日學者之間，爭言以科學理董國故。此其法良意美，復何間然。雖然，由來遠矣。古昔學術，莫隆姬漢。周人誦述，古訓章句並重。漢初「丁寬說易」，訓詁舉大義，亦稱爲小章句，「猶未分也」。其後學官博士利祿之徒，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堯典兩字之說十餘萬言。蔡邕所謂「章句皆用意傳，非其本旨」。則與八股時文之「大題文府」，「小題三萬選」，復何異哉。故當時謂之「章句鄙儒」，而與「訓詁通大義」之通人殊途焉。近世他邦人士，往往撿拾中國故記，撰成科學書，如中國文學史、中國文明發達史之類，然甚膚淺失當，鮮卓然可觀者。由是觀之，則非國學湛深之士，而貿然輕冒以科學理董國故，所不致爲漢博士之續者幾希。非對書燕說，貽譏方聞，則斷章取義，譁衆取寵而已。

且科學家言發明原理，原則多屬假定而不盡爲確定。是亦譬諸漢博士說經，張列科條，家法森嚴。而甲攻乙駁，前仆後繼。浸淫博士官失，而家法科條亦靡有孑遺矣。是雖國學湛深之士，精通科學法則，理董國故，而造作種種科學書，猶不免見仁見智之談。故本學院對此，擬主慎重。凡欲從本國無數亂書中，抽列條理，成一有系統而發見原理，原則之學術書，必先爲巨大之長編，不厭求詳，而後期臻精密，庶克免於鹵莽滅裂以從事之譏焉。

中國古稱左圖右史，則圖譜尙焉。又稱制器尙象，則器物要矣。蓋學說有非圖譜不明者，有非器物不能證明者，所以古人重視之也。是故今日以科學方法，理董國故，約分三端：

一 學說 二 圖譜 三 器物

此三者皆需專門知識，在在皆需本學門以外之互助，與他學科發生聯帶之關係，例如圖譜則入專家之範圍，器物則取考古之方法，或共同搜羅古圖譜古器物，或仿造之，改作之，不待言也。

暫擬造作各種學術書目如次：

- 中國民族史 中國語言文字史 中國思想學術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詩史 中國詞史 中國曲史
- 中國美術史 中國天文數學史 中國法制史 中國經濟學史 中國交通及國際交通史
- 中國農業史 中國商業史 中國工業史 中國哲學史 中國教育史 中國宗教史 中國佛教史
- 中國風俗史 古今人名地名大辭典 國學大辭典 文學大辭典

例。此皆各為長編，期以十年，然後審正名實，陸續發表，供專門家之採擇，或仿外國百科全書，編纂類書，亦準此例。

此項著作家，期諸本大學之教授，助教及學生，深於國學者，有必要時，須與他國大學交換教授，及選派留學外國，為科學整理國學之發展辦法另定之。

三 典籍部

古者考文，視為重典。後世學者，惟力是視。今本學院，尤引為己任。一言以蔽之曰：以國故理董國故也。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以科學理董國故，誠為今日之大利，而弊亦即可立見。蓋今日學子之大患，正在徒誦數冊講義，報章雜誌，及奉某某學術書為神聖，而未嘗根本課讀古書。即課讀古書矣，亦以著有科學系統之色彩，狃於成見，信口開河。譬如戴西洋有色眼鏡，視中國所有，無一不可變為西式。是其弊也。上焉者比諸魏晉玄風，程朱理學，皆戴印度有色眼鏡，而讀中國書。下焉者比諸唐宋八家，明清八比，亦嘗勞精敝神於頭項腹尾之系統，徒

造成所謂投時利器，小試聖手也，豈不難哉。且科學本爲不完全之學，今日學者間之所公認，尤必有以補其闕，故更進之以國故理董國故說。

篤而言之，以國故理董國故者，明澈過去之中國人，爲古服華裝，或血統純粹之中國人者也。而以科學理董國故者，造成現在及未來之中國人，爲變服西裝或華洋合婚之中國人也。國學囊括古今，貫澈過去，現在，未來三大時代，故二者殊途而同歸也。

考文之要，首在疏證。段玉裁曰：「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原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段氏之說，以個人還個人，信美矣。若更兼之以時代還時代，則益備焉。申言之，則理董古書，在乎以周秦人之書，疏證周秦人之書，以兩漢人之書，疏證兩漢人之書，以魏晉六朝唐人之書，疏證魏晉六朝唐人之書，以宋元明清人之書，疏證宋元明清人之書。要以何一時代人之書，即以何一時代人之書疏證之。以其字句疏證字句，以其篇章疏證篇章，以其義理疏證義理。其時代同，則其所用之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義理亦必同。一經疏證而奧隱自關，真僞立見。一舉兩得，莫此爲善。

何言乎一經疏證而奧隱自關也？例如書之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繁而難讀。然命誥之辭，與詩之雅頌多同。大誥云：「天棐忱辭。」文致奧衍，證以蕩云：「天生蒸民，其命匪謚。」大明云：「天難諶斯。」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指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我雖小子，而式宏大。」則若合符節矣。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兔然冰釋矣。凡證古書，以此類推，而世言古書難通，正坐不思耳。

何言乎一經疏證而真僞立辨也？例如文王演易，作爻辭中孚之九二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此證以詩之二雅，不易辨其爲易之爻辭也。詩抑之二章曰：「其在於今，與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

淇於酒，女雖淇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此證以書之誥命，不易辨其爲詩經之句也。書顧命曰：「牖聞南嚮，敷重葳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緞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笄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證以周禮春官司几筵文，亦不能辨其爲書之文也。惟此數書，皆西周古籍，故互證而多同。世猶有謂周官爲僞書者，豈篤論哉。

此舉二例，皆以同時代之書，互相疏證所得之結果也。近三百年來學者考證一字，動輒連篇累牘，大半用此工夫。最近又有用金石龜甲文字疏證之者，如書之「高宗彤日」之形，龜甲文作彤，即易字，誤讀爲彤。「寧考」「寧王」之寧，金文作寧，借恣爲文，即文王，誤讀爲寧。亦甚精確。要之果能取證不謬，字比句櫛，久久自見功效，無煩絮說也。

由字句篇章而後能博覽羣書，故本學院附設國學圖書調查會，辦法另定之。（一）講求精本善本。（二）搜羅遺書佚書。然後仿二劉校理，校理有錄，一曰敍錄，附隨本書。二曰別錄，特著專要，對於清四庫提要有所改訂及續補。改訂者，如考據以愈推而愈精，後出之說宜採，是也。續補者，如佛藏道藏及後來新出之書，皆宜補入是也。能疏證矣，能校理矣，然後用以揚權古今，條貫萬流，而纂修之業，庶可幾焉。蓋在今日，有亟當從事者。（一）爲特纂之書。例如上古唐虞夏商周秦俱無專史，亟宜仿二十五朝正史之例，而別編太古史、唐虞史、夏史、商史、周史、秦史，是也。（二）爲重修之書。例如晉書浮豔失實，元史舛訛尤甚。故周濟有晉略之著，屠守有蒙兀兒史，柯劭恣有新元史之作。而宋史煩冗，幾類簿領，明史失統，大背史體。亦均待修訂者也。

是故以國故理董國故之辦法，約分三端：

- 一 疏證
- 二 校理
- 三 纂修

此三者之中，非無借鏡他邦，比較立論。然根本既明，則皮傳影響之談，庶其免乎。且中國載籍繁富，李唐一代，

足敵希臘羅馬兩朝之多，則似理董國學，而理董國學易先難而後獲，亦治學之方乎。暫擬古書應當疏證及重修者若干目，如次：

詩補疏

古尙斷章，詩無達詁，近世動植物名詳明，補清儒未備。

尙書補疏

今古文混淆，書最難讀，近世金文、甲文及其他考訂，補清儒未備。

禮記疏證

駁雜叢殘，莫如戴記，朱彬訓纂殊陋，宜別作疏證。

大戴禮記疏證

盧文弨、戴震、汪中之校正，孔廣森之補注，焦循之補疏，王聘珍之解詁，俱未詳備，宜別作新疏。

周禮補疏

孫詒讓正義，尙近長編，劉師培古注集疏，未刻，尙宜補疏。

易補疏

易無達古，事隱義朗，秦火不焚，近世新解，補清儒未備。

春秋左氏傳疏證

春秋無達辭，明事實爲尤要，清儒公穀二傳，皆有疏，劉文淇左傳正義，劉師培續稿佚，宜作新疏。

老子疏證

黃老道德之術，盛於戰國，漢用以治強，魏王弼援佛解老而遠，注者充棟，真面全失，宜作新疏。

莊子疏證

老爲真人，莊爲天人，有高下之差，王先謙集解，郭慶藩集釋，勝舊注疏矣，猶有未明，宜作新疏。

墨子經上下經說上

名家之言，繳繞難理，孫詒讓閒詁，猶未盡，謝希深注尤疎，宜作新疏。

下大取小取疏證

公孫龍子疏證

公孫龍子疏證

名家之言，繳繞難理，孫詒讓閒詁，猶未盡，謝希深注尤疎，宜作新疏。

公孫龍子疏證

名家之言，繳繞難理，孫詒讓閒詁，猶未盡，謝希深注尤疎，宜作新疏。

公孫龍子疏證

名家之言，繳繞難理，孫詒讓閒詁，猶未盡，謝希深注尤疎，宜作新疏。

呂氏春秋疏證

淮南子疏證

荀子疏證

史記疏證

二書皆雜出賓客之手，然包孕宏富，百家淵藪，高注多未盡，宜作新疏。

荀書首論學，終堯問，實仿論語，儒之正宗。謝墉校正，王先謙集解，劉師培補注，皆未盡，宜作新疏。

史記爲正史之冠冕，司馬遷自稱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揚雄以太史淮南並比，包孕之富可想矣。自集解索隱正義而外，清梁玉繩志疑之類，補苴未大成，宜仿王先謙漢書補注後漢書補注例，別作新疏。

二史失當，說已見前，宜仿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兒史例，重修二史。

重修宋史
重修明史

大乘起信論疏證

楞嚴經疏證

華梵語隔國別，而印史尤茫昧，內典難理，將成國學之焦點。此二書近已發生真偽問題，姑先作新疏，再及其他經論。

此外應當疏證，及重修之書，不勝枚舉。然儀徵劉氏以三世撰一左傳古注集疏，尙未卒業，則可見以國故理董國故之不易矣。明知右列諸書，萃天下之才，猶虞不給，方聞之士，得無譏其近誇。第以既爲國學院，規模不能不宏遠，雖斯願之償，待諸千百年之後，猶且暮遇之也。

此項著述家亦期諸本大學之教授、助教及學生，但今日者舊宿學尙不乏人，如已有成書，而恰符本學院之希望者，本學院即當採用其書，或推薦名譽學位，辦法另定之。

四 詩文部

尊之者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卑之者曰：「文章小道耳，薄技耳！」由今言之，則文學爲社會之反映，

國民之心像。前說近是，後說非也。

章炳麟曰：

觀世盛衰者，讀其文章辭賦，而足以知一代之性情。西京強盛，其文應之，故雄麗而剛勁。東京國力少衰，而文辭亦視昔爲弱。然樸茂之氣尙存，所謂壯美也。唐世國威復振，兵力遠屆，其文應之，始自燕許，終有韓、呂、劉、柳之倫，其語瑰瑋，其氣斐亶，則與兩京相依違。宋積弱而歐、曾之文應之，其意氣質與江左相似，不在文章奇耦之間也。明世外強而中乾，弱不至江左兩宋，強亦不能如漢、唐，七子應之，欲法秦、漢，而終有絕贖之患。元清以外夷入主，兵力亦盛，而主客異勢，故夏人所爲文猶優美，而非壯美。曾國藩獨異是，則以身爲戎首，不藉主威，氣矜之隆，其文亦壯美矣。其或文不適時，雖美而不足以成風會。陸敬輿生唐代，而爲優美之文，宋公序子京生宋代，而爲壯美之文，當時無一從其步武者，此其故不愈明乎。是故文辭剛柔，因世盛衰，雖才美之士，亡以自外。（荊漢微言）

章君此言，可謂能發凡起例者矣。第即詩歌一端而申論之。誦屈子國殤之歌，而知楚漢之興。讀木蘭從軍之詩，而識隋唐之強。中唐爲中國盛衰之樞紐，季唐以下之詩歌，有不堪卒讀者矣。陳陶隴西行曰：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曹松已亥歲一首曰：

澤國河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

此真季唐之死聲也。故五季之衰亂，不能上比七國、六朝。趙宋因勢利導，愈流孱弱，北宋劉放詠史詩曰：

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
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鬪髒。

南宋劉克莊詩曰：

身屬嫫媼

性命輕

君看一蟻尚貪生

無因喚取談兵者 來此橋邊聽哭聲

此則每下愈況，祇乞蟻命，廉恥掃地盡矣。故岳武穆之殺，非秦檜殺之也，其社會殺之也！其國民文學殺之也！欲宋之不爲元，何可得哉。今日雖非君主時代可比，而共和國民，居安思危，見危授命之精神，又曷可少諸。大抵天地之間，無物爲大，惟心爲大，其民族心理之強弱，足以支配國家社會與否，而影響及於興衰存亡者，往往流露於詩歌文詞之字裏行間。強者必有毅然決然殺身成仁之概，弱者必有索然愀然貪生乞憐之狀。是知強者重視精神，弱者重視軀殼也。此其所以懸殊也。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公例，灼然不昧，風雅指歸，萬目共覩，故本學院特設詩文部。

詩文之設，非以理董往籍也，將欲以衡量現代之作品云爾。移風易俗，責無旁貸，效在潛默，漸而不頓。故揭槩標的，留示宗尚。詩文之求美，由其本職，無間優美壯美，宜採兩大主義。

一 樂天主義

二 成仁主義

若夫詩文之類目，總言之，則爲韻文、散文。分言之，則如小說、戲曲之類皆是也。（國學叢刊第一卷第四期）